

何处惹尘埃

——古诗词中的
寂静禅味

周蕾

著

禅是轻盈的。一事便可渡河，那么诗便是芦苇。
它们曾映照过诗人的生命，
如今也照见了我们内心的彷徨与迷茫。
在诗歌的字句中，我们于内心深处寻到一条路径，
直抵开阔澄明的人生。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何处惹尘埃：古诗词中的寂静禅味 作者：朱丹红

书号：978-7-5143-3104-2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开本：16开

出版日期：2015-2-1

定价：30.00元

出版说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惜·流光·刹那生花

第一节 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

杂诗

东晋·陶渊明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一）

浔阳江畔青烟袅袅，菊花丛里长袖飘飘。当时光的车轮缓缓碾过，所有的此刻皆化作往昔。繁盛与衰落，成功与失败，时间见证了一切，也抚平一切。

时间——世间最温柔的字眼，亦是最残酷的字眼。当五柳居士陶渊明拂袖远去，萦绕在他身影里的阳光轻抚着流年的悲伤。他沉默着，以最无言的沉默控诉着，反抗着，追寻着，以自己的行动谱出一曲亮节高风之歌。

天下谁人不识君，唯自光阴任自流。就连陶渊明也试图亟亟抓住时间，却终究望尘莫及。这无影无形的时间，把人戏弄成了小丑，却又一直徘徊在人身边，于无物之阵的包围下，战胜却无从战胜，逃脱却不能逃脱。

那些壮志的年华一去不复返了，如今，他又能对时间做什么呢？

昨日的清晨早已消逝，叹惋感伤，无论如何不可让时光倒转。

唯有一缕“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悲音回荡在天际。

名士依然，盛年难再。敢问这世间何为永恒？

本有着“大济于苍生”之志陶渊明，不幸出生在动乱溃败的岁月里，奸人当道贤人危，秉执清莲的他始终不愿附庸为权贵的奴辈，一腔报国之情终化为泡影。

叹往昔清明盛世，才尽其能，忆当年猛志四海，叱咤风云。而如今，已入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唯有归园隐居，乐天安道，饮酒赏菊，聊以自慰。“永恒”在他的笔下已经超越了物质存在的桎梏，转化为精神的永生。

先人已逝，可是他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薪火相传；盛年不再，可是他在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点。在诗歌里，陶渊明以另一种方式存活，在他那淡泊高尚的精神里获得永恒。

（二）

红尘初妆，谁与流年。在趋炎附势，权贵横道的年代，以清高狷介之德鹤立于鸡群的陶渊明是孤独的。

时光如细沙般滑过，东流之水不可复西，在孤独诗人的心中，感受变得格外细腻。时间分外无情——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一首《杂诗》便应运而生。

绝望之于虚妄，等同于希望。他并没有一味地迷失在感伤忧愁中，他懂得理解，也学会俯视。在意识到岁月不待人的残酷事实后，他由感奋发，决定把握当下拥有的，在悲凉的路上栽培出馥郁的生命之花。这样的诗句，既是勉励自己也是警示世人。

汉乐府《长歌行》的作者发出慨叹：“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浑厚有力的诗句如洪钟一般，发人深省。

青春短暂，转瞬即逝，老大无成，人生虚度。而等到年老力衰再幡然醒悟，只能徒叹奈何，于事无补。如今，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诗人历经坎坷之后，对待世俗和人生也萌发了与众不同的态度。

面对命运不可把握的苍凉，他不曾回避也不一味沉浸在悲伤之中。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一句恰如与好友促膝长谈，朴实无华。丰富的人生哲理便深深嵌在这十字诗歌中，催人奋发，令人省思。

天涯海角，沧海桑田。肩负鸿鹄之志的陶渊明，徘徊在出仕与入仕之间，他想找到自己生命的坐标，亦想找到生命真正的价值所在。可是，在那个门阀世族独霸政坛的时代，家境贫困、没落的他所做的官职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壮志不得伸展。

精神的绑架已让他忧愁焦心；物质的贫乏也像猛兽般向他扑来。但对他来说，更为恐惧和愤怒的其实是人格尊严的丧失。于是，就在他四十一岁那一年，仅上任八十余日，为官十余载的陶渊明便解印挂职而归，毅然离开了彭泽县令之位。

孔子有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年少轻狂时不懂时间为何物，惶惶终日时不知春晨珍贵，唯有经历岁月沧桑，时光荏苒，蓦然回首才发现青春已经尘封为一段可望不可即的回忆。

不惑之年的他在田园自然中找到了归宿，“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固守寒庐，寄意自然，灵魂在这静谧中得到超凡脱俗的释放。在这里，他偶遇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的人格独立与自由。

陶渊明是隐士精神的丰碑，以高风亮节的品质昭示了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格形象。时代成就了他，他感动了千秋万代。

（三）

风起微尘，秋高气肃，挟点点菊色，纷飞而起。

有那么几枚，恰落在陶渊明的青衫。

每一片落花终将化作泥尘，哪怕曾经多么灿烂地屹立在时光肩头。但是，纵然早已知晓将逝的宿命，每一株生命仍然不慕百花争艳的五彩缤纷，以独立的姿态极尽最后的绚烂，每一日都是时间的审判，每一日都是悲情的凯歌。

经历过漫漫长夜，每一次告别都意味着新生，待到明日晨起时，新的一天依然在朝阳里绽放。陶渊明正是携着这秋日里的金菊，挥别往昔的苦痛和遗憾，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古语有云：“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陶渊明一句“盛年不再来”的叹惋，惊醒梦中人。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每一个今日褪色成昨日，每一次期许终将化为一段记忆。

这看似索然寡味的生活早已麻木了我们的神经，时间总是不紧不慢地跑着，带走了矫健的身姿，带来了秋霜鬓白，带走了青春活力，带来了皱纹堆褶。可是，它的残酷性并不因它的惯性而减弱。

无声无息的时光会停滞在尘封的史书里，会隐匿在伏满尘土的

几案上。它见证着陶渊明的仕与隐的生活，见证了一首《杂诗》穿越时代的光辉。

时间是生命存在的坐标，在岁月的经纬里，每一个生命都处于平等的位置。浩瀚天地里，茫茫宇宙间，你我虽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却可以丰富生活的色彩。珍惜现在所拥有的美好，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人生一如弹指，顷刻不见江山华年。

微笑间，推杯换盏，早已满鬓斑白，盛年不再。酒酣人散，庭中剩下寂寞的背影。悲欢离合总是愁，唯有南山秋菊。陶渊明的身影折入书页，与那朵朵秋菊同在。翻开他的诗篇，一股扑面的菊香满溢出永恒的味道来。

第二节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离思五首

唐代·元稹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一）

款款青衣薄似翼，沉沉情谊深无底。春风和煦的日子里，青衣少年元稹从百花丛中打马而过，旧人的身影交织在花影流年之中。停息驻足，轻轻抚触记忆的涟漪，那往昔的情谊如同阳光下的卵石在记忆之河上斑驳闪耀。

八岁那年，懵懂的元稹还没有意识到父亲的离世意味着什么，只是隐约间觉得，这原本清贫的家中又添了一份寒意。家贫无业，母兄靠艰难的乞讨生活支撑着风雨飘零中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尽管饱受“衣不布体，食无充肠”的折磨，但好学的元稹没有被贫乏的物质生活打败。为此，他废寝忘食，夙夜强学，勤学数载终得赏识，登科取第。本以为日子会这样平淡无奇地过下去，直到那一次偶然的邂逅，改变了他一生的情路。

他，风流倜傥，潇洒有才；她，才姿出众，正当年华。他是贫家子弟，她是富家千金。星月灿烂，清风拂面，在茫茫众生中，只因那惊鸿一瞥，震颤了花枝，惊扰了清月。两颗悸动朦胧的心在时空中碰撞纠缠，花火万千。

家境的悬殊和生活的窘困没有阻碍两人相爱，为了博得更美好的未来，元稹立志闯荡一番天地，忙于应举，奔波不息。而作为妻子的韦丛，亦默默站在他身后，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勤俭持家任劳任怨。

这样的生活虽不宽裕，却也温馨甜蜜。在蓦然回首的地方，妻子那守候的身影是就是元稹最大的幸福。他有情，她有义，他是她坚实的山，她是他温柔的水，高山流水，款款知音，月压梢头柳夜明。

（二）

在元稹与韦丛婚后的第二年，二十六岁的元稹写出了足以令他扬名千古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在韦丛的支持下，元稹的才情初露端倪。后来，他考中举人，不久又得进士。峰回路转，经历七年的苦熬如缕缕阳光刺穿密布的乌云，扑向大地。

一度拮据的生活在甜蜜恩爱的夫妻面前黯然失色。元稹与韦丛紧握着双手冲破各方暴风骤雨的肆虐，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日子似乎一天天明媚了起来，幸福的生活正酝酿着花的芬芳。

可谁曾想，苍天会以这种方式分开两人。婚后第七年，韦丛因病撒手人寰，驾鹤西去。生命的港湾轰然崩塌，元稹这才意识到，他对他的意义究竟有多大。曾经共同经历风雨，如今却无法共享欢乐。痛心疾首时，一首《离思》便跃然于纸上。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流逝的日子像片片凋零的枯叶与花瓣，带走了她的音容与笑貌，不记得曾有多少坎坷让他与妻子风雨同舟，只知道沧桑早已漫进了他的心，爬上了他的脸。

造化弄人，酒浇愁肠，暗风吹雨入寒窗。曾经的幸福美好，全蘸着这苦酒，化作点点相思泪。

泪影里，她拖着病体残躯，在微弱的灯光下，翻箱倒柜地找着布料，为他缝制入冬的衣服。恍惚间墙上映出她单薄的身影，绣花针扎破了她的手指，血染的鲜红氤氲成深情的花。

元稹最爱菊。那一夜，为了给丈夫缝制一个菊花枕头，她熬红了双眼，熬尽了枯灯。如今，残灯无焰影幢幢，灯下人却早已不复存在。或许，是命运要让他用这种方式将她铭记一生。不需朝朝暮暮的相依相伴，只让他用一生的时间诉说未尽的情谊。

韦丛——已经是他生命中无可替代的名字。故人已去，天人永隔。那份怀恋和忠贞，唯有将两行浊泪，伴着清风烈酒入诗成文。这是这绵绵的情谊，又该从何处说起呢？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一句诗歌，道尽了诗人心中所有的深情。

且说那见识过大海波澜壮阔的人，别处的水就难以入他们的眼

帘。一般的水又怎能跟沧海相提而论呢？沧海的至高无上非庸常所及；且说那陶醉于巫山云雨的人，又怎能寄希望普通的云雨呢？风景之为风景，是其自身美妙动人，激发人的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更是观者情谊所倾，恐难觅替代。

当审美高度到达一定水平时，就难以再称呼庸常之物为“美”了，当感情全部投入到一个人身上，便再也没有余力遗留给他人了。

虽然漫步于百花深处，诗人却早已无暇顾及万千美色。只因心中有她，有那永远珍藏却再也回不去的好时光。

他的心黯然了，枯萎了，仿佛早已随她远去了。自她走后，他只愿意痴迷在“她”的大海里，陶醉在“她”的梦幻里，其余一切都索然无味。

（三）

细细读来，这首诗中并不见直抒胸臆的热烈，强烈的情感全寄予咏物上。索物以托情，简语含深意，语势舒缓却委婉深沉，于有序中求新变。

整首诗言情却不庸俗，瑰丽而不浮艳，悲壮而不低沉，创造了唐人悼亡诗风中的绝胜境界。纵观唐诗宋词，咏情之作可望其项背者少之又少。

古之悼亡词不在少数，而元稹的悼亡词却别具一格。它不似苏轼《江城子》那般刻意营造悲凉气氛，亦不同于李商隐《无题》诗那样惊心动魄。《离思》一诗用“先言他物以言所咏之物”的比兴方式婉约道出对亡妻的一片深情。

现实与记忆的掣肘，想象与纪实的对立，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真挚而恳切。这不是婚前的信誓旦旦，而是妻亡后的坚守执着。怀念的同时伸张着态度——无论百花如何争艳，都无法取代她在他心中的那一抹惊艳。

杨柳岸晓风残月，却再也无人共剪西窗烛。夜凉如水，莹星蜉蝣，深邃的天空写满了无言的悲伤。那些笑靥如花的岁月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却在一次次的回忆中越发疼痛。

凌乱了满地的疼痛，该如何收拾这打开的残局，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她的一颦一笑，她的一针一线，都印在他的脑海中，陪伴在他的身边。

而伊人却与光辉岁月一同消失。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皆化作沧海桑田，化作巫山云雨，成为独一无二的留恋。

抛不完的相思红豆，开不尽的春絮花满楼，睡不稳小楼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爱，展不开的眉头，泛不尽的孤舟，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悠悠，剪不断的轻水长流。

第三节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一）

是谁，在金陵旧地犹抱琵琶半遮面。

是谁，在京江水畔犹唱后庭花。

袅袅语音中，一个风尘女子的身影若隐若现，岁月无情地在她脸上肆意雕刻，时光残酷地夺走了她姣好的面容。人生恍如弹指，再回首，那青春年华的风光与激情，全作了这凋零的花瓣，隐于泥土。断桥残雪倚夕阳，人约黄昏忆惆怅。

京江水清清，生女白如脂。若不是杜牧的《杜秋娘诗并序》，杜秋娘之名或许永远沉寂在历史长河之中。

贞元年间，年仅十五岁的杜秋娘为李锜之妾，这对于纵身歌妓舞坛的风尘女子来说，不过是最寻常的归宿。年少的她青春貌美，姿色出众，颇受宠爱。在那个时候，女子价值的不过是博君一笑，彼时身为妾侍的她早已把掌握命运的权利交到了别人手中。

元和二年，李锜正式起兵造反，而后杜秋娘被纳入宫中，受到唐宪宗的宠幸。元和十五年新即位的唐穆宗又将其命运接过去，任命她为儿子李凑的傅姆。

原以为生活从此可以平静下来，不料间隙的阳光不过是短暂的幻影，风雨飘摇才是常态。上层在权力斗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李凑被废去漳王之位，同为傅姆的杜秋娘被连累，赐归故乡。

从曾经风华正茂到如今满面沧桑，被迫周旋于男人中间的她最终还是沦为命运的牺牲品。风光不再，凄凉如今，旧人的探望让她深刻地意识到那曾经美好的少年时光再也一去不复返了！

（二）

平凡的杜秋娘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渺小的一粒细沙，她无从把握时间，甚至无从把握自己的命运。一首《金缕衣》犹如凝结一生的

绝唱，时至暮年，她也只能怀着叹惋和遗憾，劝诫后人：无论金缕衣多么珍贵华丽，都不可与无价的青春比拟。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那年少时最美的时光是无论多少财富也无法衡量的。

这普世的情怀在她的笔下以最直接最简洁的方式奔涌而出，摒弃矫揉造作，摒弃铺陈藻饰，一个“劝”字直冲击人的心扉，在绝对的否定和肯定之间转换，情感单纯却强烈，在人心中长久缭绕。

全诗的每一句似乎都在人的耳边呼唤着“莫负好时光”！在秩序中求变，在变化中又内含某种生命思考的统一，重复却不单调，回环又有缓急，寥寥几句中蕴含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

这首《金缕衣》语言简白，致意殷勤，这种迂回徐缓的音乐美使人读来朗朗上口，真挚感人。

春花繁妍，极尽生命的妖娆。它们在向世人张扬着生命之花开到全盛的绝世之姿，更渴望得到自己的烂漫芳影博得世人一笑。在鲜花盛开正旺的堪折之际，且要把握住折花的好时机。倘若错过了鲜花最美的绽放，那么春残花落之时，唯有对着那空秃秃的枝条深深地悔恨和惆怅。

回首杜秋娘人生的种种波折与跌宕，发出这种感慨并不突兀。在“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一句中，其情感和语调一改之前规劝的舒缓委婉，突然变得峻急热烈。是的，这是歌颂青春与欢爱的大胆放歌，这是呼吁珍惜时间把握人生的真实心声。

一首《金缕衣》传世，足以让杜秋娘流传千古。整首诗没有文人笔下的琢字丽句和浓烈色彩，但正是这种最质朴的字句动人心弦。

虽然比不上陶潜《杂诗》中“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那样题旨醒豁，也不如李太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文采斐然，但《金缕衣》还是以朗朗上口的语言和强烈的市井气息被广为传颂，寥寥几句渗透出的是人生百味，世事沧桑。

（三）

陌上花开缓缓归，万紫千红总是情。岁月如歌，时光辗转，年纪轻轻却被赐归故里，在政治权力争斗中沦为牺牲品。面对无可把握的命运，杜秋娘于动荡的人生经历中产生了深深的凄凉。

在繁花似锦的日子里，青春是最美妙的旋律。而如今，时间偷走了往昔的美好，生活的结局早已打开，任谁也无权改写，逝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拮据的生活压垮了杜秋娘的双肩，她的愁容紧缩在满脸的皱纹里，苍苍白发在沉默在瑟瑟秋风中。

庄子曾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金缕衣》一句“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与之对当。如果青春年华里不珍惜时光，不及时奋斗，到了年老体衰时，唯有叹惋伤感，悲情以对。

时至今日，再回首风风雨雨，杜秋娘已经学会从容以对，岁月带走了她的青春，却也赠予她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金钱与时间，在她的心中重新丈量，她对它们亦有了新的定位。千金难买寸光阴，用自身经历凝结成的这首绝句，饱含着作者不可为外人道的血泪心酸。她真切的呼喊，呼唤着更多人灵魂的觉醒，祝愿更多的折花人切莫错过花开欢颜的良机。

暮色微曛，杜秋娘的歌声仿佛依然回荡在天际，少年时博君一笑，青年时人生逆转，暮年时看透世事，幡然醒悟，在饱含故事的

歌声里荡涤着沧海桑田的情意绵绵。

当我们在为她悲戚的同时，不妨审视一下自己的人生，捧读诗篇的你可能风华正茂，也可能黯然伤神，可能三七年华，也可能临近耄耋。可是，无论你处于何种境地，请永远不要忘记把握当下。

唯有珍惜时间的嘱托，发挥生命最大的潜能，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极尽斑斓色彩，以从容的眼光审视路边的每一处风景。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错过的每一道风景都意味着你将无法探索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春日里播种阳光，夏日里耕耘智慧，秋日里收获希望，冬日里不弃坚守。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不应舍弃本真的意义，还原生命至最纯粹的原始状态，尽情地享受人生，就是珍惜时光的最好表达。

第四节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木兰词·拟古决绝词柬友

清代·纳兰性德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一）

如此通俗易懂又感人至深的诗句，非清代第一才子纳兰性德无人能写。这是心思缜密的才子发出的心灵絮语，是一个切身经历过背叛和舍弃之人最美好的呼唤。

梨花一枝春带雨，在时光的走廊里，一个幽怨的带着泪雨的姑娘仿佛跨越时间的阻隔，迷茫又彷徨地从秋雨中走来，她带着不甘，带着怨恨，娓娓道来一个弃妇的悲伤凄凉。

真正伟大的诗人总是有这样的本领，细密地感受到常人所忽视的，灵巧地表达常人不能言传的，一语道破天机，几字引发共鸣，情在诗中，意在言外——这也正是《木兰词·拟古决绝词柬友》的魅力。

想当年四目相对，惊鸿一瞥恍如闪电，周旁人流涌动，全化作虚无，时间在两人间静止。时光倒流，她与他年少初识，郎才女貌，深情相对。相携相持举案齐眉，情人眼里出西施，共话巴山夜雨时，恨不能朝朝暮暮。初见时的相亲相爱固然是好的，可是淡淡的一个“若”字，化开了所有的蜜语甜言。

“如果”——这是多么残酷的字眼，狠狠地打破初见的所有想象。她不解，究竟为何自己沦为秋扇见弃掉的怨地？往昔的你依我依，难道他全都忘记？那些遥远的过去，如今在他的眼中全然不作情谊。潮生潮灭，沧海桑田，换了人间，所有的往事都化作红尘一笑，他道是那些初见时的倾情不过是沧海浮云，情人的心本来就是易变。

多少次挑灯夜伴花前月下，也曾经像长生殿里的唐明皇和杨玉环那样，起过生死不离的誓言。只是如今空回首，只任留她无语思量，泪雨倾下。

即便想起分别时候他决绝的负情，词中的女主人公也始终不愿把这份怨恨负重在这个负心人上。他又怎能比得上当初的唐明皇呢，至少唐明皇还与杨玉环有过“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愿，而那薄情寡义之人带给她的不过是深深的伤痛。

曾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那个人已经远去了，她爱，早已扎根，却不得不舍弃；她情，依然绵绵，却变成利刃刺痛她的心。落花如梦话凄凉，微云一抹不解愁。

（二）

诗人的一阕《木兰花令》让无读者为之动容，经历几百年风吹日晒，反而散发出愈加夺目的光彩。也无愧于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对他的评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木兰花令》常被人当作爱情词来解读，若是对它有更细的了解，就不难发现在道光十二年结铁网斋刻本的《纳兰词》里，词牌下边还有这样一个命题：“拟古决绝词柬友。”

所以，虽然这首词表面看起来是以一种女子的口吻控诉男子的薄情，从而表态与之决绝，其实是用模仿古乐府的决绝词写给朋友，通过情人与情人之间的关系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抒发对世事的深刻感知，对人情的独特体味。也许，正是因为纳兰早早看透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细腻的情感在繁华世界中越发显得脆弱真挚，所以真情在他的诗词中才从来不加伪饰。

出身皇贵之家的纳兰性德，自他来到世上那天，就注定荣华富贵，繁华著锦的生活。年轻时纳兰性德便得到了陪王伴驾的恩泽，以英俊威武的御前侍卫身份参与风流斯文的诗文之事。

他随着康熙帝南巡北狩，游历八方，陪伴在皇族左右唱合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他多次受到恩赏，颇受众人赞赏的少年英才。

可是作为诗坛的奇才，纳兰性德又不同于一般满清贵族的纨绔子弟。荣沐圣意的他见惯了官场里的尔虞我诈，矫揉虚伪，便在内心深处厌倦了官场庸俗和侍从的生活，虽身处高门广厦间，却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于是，他把寻求知音的目光移向“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难合者”，在这些不肯落俗之士的身上他看到了豁达真情。纳兰性德对待朋友，从不以位高压人，他向来仗义疏财，扶贫济世，非常敬重那些士子的品格和才华，却也在沧桑世事中见证了渴盼与甜蜜，背叛与别离。

落拓不羁的性格、功名轻取的潇洒加之天生超逸脱俗的禀赋，与他出身豪门，钟鸣鼎食、金阶玉堂、平步宦海的前程，形成巨大的反差。在现实与理想的对峙中，纳兰性德常常怀揣着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和无形的心理压抑，众声喧哗中满目苍凉。

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纳兰性德的笔下，作出了最痛心的诗意阐释，当情感交往的链条出现了断裂，人只能回归自己本身。

（三）

爱妻早逝，后续难圆旧时梦，文学挚友聚散无期，这些都使他难以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轻视富贵却难以自拔，不屑仕途却身不由己。不求取诸外物，但愿心境和谐。在无可把握的命运面前，无奈的他只能寄情诗词，放达人生。

康熙十四年（1675），纳兰性德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随后便一病未起，七日后溘然长逝。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久久得回荡在天际。

暮春时节，落花缤纷。

世事翻涌，人情易变，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有人走来有人离开，如同那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皆是可遇而不可求。最美的永远是最初的情怀，当记忆过滤掉那些彷徨，只愿轻轻地叹一声人生若只如初见。

当时光荏苒，岁月再见，现实的眼中再也不见花前月下的期许，不见比翼连理的誓言，那笑、那唇、那呢喃，以及抹不去的灿烂容颜。如果不能忘却，就让它长存人间，待到多少年后某个阳光潇洒的黄昏，理一理鬓角薄霜，一切已如过眼云烟。

至于怨恨，无论怎样也挽不回人心的怨恨，且将它轻轻放入风中，任东南西北，漫无边际。时间所给予的，请交给时间带走，带一朵绽放的笑容，挥一挥手，转身，给全世界留下最潇洒的背影。

第五节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劝学诗

宋代·朱熹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一）

在“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春光里，再回神却是韶华易逝，不觉间石阶前已覆满秋日的片片黄叶。秋风乍起，梦中人紧了紧衣裳，苍苍白发与沙沙的秋叶在肃杀的秋风里凌乱地飞舞，这才意识到，耳边早已响起了秋声私语。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每每读完这句诗，怆然感伤由心而生，弥漫开来。春梦觉醒，才发现美丽的景色早已物是人非，时不待我，究竟该如何把握这易逝的青春。

时间飞转，韶光易流，学问的也不是一朝一夕浅尝辄止的易事。珍惜光阴、尊重生命最好的方式不是游戏人生，也非及时行乐，而是把生命的光彩绽放在充实的书籍学问上，这种生命的欢愉才是真正饱满的，和谐的，健康的。

作为宋代集理学之大成者，本首诗的作者朱熹既是同时也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哲学家。作为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浓墨重彩分量的大学问家，其广博宏富的学识与他才华超众的禀赋、善思勤学的品性紧密相关。

朱子好读书，在历史上常常传为美谈。八岁时能读懂《孝经》，在书上题字以自勉“不若是，非人也”。

他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佛教、黄老之术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最后成就于儒学。博学善思的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难怪连一代英主康熙帝都称他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之归。”

朱熹的这首《劝学诗》既有感性认知，又内蕴理性深思，带给人美感的同时给人以人生启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把握美好的青春年华，永不停息求学奋进的脚步。

这也许正是诗歌的魅力所在吧，它可以穿越时空，让前人的体悟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引起心灵的共鸣，心神的交会。

作为一代大学问家的朱熹，尚且发出“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的叹惋，而芸芸众生又何尝不是呢？人生的遗憾在于生命的有限，可在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生的精彩亦在于生命长度的有限。同是有限的生命，有人到了暮年收获满园风景，有人却空守杂草荒芜。

在时间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却有了不等的结果，这也正是朱熹所告诉我们的——少年易老学难成。唯有青年时候辛勤播种，加强心灵的修养，才能在收获的季节不负时光。

这首《劝学诗》的高妙之处在于，它既不同于陶渊明笔下“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简单的空叹，也不同于杜秋娘高歌“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笼统劝慰。诗中有几分蒋捷笔下“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柔情，却更让人感受悲凉。它似乎糅合了《乐府诗集·长歌行》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警醒，却比其更加直接地道明主旨——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世间的生死荣辱，又何尝不是走在自己周而复始的道路上呢？生命仿佛是漂浮在大海上的一叶孤舟，随着波涛此起彼伏，漂向未知的远方，生命的本身，甚至不知能到达多远的地方，亦不知何时会被大浪吞没而永远消亡。

人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能量，又似乎无能为力，在不可追寻的命运面前，人类总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引着，走向不知名的远方。而人类所能做的只有回到自身，回归人的本真，最简单最纯洁之处，在灵魂中充盈学问的香馨。

人生亦是如此，潇潇暮雨粗暴地冲走了万丈朝霞，秋日无情地

夺走春夏的繁茵，正如苍苍年华挤走了青葱岁月。青春忽逝，人生已尽黄花。

一世游走，转瞬间，青葱少年鬓丝一苍苍。人人都感感时光易水寒，却又不知该以何方式去抗争命运，掌控时间。雕琢的浮华掩盖不了内心的荒芜，内心的荒芜终究带来生命的空虚。时间，是以一种淡然自若的心态游走，如果想做时间的主宰者，必然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去生活，去修炼自己的内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博学强志非一朝一夕炼就，心灵的花园需要持久不懈的长期播种耕耘，如果年轻时就让内心荒芜，待到秋来黄叶落，生命之树上只有满目疮痍的萧瑟凄凉。

（三）

一枚黄叶悄然飘落，安静而无争地躺在池塘。

朱子说，“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凛冽秋风带走了春日絮语，树木渐渐遗失了浓郁的繁绿。哪怕你似乎还未察觉池塘春草的一抹微曦，哪怕你还未开始歆享生命带给你的流光溢彩，残酷的时间绝不会为你错过的风景停下脚步，岁月又无情地带来梧叶秋声，冰天雪地。

任凭你在惆怅迷离中冥思悲叹，也不妨碍时光荏苒，光阴继续。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脚步，却可以改变自身的态度；我们不能决定光阴的速度，却可以以感恩的心态对待时光赐予我们的祸与福。

在求学的年纪抓住溜走的每一缕时光，作为自己前进向上的阶梯，用书籍武装自己的头脑，用知识增强自己的力量，少年不学老

难成。

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同诗人一样，怀揣着一个春草池塘梦，不同之处在于有的人懂得从中找到人生的真谛，奋而向上，学有所成；而有的人只会空想无果，终究未能觉醒，还有人在觉醒后悲凉地发现一切已经全变了模样，含憾而终。

青春是一场没有回头路的旅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蹉跎度日只能是用空虚填补更大的空虚。

岳飞曾在满江红中叹道“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庄子也曾告诉我们：“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时间就是这样，它不会因为世人的繁碌而为之停留片刻，它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每个人手中创造的价值却是不等的。

第六节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一剪梅·舟过吴江

宋代·蒋捷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一）

泛舟吴江，波光粼粼中游子蒋捷迎风而立，酒浇江头。

渺远的思绪如同这漫无边际的江水，在辗转奔波的路上四处飘

荡。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在这山软水柔的江南丽地，却只有一颗孤独而清冷的灵魂在流年里徜徉，寻觅渴望。

一片春愁待酒浇。可这浊酒又怎能知晓游子的满怀愁绪？无边春愁难解人忧，客居他乡的游子只能面对着远眺吴江空叹愁。长期离乱颠簸的流亡生活让诗人在艳阳春光中生出难隐的伤感，柔情的山水与凄楚的心境对照着，在这春风微曛的江面上，入目的大好春色竟让他悲惨的身世徒增了几分寒意。

飞莺纵有风吹转，奈旧家苑已成秋。怀揣着一片春愁的他此刻正漫无目的地飘零在茫茫江面上，正如现在的他，孤零零地颠沛流离在这世上。春深似海，愁深胜似海。一层层叠加在命运上的愁绪无法派遣，伴着两岸伏柳，在风雨中飘摇。

江风凛冽，急迫地需要杯酒来排解。泛舟波澜，但见岸边酒旗斜矗，迎风而拂，诗人的愁绪，仿佛都已被这江村的小酒家看穿，急急地呼唤着把盏共饮，待酒消愁。几杯薄酒下肚，酒入愁肠，一阵烧灼袭上心头，在这短暂的暖意过后，只觉寒风更冷，清酒更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醉乡一梦，梦里愁更疼。

江上的小舟载着薄醉之人继续前行，渐渐地，秋娘渡与泰娘桥的景色映入眼帘，乌篷外小雨淅沥，为这朦胧春色又增添了一片灰凉。舟中人只觉风入骨，雨心寒，积压的愁思随着激转湍旋的江水潇潇绵绵。吴江两畔的春景分外触发了词人那颗柔软细腻的心，他不禁思念起在家“笑涡红透”、“软语灯前”的妻室。

在这样风雨飘零的日子里，家国何在，失散的亲人如何再聚。

不过是想结束旅途的劳顿，换去客袍，娇妻挑弄起镶有银字的筇，点燃熏炉里心字形的香，在袅袅的音乐声中诉述久别以来深切

的思念，流亡的颠沛。而如今，在这乱世里，就连这小小的归家愿望也将遥遥无期！

诗人多想结束漂泊的不安定生活，但想象的美好和当下的窘境对比之下，怎能不让人伤感哀怜……这些所有最平常不过的家庭生活，在国破家亡的年代里，竟成了奢侈的幻想。

（二）

樱桃果红，花落花开，春夏秋冬又一春。

蒋捷笔下的时间物化为万物更迭，叶绿果红。时光如同一个调皮的孩童，一口气吹来一片春色，一跺脚震下满地黄叶，伸伸手唤来满城风雨，打个滚又银装素裹。就这般自由自在地飞驰着，全然不顾及旁人的脚步。

面对这易逝的时光，诗人蒋捷不得不发出“流光易抛人”的悲叹，纵笔写下一首《一剪梅》。

青春短暂，岁月无期，面对渐行渐远的岁月，面对这满目苍凉的国衰家败，他似乎变得渺小又无能为力。一声叹息，叹出丝丝春愁，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蒋捷生活的宋末正逢时局动荡，国家破败。怀着深深的家国之悲他不得不踏上漂泊流浪的征途。纵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过着最落魄的生活，但他依旧不畏当局强暴权势，毫无畏惧地将亡国遗民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情绪诉诸笔端。

一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被现代学者周笃赞道：“酒渴与春愁都从舟行中写出。读来如听风雨打篷声。韵美情流，真俊句也。”

蒋捷的一生大多是在国家危亡民生多艰的日子里孤独度过的，有志报国，无力回天，径自过着种菊陶潜、栽蔬杜甫的隐居生活。终其一生，他的命运都与家国天下紧密相连，世事苍凉，沧海桑田在他那里体会得格外深切。所以，每当他真挚地将所思所感付诸诗词之时，也就格外惹人动容了。

他的春愁是倦游思归，是对年华流逝的感叹。词中透露出的便这种淡淡的哀愁。这是一种有距离的美感，没有撕心裂肺、振聋发聩的直抒胸臆，唯有一种举重若轻、充满审美的淡淡忧伤。他把所有黍离之悲，家国之痛通通寄寓在对家的思念，对时光流转的感伤之中。

（三）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个人的命运从来不会脱离家国命运独自存在，这种结合了自然、人生的悲凉之感，让每一个读诗之人都唏嘘不已。

都说只有不如意之人，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满足，才擅长怀旧。对时光的绝唱，亦寄托了他许多哀情，美丽的诗衣之下，更有复杂的诗意。

归去来兮！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在自然界一年又一年的繁茂又凋零的循环中，路途中的行人难免需要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物是人非事事休，不忍回顾的感伤悲凉油然而生。在颜色变化的成熟樱桃里，在由浅绿变深绿的芭蕉叶子里，忽然发现看不见的时光就在我们身边，在幽然而逝的每一分每一秒。

彷徨四顾，前程茫茫，有家南归，“时光空抛”在诗人的笔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红绿之转变，这种漩涡式的情韵在回环周转地流淌着，抒发了年华易失，人生易老的凄切。

时光匆匆从指缝间滑过，尽管置地无声，却依然引发人们的伤感悲楚。那个流乱颠荡的年代远去了，可是“流光容易把人抛”的感慨却愈行愈深。切莫以伤感的眼光沉迷过去，因为那些逝去的日子永远停留在昨天，成为永久的回忆。

其实，最充满智慧的办法是立足当下，珍惜现在。当下的时光正在你我手中酝酿发酵，只要认真对待，它将成为的最美形态。

时光如同一张白纸被公平地给予每一个人，等待着他们绘出属于自己的人生色彩。当一个人充分利用时光，他的生命就会更加有效，亦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丰富了人生的色彩。

青春不只是年龄的象征，更是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一种生活的精神。以乐观积极的昂扬姿态去迎接梦幻般的未来，才是尊重生命把握光阴的最好方式。

第二章轻·得失·放达人生

第一节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宋代·苏轼

三月三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

元丰二年（1079），风雨招摇，夕阳斜照。料峭的微寒中，一纸调令将时任湖州官员不到三个月的苏轼从死神的刀口下拯救下来，送到了渺远无烟的黄州僻地，他从一个原本雄心勃勃立志为百姓谋利的湖州高官沦落到如今有名无权的团练副使。

当一叶孤舟载着他漂荡辗转在巨浪之中，苦酒下肚，春风微拂，从扑面而来的风雨中，品味出些春的气息来。

或许曾经暴雨狂澜，或许曾经饱受沧桑，当风浪无情地打湿了梦想，不如在一份乐观的放达中重新拾起希望，吟咏自若，泰然处之，宠辱不惊。

人生一世，何处没有风雨挫折的洗礼。面对苦难，有人慨然若

失，一蹶不振；有人苦中作乐，笑对人生。风雨悲喜，何处不见起伏涨落，在那“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放达心态中，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东坡居士笃定的眼神，更是乐观的精神在苍白人生画布上绽放的那一抹斑斓色彩。

沙湖道上突袭的骤雨，搅乱了旅程原本的欢愉，既定的旅途总不能一望无垠地坦荡至底。狼狈不堪之时，也有有人已经开始抱怨这意料之外的春雨扰人，但东坡却泰然迈出步伐，迎接风雨阴晴的洗礼。将所有生活的喜都化在生命的赐予之中。

不必去在意穿梭在林叶间的雨声肆虐，不妨吟咏这美丽的心情，悠然慢步前行。面对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尚且不怯这暴风骤雨，竹杖轻快、步履轻盈，因为有了随遇而安的轻快心情，就算是披着蓑衣，任风雨飘扬一生也泰然处之。

再回想那次激烈的政治挫折，从死亡牢笼中逃离的他面对眼前区区的小风小雨，早已看透人生冷暖，从过往挫折中升华出的这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豪迈境界，又岂非常人能敌？

迎面拂来的春风把阵阵酒意吹得无影无踪，一个冷战，顿时觉得凉意扑面。就在这寒意之中，倏忽间却发现山头初晴的斜阳应时相映。蓦然回首，才发现曾经阻人脚步的风雨早已被阳光代替，阴晴冷暖已然化作过眼云烟。

自然界的云晴尚且为旅途中的寻常遭遇，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呢？在人生的风雨面前，东坡那不舍弃的乐观心境和不畏坎坷的超然态度令人钦佩。

（二）

千年的沧桑风化了人生的挫折苦短，却让壮士的坦荡胸怀在光

阴的濡染之下越发彰显出崇高的色彩，一首《定风波》在东坡笔下流淌出几个世纪的洪音，经久不衰。

东坡诗词的魅力不仅在于他诗歌艺术的高超，更在于字里行间流露的真情与精神。郑文焯在《手批东坡乐府》中评此词：“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

元丰五年（1080）三月的一场沙湖之游，自然风雨的洗礼让苏翁重新回想起人生中那段艰难岁月。这是他被贬黄州后迎来的第三个春天，再回首，曾经那些险些致自己于死地的政治灾难如今已随着诗人一句“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化为虚无。

嘉祐六年（1061），用功甚勤的苏轼终于不负众望，在科举考试中独占鳌头，这是的他，正怀着满腔勃勃热血想要大展宏图。然而，在他入朝为官之时，正值宋朝政治危机暗涌、民生凋敝的年代，繁华盛世的荣光背后潜藏着繁多而错乱的社会问题。

青年得志的苏轼见不惯这般风气，愤然挺身，多次上疏皇帝痛斥当朝宰相王安石的变法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和负担。在新法施行上他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和，当政坛新秀与当朝宰相发生争执，结果显而易见。不久，初入政坛的苏轼还未来得及施展雄心壮志，便不容于朝廷，被迫离京。此时苏轼眼中所见，已经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尽管不在高位，一心为民的东坡居士依然鞠躬尽瘁、为民为国。在任期间，他的政绩显赫，深得民心。然而，安稳的生活总非长久，元丰二年（1079），灾祸突然降临在他面前：当时的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转意，以讽刺新法之名大做文章。

出任湖州知府不足三个月的他就因“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银

铛入狱，命悬一线。苏轼在牢中经历了百余日的痛苦折磨，几次濒临死亡之境，幸而多方求情，才得以保全性命，从死神的魔爪中逃脱出来。

这次仕途的变故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被降职到黄州的东坡居士进入了他人人生境界的升华阶段。

高唱着大江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感慨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轻盈地道一句“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倏然发觉，原来“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时运不济，命途多舛。风雨的洗礼早已成为生命中重要的底色，而他坚信着所有的不如意无非是人生路上的必然经历，他相信风雨之后，必然有彩虹的等待。

这份乐观与豁达陪伴他走过了贬黜黄州的那段晦暗时光，引领他走向又一重人生巅峰。

（三）

在这如梦的人生中，你我都是追梦人。在追梦的路上，有灿烂的阳光，也有阴日里的踌躇和苦闷。何日见春光，何处无彩虹，只是你是否记得在黑暗里播种的那寸灿烂春阳。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生命的精彩正在于这祸福相依的转换之中，也正因为祸的陪衬，才让这短暂的平和显得弥足珍贵；正因为祸的赐予，才让生命变得多姿多彩，让人生在祸福沉淀中升华至放达自由的境界。

人生沉浮并无定数，感情忧乐却可为人把握，在禅意之中，所有的风雨在东坡身上都蕴藏了更为深刻的含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在潮起潮落的尘世之中，个人如同漂泊在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无助而孤独地拼命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却难寻何处。不如重新审视自己的心灵，在灵魂中寻觅一份静谧、一种寄托，回归到生命最本真的境地。

第二节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饮酒·其五

东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一）

太阳渐渐西沉，天边泛起了紫色。一阵风夹着驼铃声从远方来又向远方去，天地万物在夕阳下显得愈发神秘，如同陷入一个轮回。空气中散发着陈旧的气息，弥漫着记忆的味道。

天空依旧高远而纯粹，在地平线处，走来一位翩翩公子，一袭

白衣简直就是世间最温煦的美色，熨帖着滚烫的大地，潜伏在冷冽的山谷，不事张扬却撼人心魄。他面带微笑，眉星目灿，优雅闲淡的姿态仿佛一种天荒地老，包容着一切不能言说的情绪。他就是陶渊明。

在那个重视门第的社会环境里，他出身微寒，被讥“小人”；在晋宋易代的社会环境中，他九岁丧父，与母妹相依为命。种种遭遇，仿佛一开始就注定了他日后在政坛上尴尬的处境。

陶渊明少年的生活是在柴桑的乡野间度过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便是他少年时期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东晋太元十九年（394），二十九岁的陶渊明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毕竟年少时，壮志飞扬，他的心中不免也有一般士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豪情，正如其诗所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初入官场，他担任江州祭酒，但不多时候，便自解归居田园。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动乱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宗室间的斗争与算计，军阀的野心与粗暴，不断引发血流成河的杀戮乃至对峙激烈的火拼，这些不得不使他的政治雄心有所消减。社会的趋炎附势，官场的阿谀奉承，这些都与他清高狷介、真诚笃实的品质相背。

他曾一度在出仕为官和归隐于林之间徘徊着，在这两个社会角色中艰难地做着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后又想着归隐，一次次希望换来一次次失望，五次入仕，五次出仕，他的政治生命终以在做彭泽县令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言行挂冠而结束。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仅二十字，对官宦仕途的厌恶之情跃然于纸上，“逸四海”的猛志最终敌不过“爱丘山”的夙愿，他用三十多个春秋的时间，听从内心

的呼唤，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归隐田园。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点，也是他的诗文走向巅峰的起点！

（二）

泯除后天处世间幻化出的“伪我”，陶渊明终于返归到“真我”。自然，不仅是他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正如这首《山居杂诗》。

首联起便道出“心”与“地”的关系命题。只要心中放下了，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世俗的干扰。最后一句，陶渊明举首远眺，澄澈的心灵便与南山的悠然相会，此时此刻，就连身心也与那青山融为一体了，仿佛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邂逅，一份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诉求。

那日落黄昏的山气，归巢飞还的鸟儿，在诗人看来就是迷人的风景，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和通向无限的愉悦之情，妙不可言，只可意会却不能言传。就连口齿伶俐如陶渊明也只能“欲辨已忘言”了。

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山花人鸟，偶然想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

回首璀璨的文学长河，陶渊明写菊并不多，一共六处。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句实在太有名，菊便成了他的化身，成为象征着高情远致的意象。

他既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平和恬适，又有“刑天

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他的淳厚质朴、洒脱恬淡、真率质同，他的作品连同他对人生哲学的深层探讨和思索，为中国后世封建社会中所有的文人筑了一个精神的“巢”。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文人骚客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或失意或疲倦时都会想起陶渊明。也许，只有将目光回归到陶渊明身上，才能重新寻找到肯定自身价值的东西。

这种自身的肯定，既可以让他们得到保护和逃避，又能让他们区分清楚善与恶，美与丑的区别。他们对陶渊明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得陶渊明成为千百年来永不生厌的话题。白居易、苏轼、辛弃疾等大家莫不如此。

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便衍化成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平淡自由也因此成为他们心目中高尚自由的艺术境地。

如果说，屈原代表了载道文化，那么毫无疑问地，陶渊明代表了闲情文化。这种文化模式高度契合了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陶渊明的崇高地位，直到今天，依旧屹立不倒。

陶渊明的《杂诗》就像一股清新自然之风扑面而来，吹散了老庄思想的枯燥艰涩，以古朴作风而进入到更加纯熟的人生哲学境地，像一座丰碑，标志着此类诗歌达到的高度。

陶渊明的诗歌从不存驰誉之心。往往是生活中有什么感触，便诉诸于笔端什么。丝毫不矫情，不矫饰。他的诗舒缓而沉稳，使人如沐春风，坦诚地记录着内心微微泛起的波澜，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没有雄雌强辩的力量，也毫无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般慢慢渗透到读者心中。

他的诗从来不追求浓重的色彩，强烈的刺激，没有艰涩的语言，没有曲折的构造，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为他人格清逸超迈，对生活的体验真切而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写出来就极具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

除了自然，陶渊明还擅长通过最最普通之事、最最平凡之景，表达出高于世人之情，写出常人未必能够领悟出的道理。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除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床上的清琴，湖中的浊酒在他笔下仿佛都有了深深的禅意，令人心旷神怡。

（三）

《杂诗》的魅力在于没有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亲自体验。

陶渊明的笔端从来不刻意描摹山水，也从不在乎似与不似，只要写出自己胸中的那片山水，便感到满足。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的语言来表现，既有情趣又有理趣，进而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陶渊明的诗看似浅显易懂，其实他诗歌的语言并不是未经锤炼。只是因为不露痕迹，所以显得平淡而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也十分精辟。

陶渊明的一生都是极具艺术性的。在他辞官归乡的二十二年，一直过着清贫的田园生活，但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句诗是作者向亲朋好友交代为自己送葬的事情。死亡，千百年来是人类的一大困惑，但这个困

惑居然被陶渊明勘破了。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这是何等的达观与超然。

其实陶渊明在当时只是以隐士而著称，第一个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是萧统。作为《昭明文选》的编撰人，这位对文学颇有研究的皇太子以其一双慧眼发现了陶渊明，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学。

后来到了宋朝，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以及汤汉对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才真正意义上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陶渊明的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文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辉在他离世后才逐渐放射出来，绚丽夺目。“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这两句诗用在陶渊明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只是诗人留给我们的，不仅有一篇篇精彩的诗章，更有值得深思、发人深省的人生哲学。

第三节 腾身转觉三天近，举足回看万岭低

别山僧

唐代·李白

何处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泾溪。

平明别我上山去，手携金策踏云梯。

腾身转觉三天近，举足回看万岭低。

谪浪肯居支遁下，风流还与远公齐。

此度别离何日见，相思一夜暝猿啼。

（一）

行吟江边白衣飘，青莲居士谪仙人。身在人间心在天，天马行空赛神仙。

当青莲居士李白手捋长髯屹立于瑟瑟风中，青袖在风浪里翻滚舞蹈，略有佝偻的身姿不再挺拔，他的精神却依然矍铄。饮酒赋诗，放达人生。得失只在投足间，任何荣辱之事都不过是生命中短小的插曲，在永远铺陈着蓝色激情的海洋中，乐观与旷达之境才是人生的主旋律回音。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在诗仙李白的笔下，功名富贵于我如浮云，唯有放浪天地间，不为世事所束缚的潇洒山僧才是诗人仰慕的对象。

正如庄子笔下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的“逍遥游”是文人骚客心中倾心所向却可望不可即的境界一样，高标于世的山僧亦是以大鹏自喻的李白永远歆羡却无法抵达的至境。

山僧未见已话别，闪转腾挪无影踪。自由自在的山僧突至水西，不知从何处来，不知往何处去。他的到来让诗人原本平静的心中翻动起阵阵涟漪。仙人下世，激荡起灵魂中最美妙的幻想。料想原是乘舟弄月，在大自然中怡然自乐才在美丽的泾溪旁投宿落脚。而飘忽不定的山僧，速来忽往，明日就要告别手携佛经金策踏上登天的云梯。

自由洒脱的山僧非世人能敌，腾身翻转，三天已近，举手投足

间，万岭成低。大千世界，天地之间，仿佛只容其腾山翻云，绵绵群山，巍巍而立，似乎不堪其英姿道履。

风流倜傥的山僧，戏风骇浪怎肯屈居支盾公下。亦不知那飒爽的英雄是否还可与慧远公比肩而立。清绝的山僧气度非凡，以至令气宇轩昂的诗仙也难再以望其肩项，怀着倾心仰慕的心情，盼望着再次领略英姿，只是在这些离别的日夜里，只能黯然神伤，听尽暝猿哀啼。

一方是对山僧的崇拜歆羡；一方是难以企及的黯然感伤。

放浪形骸于盛世大唐的李白，其心中所向无非是生命的自由洒脱和精神的高标清俊。山僧是他的难隐之梦，是他游走世间的模范，更是他禅意人生的至尊之境。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随心所欲，放达人生，他在践行者人生的信条，更在追寻着更高层次的参悟。

（二）

诗仙，飘逸如仙。这不仅是他的诗歌追求，更是人格的写照。山僧一别，追梦愈烈，鹏程万里的飞翔，载着他的期望，意在抵达一个“神游八极之表”的永生不朽世界。泛舟荡水，天下为家，《别山僧》中昭示了诗仙李白的另类人生，他的一生都苦苦执着于这个遥远的梦。

早在少年时期，李白就开始接触道教的隐逸文化。他一方面想要做超脱尘世的隐士神仙；一方面，又想效力国家、辅弼君主。这种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深深地对峙着，撕扯着他的心灵，在世俗的压力下，他也愈加羡慕身无所拘的山僧放浪于天地间、飘忽无踪的生活。

李白笔下的诗境是浑然独特的。纵然洞庭泛舟时突然遭遇旅伴暴殁，却也在“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中将万分悲痛柔化为豁达的气概，纵然仕途坎坷周折，壮志成空无影，却也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洪音。在李白的笔下，无论面对苦乐忧愁，荣辱兴亡，他笑傲人生的姿态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长河。

终其一生，李白漂泊在路上，在追求真正自由超脱的路上。从川蜀到苏杭，从金陵旧都到长安圣地，不愿为缚的他寄情于漫无边际的山水自然，纵心悠游天地间。稍至弱冠，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一叶孤舟将狂放不羁的游士送到一个又一个陌生又遥远的城市。从长安出仕到赐金放还，经历短暂的得意失意之后，他重新将自己置身于山川江河，在那里豪歌纵酒，不亦乐乎。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终身都在追求逍遥至境的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职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功业自许，一生都在矢志不渝地追寻着大鹏高展的理想。盛唐国富力强，成就了一代士人纵横之梦，一代才子也用建业伟志共同堆砌起富丽堂皇的盛唐风光。

（三）

当有人为了荣华利禄极尽谄媚之时，一代诗仙却以傲视权贵的姿态成就了“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的神话。清高自诩，不畏强势，他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现实政治腐败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昭示着一介文人的坚守和洒脱。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旷达的情怀在李白的笔下超越了时空的界

限，在不断的流浪中实现了人生价值，在不断的追寻中芳名流传百世。

飘飘神僧，吐纳风云，腾云驾雾，潇洒傲岸。这山僧之躯，似乎化作袅袅禅意的青烟，不只是一种形象，更是一种精神。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他不为浮世风云所拘缚，不愿阿谀奉承曲意逢迎，理想的火苗在黑暗的天地间微弱地闪现，忽明忽灭，几至无力。

然而天生向往个性自由的李白力求以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挣脱现实的桎梏，他把美好的理想寄寓在与神仙山僧的交往中，寄寓在美好的自然风光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功名富贵犹如东逝之水，权且暂留，又顺而向东。也许人生之中真正能够把握的只有现在，只有自己。当你为身外之物寄寓太多希望，为自己肩上徒增重重负担，结局只能是坠地而亡。倒不如回归本性的纯真，取真正之所取，弃身外赘余，减轻心灵的负荷，才能轻松上阵，去搏击人生，创造精彩。

人生一梦，齐一万物。或许我们无法决定阴晴云雨，却可以决定看待风景的角度和态度。与其举杯消愁，不如高唱“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凯歌，于清水芙蓉间流连自由生活的馥郁芬芳。

第四节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旅夜书怀

唐代·杜甫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一）

天地渺远，细小的星痕宛如夜幕中微弱的光斑，沉吟着即将消逝的悲歌。海阔无边，徜徉在海面上的舟楫，在远方孤独地化成一点模糊的黑影。知音难觅，人生飘零，不知何处才能得到心灵的归宿。年逾半百的杜甫在风中赫赫而立，却于这苍茫山河大地蔓延出无限的悲凉与孤独。

灯影在墙壁上跳动腾挪，窗外风盛难言，笔锋在宣纸上挥洒出一阵墨香，一首《旅夜书怀》跃然纸上。阔大无垠的夜景仿佛深色的幕布，衬托出凄苦难言的心境，使人不由生发出沧海一粟般的孤独感。而这情感并没有演变成一种消极精神的所在，反而从中张扬出厚重的生命意识和人生力度。

微风拂面，掠过江岸边的嫩嫩的细草。一片小舟张扬着高高竖起的船桅杆，在漫无边际的原野中孤独的行走着。举目仰望夜幕，但见原野与星空交接相合，苍茫的原野在低垂的星空之中越发显得空旷广阔。

挂在天际的那一轮明月，倒映在如明镜般清澈而又无垠的江面上，恍然如伴随着滚滚东流之水移向邈远处水天相接的地方。这寂寥的自然之景难免引诗人想起自己的人生的经历，辗转流离，重回草堂的杜甫不禁自问：难道正是笔下的诗文成就了仕途失意的自己？既然如此，年老多病时休官便罢。

水天空阔，沙鸥飘零，如今的自己正如同这孤独的沙鸥，在江湖上转徙飘荡，却始终被一种漂泊无依的伤感笼罩。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政治的失意难弥，亲友的聚散无期，为这原本的单调的旅途平添了一份阴郁的冷落感，泛舟在茫茫江面上，此情此景，难免产生孤独飘零的离世之悲。这让世间人在诗人一句“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感慨中感受到了杜甫心中的孤独。

人生如梦，在无一字提及孤独的诗篇中，这凝重的孤独感弥漫在字里行间，氤氲在诗篇中的每一缕景物的描摹之中。王夫之曾在《薑斋诗话》中赞道：“情景名为二，而实则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

沾染了人生景色的自然，早已不是纯净的自然之物，而是被赋予了诗人灵魂的色彩。在每一抹风景之中，都可以隐隐约约看到诗人的这些年来走过的艰辛和苦难，渗透着人生的悲辛苦乐。

（二）

当时光追随着杜甫的脚步，重新回到《旅夜书怀》之中，才发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背后渗透着诗人难忘的人生悲酸。

作为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是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以对现实时弊的大胆揭露，对穷苦人民深切同情的著名诗篇屹立于中国古代文坛上。诗品如人品，不同于李白浪漫豪放的情感宣泄，杜甫的诗歌总是通过节制的感情表达更为丰富的思想，从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中挖掘人性的本真。

《旅夜书怀》成作于某个春日。可是那细草微风、危檣舟楫，那垂星涌月和天地沙鸥，似乎全然不再有春日的欣荣，在悲辛之情的感染之下，一切仿佛都变成了萧瑟心境的映衬。

回想天宝六载的那场科举应试，一身才气的杜甫折败在权相李

林甫编导的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之中。自此十年，仕途之门再也未向他开启过。客居长安，奔走献赋，仕途失意，郁郁不得志。世间之大，竟没有杜甫的一席容身之地。身在京畿，犹如异客。胸怀雄心壮志却无处实现人生价值，空留得孤芳自赏的虚无和伤感。

安史之乱的爆发令百姓流离失所，孤独飘零之感在战乱的洗礼之下愈加强烈。在纷飞战火的背景之下，人的生命低如蝼蚁，辗转在州郡之间，随意面临死亡的威胁。此时经历各种风雨洗礼的杜甫触目伤怀，忧时伤乱，深感人生不易，世事难料。

寄人篱下的生活艰苦难捱，仿佛自己永远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曾经欣欣荣荣的杜甫草堂如今野草疯长，而杜甫草堂的严武也早已溘然仙逝。已近耳顺之年的失意诗人寄身茫茫天地间，流浪在西南萧萧地，他高唱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执着于孤独之中的那份坚忍，寂寞当中的一股力量。

（三）

在杜甫的诗文里，总晕染着一种抹不开的悲凉韵味。

根植于诗歌灵魂的悲悯，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再现了国家命运关照下的人生经验和感悟。这种壮烈的力量，宛如回旋往复，起伏跌宕的波浪，不停地在诗歌的韵律长河中冲击回响。

他用一笔清秀的行楷，把那个时代赐予他的苦难与感悟升华至禅意之境，在诗意的引导下，千年之后的我们用珠玑字句与杜甫的灵魂绵延交织。

人生一世，总被一股无名的力量抛掷在天地间，感受着阴晴圆缺，也经历着风雨冷暖。然而只有穿梭在空旷世界里才能这悲凉中生出些旷达的意味来。纵然希望在挣扎中一点一点落空，却甘心忍

住心中的阵痛，拼命飞向云彩的尽头。

所有的困惑和迷茫都是短暂的，就算无数梦想在现实的蹂躏下被碾压地粉碎，却依然乐观，在世间以一只飘飘然的沙鸥形象独立挺拔，以昂扬的姿态追求生命的真正价值。

浮萍般孤独，亦如浮萍般自由行走。一生旧梦，拿什么抹去光阴的灰尘？诗人一生都在坚持不懈地自我追逐，永不停息地朝着梦想的方向奔跑，哪怕彷徨孤独，却始终坚持心中所守，坚持于天地间傲然的雄姿。

当躯体的受挫成为一种历练，当生活的苦难挫折不再是心灵的限制和负担，生命将变得无比从容而自在。

不趋于庸俗的人生必将是孤独的，坚守理想的人生必将饱受沧桑，这些暂时的疼痛都将作为破茧成蝶路前的必备要素，已经化为美丽人生的一部分。这沉郁的诗情引领我们到达了更高的思想境界，当沙鸥再次以勇者的姿态俯视苍茫大地，它在天地间磨砺出超然洒脱之气。

第五节 行人欲问前朝事，翁仲无言对夕阳

过程学士墓

明代·孙友篪

野水空山拜墓堂，松风湿翠洒衣裳。

行人欲问前朝事，翁仲无言对夕阳。

（一）

苍松翠竹，在晚霞中摇曳，意趣盎然于秋月春风之中，细细微微地写意着山林。聚集着淡远的岁月章回，连接着历史文化的深邃。

山水就是风平浪静的休闲之所。踏山寻迹，求的就是那份情景与平和。在这空荡荡的山谷中，似乎只有野风和流水在窃窃私语，花红柳绿之间一座饱受时光侵蚀的墓碑让行人在这悄然的静寂中忽然多了几分莫名的孤独与苍凉。

江水，伴着浪花奔腾而去，英雄人物连同那惊心动魄的故事也随着流逝的水消失得不见踪影，只留下这静守的石碑空对着尘世。古今多少事，付诸笑谈中。历史就像流水一样咆哮着经过每一个生命，带着一声叹息，从不回头。只留下这青山依旧矗立在眼前，陪伴着夕阳西下。

人生在世，有谁能避开功成名就之后的落寞和孤寂？也许只有淡泊的高山名士才能看穿这一切。历史是一面镜子，倘若没有历经世事的体验，也无法理解那份哲理。诗人孙友篪就是在太多的人生感受里看穿了尘世，寄情于山水，如同神仙一般，托趣于渔樵般的独居生活，飘然自得，任性放达。

人生短暂虚幻，只有宇宙自然才永恒存在。历史的车轮从未止步向前，并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子曰：逝者如斯夫。时光的脚步正如东流的江水无法阻挡，是非成败转眼成空。历代兴亡循环往复，伯诸通晓古今淡泊超脱，寻山间幽静，羡夕阳残红。

人生选择与放达为伴就像心灵收获了一方净土和沉静的气氛。孙友篪为自己取“谐”字，似乎要的就是这份和谐。追求放达的人生，便可感受到舍弃之后的快乐，如同悄然绽放的春蕾，又如破土而出的笋尖。孙友篪就像高山雪莲一般独自开放，带着朴素的美

丽，俯瞰苍茫大地。于萧瑟中送来一缕清香。

仰望苍穹，闪烁的星星仿佛也诉说着先人虔诚祈祷的呢喃。天穹旷远，时过变迁，在这夕阳残落，鸟语花香的绝景中给心灵一次洗涤，给灵魂一次淬炼。尘世中的诸多烦恼经过取舍形成了安全感，慰藉着心灵，给生活一片宁静。

（二）

诗人孙友簾，生于皖南，长于黄山脚下。在那烟雨朦胧的青山绿松中分一片迷蒙的烟水，树中流动的花光水影蕴含着仙人的气息。

也许是因为仰慕那云海中的神仙，他总是流连山水之间，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挫折，清醒了头脑，抹去尘埃，也许是因为看透了尘世的纷扰，他总是在寂寂深山中听闻钟磬声，寻找一份“心同流水静，身与白云轻”的放达。

放下沉重的包袱，舍弃多余的利益，耳不闻为清，眼不见为静，心不思为轻，冷眼旁观繁华。其实真正吸引孙友簾走近的并不是自然的荣耀与光环，而是一种类似灵魂的牵引。

青山不老，只因看尽炎凉世态；佐酒笑语，仍不能释去心头重负。即便江水淘尽，烟波渺渺，却总有一些沉淀为永恒。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在历史的长河里如白驹过隙，在这瞬间的人生里，美好的东西实在太多，人们希望得到的更多。

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放弃的过程，有得必有失。孙友簾以清醒的心智和从容的步履走过岁月，看淡一切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以一颗纯净的灵魂去认真对待生活。谁人不经过失去，只因得到过。心灵需要空间，伯谐为自己的心灵营造了一座山峰，种上了苍

松与翠竹，“行看水流去，坐期云飞还”。

“野水空山拜墓堂”一句流露出来的闲情与陶渊明《归园田居》相像，青山斜阳，色泽鲜明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有带有肃穆感。这一份高远幽然的意趣充满了整首诗，《过程学士墓》也许就是在这份任性放达的人生态度中悄然而出的。

“行人欲问前朝事，翁仲无言对夕阳”的豁达心态不是谁都能达到的。这是一种大彻大悟和放浪不羁的结合。无言对夕阳也许就是他自身的写照吧。

世界很广阔，人心多复杂，看透了，舍弃了，其实天地一片清澈，何来言语的啰唆。眼前的得失如同云烟一般，缥缈无绪，身后的是是非非又能如何，也许只有日月最能明了。

（三）

看人来人往，繁华热闹中似乎带着一点沉重，不同的人为不同的事忙碌，历史被牵引着向前。在历史之眼里，死亡被看得很淡，就像一根长长的线，拉着命运向前，看得见花开花落，瞧得出谁是谁非，纷乱嘈杂。

可是繁华落幕，在终究不过是“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的历史长河中，诗人就像水面腾起的浪花，想奋力冲出束缚，却只能化为一滩泡沫。也许是因为看透了轮回的反复，也许是因为不愿向命运妥协，他们舍弃繁华，走向空山，接触自然，在那里寻求一份属于自己的世界。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淡望天外云卷云舒。失去了喧哗，便能收获宁静。人的一生短暂而又漫长，李白失去了仕途的坦荡，却寻到了山间的惬意；蒲松龄如果不舍弃功名，

如何悟得人妖间的唯美。拥有这分从容，行走山水之间。放浪形骸之外，俯仰之间，宇宙之大，尽在心间。

有得有失，只有看淡，才能超越于得失之上，人生就会天高地阔。优雅的人生，是一种平和的心态，需要一种平淡的生活，才能滋养出从容和恬淡。守拙以清心，淡然而浅笑。

春去秋来，人生几经周转。往事成烟，挥一挥衣袖，等一阵清风扑面。

看灯火辉煌，花红酒绿，演绎着一场场繁华，或喜或悲。繁华落幕，你我终归为过客。

第六节 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淮中晚泊犊头

宋代·苏舜钦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

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一）

川蜀圣地出名士。黄昏斜阳残照时，苏州沧浪亭里觥筹交错，吟诗诵书，谈笑风生。淮中河畔的夜幕星光灿烂，漂泊在长夜里的行舟人会想起白日里青青野草，幽幽花阴间，叹然乱世之中这份清幽陪伴，涤荡至灵魂的深处。

若非泛舟淮河江畔，或许苏舜钦不曾有机会遥望这清旷悦目，生意盎然的美景；若非薄暮时的那场及时春雨，潮猛海阔的激扬画

面也难入眼帘。飘零一世，回想起政治仕途中积压了太多的阴郁和挫败，不如放慢追逐的脚步，在这种悠闲从容，超然物外的心境和风度中放达人生，以昂扬的姿态舒展爱国豪情。

行舟淮河上眺望到两岸野色，春雨欲近，阴暗的天空像一层薄纱笼罩在青青草色之上，淡灰色的天际与清新旷目的野色相衬，美不胜收。一树高花明远村，两岸的幽花层层倒退，时而穿插显现翠碧的青树，清绝可爱。

动船则有动船的生机，泊舟亦有泊舟乐趣。待到夜幕缓缓落下，停舟古祠旁，放眼远望水上的景物，积聚已久的风雨终于喷薄而出，潮水随着春雨渐升渐平，一幅喧腾动荡的夜雨图在诗人的笔下跃然而出。

每一个视角的定格都是一幅妙趣横生的写意风景画，静态的描摹中渗透着动态的神韵，喧动的感觉中又给人莫名的寂寥。

随意渲染的一点幽花春潮，在这流淌的数十字中已然化作了禅机哲理，给人以独特情感体验。花是“幽”花，树是“一”树，舟是“孤”舟，祠是“古”祠，看似漫不经心的一瞥，却映照出沧浪翁心头的千思万虑。

苏舜钦的旷达激昂向来为人所道，正如梅尧臣在诗中所赞：“其人虽憔悴，其志独昂昂。”在理学强势钳制下的北宋王朝，这样的人生必然饱受挫败，沧桑洗礼下难免苦闷激愤，唯有徜徉在天地间的山川自然，才能忘怀荣辱悲辛，舔舐孤独之美，抵达至善至高的生命超然境界。

（二）

夜泊孤舟，别有洞天。命运的沉浮辗转在诗人的笔下，一目目

春江花月景消融在两岸，一抹永恒的记忆；春潮野渡，别样情怀，蕴含在诗情中的思想情感为自然的晴雨赋予了新的含义。一首《淮中晚泊犊头》窥视着诗人灵魂深处的秘密，昭示着人性本真的坚忍。

孤舟漂泊，荡漾起光阴的涟漪。忽忆起那年沧浪翁血气方刚，年少轻狂，不顾流俗耻笑，一违当朝主流，和穆修一同提倡古文，立志革新。以书佐酒的豪情和直率性情仍跃然眼前，其放达情怀必然预示着非同寻常的生命的精彩。

对诗歌的热情折射在对政治的激情上，苏舜钦首先做的就是抨击时弊，要求革新的战斗性姿态自然引发了众多保守的权贵世族不满。正欲大干一番的青年才华尚未来得及施展，便在政治斗争中遭受敌党打击。

仕途未稳，就被削籍为民，对于一个满怀报国雄心的儒士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贬黜的痛苦并没有压倒苏翁的灵魂，纵然怀着英雄抱负仍然能够在个人与国家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他愤然离京后于苏州修建沧浪亭，将一腔热血附于野景闲情，任身世浮沉，观潮起潮落，泰然对待满川风雨的洗礼。

当年去京至苏时，亲友纷纷相劝：“兄弟在京，不以义相就，以尽友悌之道，独羁外数千里，自取愁苦。”（《答韩持国书》）对此劝言，苏舜钦只作微微一笑，放手曾有的荣华利禄，毅然抛却浮世虚名，寄情于美丽而宁静的江南胜地以求灵魂的自由解脱。

仕途受挫后的自我表白十分感人，字里行间中流露出的雄心不已和铮铮铁骨的激昂慷慨让人唏嘘，其间也不乏知音难觅，伯乐难寻的苦闷寂寥。而这些消极的情绪又被一种更为洒脱超然的人生境界所代替，冷暖无情的摧残不再是羁绊他心灵的枷锁，而是化作生

命经验中的一种自我修炼，自我升华。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对于仕途失意的苏舜钦来说，并不意味着从此人生一切失意。祸兮，福兮，人生的真谛在生命价值的不断展现之中，在山水自然的凝目下，他于孤独的审美中找到了另一种精彩。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山水放歌，明月相伴，这份放达乐观的心境才是无穷无价的永恒景色。

（三）

万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羁苦俗人轻。沧浪亭畔，苏州美景在青草幽花江尽显风情，风雨清潮，皆有闲情逸致。相比之下，挣扎于宦海中的人们却被浮沉的身事所绊，为疲惫的路途所消磨。

然而，看透得失荣辱的苏舜钦却不再为秉执的妄念所累，纵然天地间，洒脱地享受生命的斑斓色彩。对人生至境的追求终其是对生命自由的追求，每一次自由的出发并非执着于结果的必然，而是始终怀抱着希望，享受过程中的每一缕风景。

春阴垂野，幽花一树，驾一叶扁舟，在水天之间共流，豪迈之间，颇有苏州的自然清新之气。旷达自得的豪放不羁，远离尘嚣而追求自由，万川归海，终有所归宿。飘忽于浩渺沧溟，忽从这孤独寂寥之间品悟出人生的真谛：自由的真实，本性的皈依。

人生有限，天命无常。重重忧患背后体现出诗人对宁静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若想解脱人间的烦恼劳苦，需要灵魂的自我修行，清幽空灵中充满的洒脱旷远的意蕴。而这并不意味着自此消极懈怠。只是不想让尘世风云中进退亦忧的两难沦为命运的奴隶。

妄念负累，现世中的我们往往纠结于转瞬即逝的名利功劳却舍

弃了最重要的自由和欢乐。自由非金钱能买，只有在心灵中才能培育出肥沃的土壤——乐观和旷达的心态才能明晰生命的航向。

路上的行人哪，切莫让繁华浮尘迷失了双眼，无法把握灵魂的方向，切莫停下探寻的脚步，忽视内心真正所亲近的美景。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才可划出最美的人生弧线。

第三章悟·虚空·宠辱不惊

第一节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宋代·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一）

白发渔樵，多少事，江渚上，尽付笑谈中。从三国时硝烟弥漫的赤壁之战到南北隋唐、宋的历史风云演变，滚滚红尘中，多少音容笑貌，多少鼓角争鸣，多少成王败寇，均随历史洪流渐渐远去淡去。

也许，留下的只是惊涛层叠拍岸，只是一个深沉的遥望历史天空的背影，一声悲惘的叹息和一种历经是非坎坷却分外笃定坦然的眼神。苏轼同千年前的赤壁却依旧保持着某种神奇的关联。也许他的前世曾在此搏击、在此叹然、在此洒下使历史前进的热血，同样也曾流下带血色的热泪，等待后人去解读。

于是千年之后的他便来了，为这令他魂牵梦萦的赤壁。江山依旧，豪杰灰飞。也许历史总是在可笑地重复，而世人也在这轮回中

妄自重复着那悲戚嬉笑。

诗人登高望远自伤情，回忆起蜉蝣似的平生，与眼前浮生众态和历史的滚滚浪潮交织，此刻，俨然不再年少。不再有那意气风发而颇显青涩的抱负宣誓，拥有的却是一种岁月人事沉淀之后的明达通透，默然将杯中浓酒洒向江月，只轻叹那一句：人生如梦。

人生如梦。面对自己终生都挣扎于北宋新法与旧党之间激烈的倾轧和斗争中，面对远大抱负随政治风浪浮沉跌宕，备受排挤、抑郁不得志，面对几经贬谪，华发早生而一事无成。可以想象，苏轼备受煎熬的灵魂曾在那无数个黑夜里如何几经烙炙似的辗转，也曾怎样痛苦地寻觅着人生的真谛，探求着生命的平衡点。

就是带着这样的百般折磨的心境，望向滔滔江水，月光如脂，万物寂然。恍然间，命运、岁月、定数、风尘等等扑面而来，却又随风消散，处于天地之间，莫不生出人生如梦的彻骨感慨。

由江月为证，以酒祭奠早生的华发，送走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之事。抛去万千烦恼丝，与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共融，触摸人生本真的原貌。

（二）

赤壁之上，大可放眼风物。这时已四十三岁的苏轼由被贬之地黄州前来游历访古，大好河山，沧桑人生，伴随着英雄情结便成就了这篇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

圣人言：四十而不惑。诗人应该做到了这一点。他自幼便接触禅宗，在他的身上，也许可以看到儒释道的碰撞与融合。嬉笑怒骂，随性率然，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正是源于此，他方能在其波澜起伏、浮沉不定的一生中报以豁达的一笑，以释然的姿态接纳命运

之给予。

此时的苏轼，没有像杜甫那种迂腐式的“致君尧舜”的纯粹，也不若李白似的“明朝散发弄扁舟”的狂逸。在其诗句中，无处不蕴含着却是透脱无碍、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

这种禅意，丝毫不带有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虚无孤寂意味，也不是高山流水知音难遇的难以企及。这种禅意具有明朗空灵的自然之气，与生命本真流淌的血液相融，与消去万物嘈杂之后跳跃的脉搏共鸣。这是种虔诚的皈依，在一颗草木心上发芽、开花、结果。

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苏轼，他的仕途确实是失败的，生命也终结于遇赦北还的途中。这一生，他在贬、赦、再贬黜的命运里被戏弄着，雄心和年华这些亦被无情地消磨着。但他的信仰没有毁灭，他还有足够的力量去保护自己的人生姿态。

或许他根本无须费力，心性使然，他俨然已是悟透人生真谛的禅宗老者，于世事风云中，睥睨一切，坦然诉说。没有爱恨情仇，没有悲叹惋惜，也许仅有这份生之淡淡的喜悦，这种来自远古之初纯粹的恬然。

质本洁来还洁去，这才成就了真正的苏轼——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他将这份带着禅意的自然之气汇入诗句，千古流芳，为后人那必将充满褶皱和浮躁的心灵进行禅宗式的普度。

于此，毋庸置疑，命运又赋予他另外一种定义和定数。这种对他的生命的解读，也不失为一种充满禅意的解码。在贬黜之地，他过得丰富而快意。长江之无穷，吾生之须臾。人生在世，如梦一场。不必苛责得失荣辱，于最高的生命意义去俯视人生，或许别有洞天。

（三）

人生如梦，不是游戏人生，不是碌碌无为，更不是将一切归于虚空和妄执无明。而是珍惜光阴、为人生值得付出的东西而努力的人生箴言。于此，力透纸背之中，仿佛还能看到东坡这位老者的身影，似乎还徘徊在赤壁之上，还印刻在朗朗夜空中。

古月照今尘。历史似乎在重复，无休无止。依旧是世皆熙熙为利来、世皆攘攘为利往的世道。很少有人能在这些转瞬即逝的名利面前，看透本该珍惜的东西。固执、贪念让灵魂和肉体都疲惫不堪。

每个独特的生命个体，行走在这世间，都必将冲破形形色色，滤过这众生百态，跌跌绊绊地走向自己未知的真正归属，也总会经历坎坷磨砺乃至对生命的一次次重新拷问与审视。

在每段不可复制的人生路上，午夜梦回，是否会将人生视作梦一场，勇敢地笑谈沧海桑田，去为过往烟云敬一杯辛烈的酒？又是否能学会放下，本真坦然地接受命运的洗礼，然后默然地祈望着人生下一个真正的春天？

犹记苏轼一句充满禅意的诗：人间有味是清欢。

人生如梦，岁月匆匆，恍惚之间，白发横生，儿女成行，功名利禄和是是非非在这种生命的消逝面前显得多么荒诞可笑。人生应当享受这种淡淡的清欢，岁月浓淡总相宜，人生有味是清欢。这便是东坡的慧根所在，它深植于自然万物，返朴归真，一切简单从容。

生命之于人，恰似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最难能可贵的莫过于

透过世俗万象，不再无谓地耗费生命，而能无所顾忌，抓住自己的本真所在，乐得其所，随遇而安。于此也便能真正悟透这诗中玄机，达到沸然消雪的开悟，过好这如梦的人生，便是实现对生命最高意义的解读和诠释了。

第二节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题破山寺后禅院

唐代·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馀钟磬音。

（一）

烟雨江南，正是最美的季节，朦胧的靛青色微微透着婉丽的玉兰白。一蓑布衣、一支箫笛、一杯清酒、一盏笑靥、一声软语，诗人常建行走在盛唐。一切，都延续着千百年来不变的基调。

乌篷船上，船桨轻蘸着远山含黛的温情，将带着有朝圣般檀香味的青墨氤氲开来，水光摇曳，新绿依依。或许，没有了撑着油纸伞那样丁香般的惶惑和忧愁，这场春雨才如期落在了破山寺，亦如千百年前那样润物无声，午夜滂沱。

大唐的破山寺，是否依旧？寂然蹲守在那江苏常熟西北虞山上的那座寺庙，又是否还记得某年某日那位青衫才俊踏进的脚步和随即叩响的门音？

“破山”一名，起得颇为暗涩萧冷，想必世人定会望而却步或难以驻目，因此终也难以领略其中。可是冥冥中，一切都已注定。

如同今日这雨后的清晨，诗人常建一定也带着些许困惑，些许深处若隐若现的阵痛，些许悬而未决的懵懂踏进了这个默然无语的寺院。初生的日光温度刚好，晶莹透澈，洒在一草一木之上。树叶反射出灿烂的光斑，投映在远处一条条幽静的小路。

粼粼波光，沾染了一丛丛不知名的小花。阴影处的砖瓦上，青苔发出淡绿的荧光。随性漫步上去，曲曲折折，好似这坎坎坷坷的人生路。正失了意兴时，豁然间柳暗花明，天地里仿佛妙手画上了几座掩在花木之后的禅房。完全不是人间之物，所居之人也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之客。

古香古色的门窗，千年的木纹，古铜色的铃铛，伴着袅袅的檀香、清晰的木鱼敲打声，天地万物，仿若这剩下了诗人自己 and 一颗跳动得心。原来。此破山寺之“破”并非“破败”之“破”。破，打破，开拓，或许为凤凰涅槃式的经历了毁灭之后而有的重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刻，心已稳稳地沉了下去，而遥远的长安城，或许依旧车水马龙，人影憧憧。一切只是雪泥鸿爪，回首人生只也如此这般空旷。

（二）

常建注定要在此完成一次生命的升华，或是一次精神的朝圣和新生。正如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注定是一首绝妙的好诗。远处层峦叠嶂，一片片绿海起伏颤动，好像山在呢喃，岁月的波痕有意无意地穿梭其中。

那些有着婉转歌喉的鸟儿——山的精灵，在这片湛蓝的山光里陶醉。愕然惊觉，它们前世必定为多情善感的女子，或是心比天高

而身为卑贱，或是蕙心兰质而命途多舛，因而才在此生化作山的知音，与其相融，赏此山性。这种契合，不寓言表，却流于心间。

不知造物主给予了前世，今生和来世怎样的因缘，但一切终归于平衡，一切皆是完美。今生，这些美丽的精灵和纯粹的魂魄已不再大喜大悲，不再独自飘零，不再被外界磨损消折。而是与这山光一起，在岁月的洗礼中，凝结成不移的永恒。鸟儿，可赏此山，此山也必将敬重、高雅于它们。凝眸处，仿佛可以看到诗人影印般的脸庞，微微颤动。

俯首便看到眼前鱼游其中而影布石上的清潭。水，总是有种神秘的灵性。映入眼帘的波光总让人思绪万千，却又瞬时归于清澈明朗。上善若水，欲止于源。

望见潭中顾长的身影，仿佛与心中另外一个自己对话，这是真正的自己，卸下了尘俗中那蒙了厚厚污垢的面具，这是初生的自己，不违初衷，不卑不亢，陌生又熟悉。

一切静了，静得能听到心跳的温度，那是自己的生命在不缓不急地流淌啊。此时，古寺的钟磬声恰好响起，清鸣又浑厚，很近又很远，从远古的胚胎记忆里衍发，不是天荒地老，不是醒世警音，而是本真的心在轻吟，万物盛开的和谐的声音，天人合一也莫过于此。

梵音入耳，日光相融。这古寺化作一位老态龙钟的仙人，在青灯下伴着古佛，不言不语，静静等待着必将出现的那个人。他来了，亦无话，可却清晰地给出了来人真正的答案。

这答案的玄妙也便永存入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后世解读它的人有千千万，然而，最懂它的依旧是题诗于壁的他，这位一生交流无显贵，耿介自守的奇才。

（三）

身处盛唐，群星璀璨。常建确实不算多么耀眼的一个。一生沉沦失意，郁郁不得志。自古文人皆如此，秉性使然，不愿落入尘俗陋卑。

冰清如澡雪之精神，殷红如赤子的情怀，都深埋于常建的骨髓之中，这些与现实抗争的苍白无奈，妥协而又反复地不甘和傲慢，来回拉锯着壮志难酬的孤影。

或怨或恨，或玩世不恭，或以虚无自慰，都不是生命本该希冀的样子。本真的诗人本应踏马飞花，芭蕉雨下做看客，潇湘水边忆平生。侠胆相携，快意恩仇，任凭东西南北，一笑泯千古。

还好，值得庆幸的是这座古寺赋予诗人新生。它给了他禅意的开悟，也给了盛唐山水一丝除却繁华锦世之外悠悠的水墨青色。从此，诗歌的枝丫不再一味沉郁，亦不再一味的缥缈狂逸。在相似的文学风格中，常建的诗或许没有王维的高妙，或许没有孟浩然的平中出奇，但常诗却自有一番闲雅清警的独特意味，一枝独秀，绽放在大唐的盛世之音里，永不磨灭。

而今，题于古寺壁上的印记或许早已斑驳而不可辨。但是，如果你能在这歇斯底里的大时代背景中远远看到这诗的笔迹，在这一切越来越趋于走马观花的生存状态中嗅到这诗的清香，那么你就一定懂得千百年前这古寺所予于诗人的答案了。

烟雨依旧，灿阳依旧。古人已逝，岁月永恒。悦鸟性，人性愉。空人心，生命真。用这最简单的方式行走世间吧，因为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是自然的孩子。

去捧那一盏茶茗，执一段钟磬之音，于岁月一隅，坐拥一份纯粹的安暖。不再摆渡于光阴中，不再执念于空浮之人事。去抬头看，去细细聆听，那来自你的心的真正的声音，那是远古的呼唤，那是最真的自己，那是真正的人间四月天。

第三节 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

题义公禅房

唐代·孟浩然

义公习禅寂，结宇依空林。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

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

（一）

记忆中，总有那么一弯来自远古的溯流。带着朦胧的雾气，绵延在黄河腹地上。美丽的《诗经》印刻在那里，千年的时光依稀可见。《诗经》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印象中，这样淡泊而大气的花，总归属于莲，这样如玉的君子也非孟浩然莫属了。

于是，莲花承载着这样古老而又朴雅的文化印记，或如菡萏未绽，小荷才露尖尖角；如芙蓉微抹淡霞，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又如娇颜正当时，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无论何种姿态，自古以来它都是文人墨客笔下清挺的精神象征，一种潜移默化而深入骨髓的文化遗产。

古人可谓甚为爱惜它，光是别称就有不下十种。水华、芙蕖、碧环、玉环、水芝、水芸、灵草、水宫仙子、君子花等等。此间，最能概括莲花风骨的只有三个：溪客、净友、凌波仙子。

“溪客”二字，立意清峻而仙骨不凡，颇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意蕴，与溪为邻，脉脉无语，清风鹤鸣，倒影婆娑摇曳，共鉴天荒地老。“净友”，或许源于“梅兰竹”三君子，出水芙蓉，不染一尘埃，为净友亦可，用一季季亭亭玉立的神韵感染着世人，醒悟于世人。而“凌波仙子”，或许是与黛玉的“潇湘妃子”别号相像，让这荷花竟也带了林妹妹一般的神韵，脱俗、清婉、独立自由，非人间之物而不食于人间之烟火。

君子似莲，佳人亦可似莲。中国古典美女似乎气质中总与荷花脱不了干系，清丽、出水芙蓉般不加雕饰。徐志摩有诗云：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好似水莲花般不胜凉风的娇羞。正印证了这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意境。

如此，荷花便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古典水墨画中也轻映着它的情影。不同于芭蕉听雨、海棠吟诗，不同于牡丹国色天香、菊花凌霜不屈，它所传达的是仙风道骨般的意蕴，悄悄绽放就柔软了时光，刹那梵音梵韵荡漾开来，让世人见之忘俗。

释迦牟尼就曾将“莲花”放在最崇高的位子上，自己也被喻为“莲花王子”，同时“莲花”也常被用作佛的底座，它即是佛的象征。

这么一株“天国”之物，如天外仙子一般降落人间，或许也是一种默默而自然的普度与人世的升华。它于千百年前，带给唐代旷世难再的隐逸才子孟浩然一句“不染心”的莲的醒悟。透过茫茫红尘，诗人的身躯最终也高远地长存，与莲的文化启示一样万古长青。

莲如君子，君子亦如孟浩然。

中国历代文人均视“致君尧舜”的仕途之路为实现平生抱负最重要的途径，仕途失意可能就意味着全部的人生价值的否定，也意味着人生将消磨自己为庸碌之辈，折损自己于潦倒不得志之人生困境。

也许，孟浩然曾经也这样定义过自己，也这样痛苦地迷茫过。然而，命运之神从来就没有想以仕途方式眷顾他，也正是在那时，满腔积郁的他在旅途中看到另一种命运的给予，曙光初现在义公和尚清静梵行的禅房。

雨过天初洗，空翠落庭阴。冥冥中，那远处的莲花新颜初绽，凝露清亮，香远益清，给予他惊鸿一瞥，刹那间，将他那颗被半生尘俗蒙蔽的心如潇潇暮雨般洗涤，焕如新生。于此，他成了真正的自己，真正的孟山人。

闻一多曾评价孟浩然：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了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或许只有这样，他才不再自责于“不才明主弃”一句所带来的命运定格。

从此，他不再挣扎在浮沉宦海之中，不再徘徊在求官与隐居之间。这次，他真正完成了一次救赎，一次自我的解脱与新生。这一次，不再念想终南捷径，敢于在应韩公之约时喝得酩酊大醉，从此甘于做庞德公之后人，甘于保全终身不仕而为完整之隐逸“山人”。

有人说，孟浩然前世定为莲，静默清远。而后为六祖慧能，悟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再后来，化身为孟山人，历经坎坷，最后也归于前世之本真，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人生一声，孟浩然用尽一生的智慧看破凡世，用一首《题义公禅房》做以回应。从此禅在心中，不卑不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自己的余生练就了“不染心”之功力，化于笔端，亦如莲之本性，不事雕饰、清淡简朴、韵致飘逸而意境清旷。

因而，他的诗文流传千古，亦代表着莲的文化意味，自得超妙，一切天成，非人力所能强求。这或许是命运在给他最好的归宿。

（三）

千百年已过，这位老于布衣的盛唐山水隐逸诗的开山之人早已不在，可是，莲花依旧一季季地绽放，依旧有后人感叹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花映影中，风姿依旧，依稀还可辨孟山人之“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陶公遗风，可见其“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的风流不羁。

古往今来皆是如此。都是这么一般地于迷雾中追寻着各自的人生。难辨去路，难记来路。大千世界，红男绿女，熙熙攘攘，霓虹闪烁，似乎条条大路通罗马，却又众生百态，种种选择、困顿、焦虑、失意、喧嚣、浮躁让人神经崩溃，拥挤不堪。

一个人身处的生存状态，也常常会遭受质疑和不满。生发“围城”的幻觉，面对烦琐的生活之事，也常常会麻木而行尸走肉般想要煎熬过这段时间，也许人生都将被这样煎熬虚度。面对不同人事，或卑陋阴暗、扭曲价值观，或浮华易变，与本心相违，面对生平遭际之坎坷，面对随波逐流，阴奉阳违，面对被伤害、被辜负……

总而，面对这一切生之万象，我们常常疲惫而惮于思考，常常

漠然而甘于被蒙蔽。

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的本性也许都是与“莲”相近的。在渐行渐远中，我们忘了这一颗草木本心。虽不求人人做如莲般的君子，但是在这尘世行走一生，我们也应学会“不染心”。

“不染心”并非是一种隐居才可达到的境界，此处却颇有“大隐隐于市”的意味。这是一种“外化于外，内化于内”的境界。或许，做人做到“外圆内方”才能在最高层次上保护和展现自我的人生姿态。恰如莲，品性格守清高而脱俗，却也不是一味如此，它也兼有果实、种子、药物等实用的功能。这或许也是莲花带给世人的处世之道的开悟吧。

不要问年月，不要问来去，只要能坚守一份心灵的净土，不盲从、不慌张、不逞强，那么总会有一株绝世的莲花在你心灵的净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蓑烟雨而任平生，等到真的可以自如地坐看潮起潮落时，世事沧桑和人间纷杂就都不是困境了。

第四节 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

禅诗

唐代·鸟窠

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事一同。

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在梦中。

（一）

人生如梦，戏如人生，或许人到暮年均会有此慨叹。浮生，如白驹过隙。或为英雄豪杰、或为才子佳人、又或为黔首布衣、均是

宇宙之一粟，渺小不可见。仿若那投海的石子，仅仅泛起几秒的涟漪，或者被大海的波浪席卷，了无痕迹。

不知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开始怀疑世界的本相，自我的真相，也不知是从哪一刻起开始不知自己身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开始怀疑宇宙是否还有一个无形的大手在操控着一切，导演着时间的一幕幕情景。

或许，这是来自远古的对生命起源，生命秘密探索的觉醒，这是体内沉睡带着远古记忆的细胞的觉醒。“质疑”似乎主宰了人生的某一段时光，偷得浮生半日闲，在匆忙中开始去审视于自己，审视于所处的世界。

自古均如是，不知有多少人有过如此深度的思索。可是，即使费尽心思去寻求所谓的答案，也都非人力所能达。

王国维大师有云：“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面对这种生命的困惑，大师将生平欢悲忽略不计，视人生仅如浮萍般漂泊于苍茫的尘世，多少有点宇宙高度的体悟。或许这就是大师所追寻到的答案。

再看曹公百年前对人生的比喻。在其《好了歌解》中，他可谓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那一把辛酸泪：“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曹公所认为的人生也仿若梦一场，一场为“他人作嫁衣裳，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甚荒唐的梦。在他的红楼一梦中，贾宝玉，这个富贵闲人，最终也在天崩地裂之时，逃大造，出尘网，撒

手人寰，遁入空门，从而得到了解脱之道。

不论暗自嗟叹，撕心裂肺，还是妄执无明，留给后人去用一生体悟的依旧是这浮生与梦的不尽思考，依旧是这些曾让无数先闲解不开道不明的黄粱一梦。

（二）

白居易，这位千古留名的诗人也难逃如此困惑。于是，有一天他带着心头郁积的惆怅，向鸟巢禅师请教，并作一偈语：“特入空门问苦空，敢将禅事问禅翁。为当梦是浮生事，为复浮生是梦中。”鸟巢禅师以偈回曰：“来时无迹去无踪，来与去时事一同。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这段逸事后来也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禅师用字寥寥，却吉光片羽，让香山居士豁然开朗。来和去，恰若人的生死，都是毫无痕迹可寻，不知从哪里来，亦不知往何处去。人世更迭，世事无常，天有不测风云而人有旦夕祸福。浮生，不是像梦，也不是在梦中，而浮生就是梦一场。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

不知百年前的白居易可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当一切恍如隔世的时候，就会进入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阶段，一切都是实在的空白，无所依无所托。过往是游移的虚无，模糊而不真实，未来是缥缈而不可捉摸。

这空白，午夜梦回或许只有深刻的孤独感，与生俱来而命中注定的孤独感，人性中最残忍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来自宇宙洪荒，来自盘古开天地之时。

所以我们会质疑一切。或许，真的，梦与现实，总会让人难以

辨别。世事每秒每分都在以冥冥中的轨迹改变，记忆有时也会失灵卡壳，岁月有时也会循环往复，旧景重现。

残雪断桥，廊桥遗梦，大明湖畔，西湖寻梦。都已远去模糊，人生与梦若隐若现，总在黑夜里呐喊而酣畅淋漓。

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或许，自始至终，我们都是面对着这个赤裸裸的世界，最终也将了无牵挂而赤裸裸地离开这个人世，离开这个做了几十年的美丽而微带痛苦的长梦。

（三）

人生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重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重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然而最终，都要归于释然之后的本真。

禅师在诗中也指出了无数拖累人生的执念、贪念、迷惑。面对梦境的浮生，短暂不可捉，世事纷繁而无常，若是太过苛求、太过执迷不悟，那么就是被这梦所欺骗、消磨，最终也难找回本真的自己。所以，行走其中，“走马观花”，享受生命，未尝不是一种最高的智慧。

倘若浮生是梦，愿永生能做这样浪漫的梦，就像顾城在《门前》所描述的那样：“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窗，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这样的梦，这样的人生，带着一种韵劲，一种相思，更有一种难言的独立姿态，诗意而随性，怀旧而不眷念。

倘若浮生是梦，也愿意做这样云淡风轻的梦：宠辱不惊，看庭

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尔后，于千年的时光中，遇到你，轻轻问候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倘若浮生是梦，亦愿意做这样平凡的关于生命的梦：在似乎轰轰烈烈却又平静如沙漏里的沙一般悄然归向自己未知的生命的历程中，体会顺其自然，体会习以为常，体会无关痛痒，也体悟那些让你后知后觉、留恋难舍、难以名状的情愫。

浮生果真是梦。倘若越过世俗繁华的羁绊，看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氤氲在生活中的诗意的倩影，倘若亦能超越去与来，荣与辱乃至生与死的限制，去看秋水长天，去看大雁齐飞，去竹篱把酒黄昏后，去稻花香里说丰年，那么即使长醉不醒也此生无憾了。

第五节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蝶恋花

王国维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一）

距颐和园昆明湖那个初夏的终结一跃已近九十年矣，人世沧桑，辗转而过。人间终归留不住这位传奇而又朴素无华的大师，也无法让时光倒流，大师长存。

几十年的春秋依旧，朝云暮雨、夏雷冬雪，花开花落一季又一季，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都只道流年暗中偷换。原来，自古不是只有黛玉一人长情而悲葬花，时间，年华的流逝在每个人心中都是不可敌的魔咒。

古诗云，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愁强说愁；中年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就是时间的年轮的刻记。同样的风景，确实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心境。这也正应了唐代诗人刘希夷那句传为泄露天机和宇宙运转的诗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春去冬来，万物都是在轮回中灭亡、重生、灭亡……这仅仅显示为一种明晰的事实，标示着科学、客观的牌子。但是，在看似短暂而又很漫长的生命中，“物是人非”似乎是必将苦涩的人生感受，它来自内心对美好永存的希冀，却生发于现实与希望的纠葛与痛楚的矛盾中。

最是人间留不住，终而欲语泪先流。宋词婉约派才女李清照，对“物是人非”的生命体验更为深刻。年少的情深意笃到暮年的的清冷凄惨，这个过程中还要经历朝代兴替、山河破碎、兵荒马乱的历史印影，有国破家亡、身世凄凉孤苦的切肤体验，亦有命途多舛、人生难定、生命幻起幻灭的宿命感。

百般滋味凝结笔端，于是写下“物是人非事事休”的内心挣扎与苦楚。一片冰心万古情，易安留不住她曾拥有的人间，这人间也终归留不住一个真正氤氲在水墨之间的才女，她于柔弱中发酵豪情，于乱世里壮大风骨。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朱颜已改，白发惊生，回首来路，所走所爱所恨历历在目却都遥远模糊，最终难以辨清现实

与记忆的边界。时间，这个每分每秒都真实存在的东西让人难以用一种明确的心情去释怀它。

（二）

时间，在大师笔下成此句时已经无声无息走过了几十年。兴许他是在某个初春，细雨绵绵之时翻看到五代南唐词人冯延巳的“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的诗句，应景触情，加之心中郁积缠绵，挥手而就了这篇《蝶恋花》。

至今清墨犹存，韵劲亦犹逼人，但是他却早在1927年初夏的一天选择了自沉昆明湖。

这位民国初年极富悲情色彩的国学大师就这样不愿留在让他痛苦的人间。他是这般决绝，遗书一封，十六字算作对这个人间的最告白：“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后人也许至今也无法真正解读他，透彻地明白他的苦心与挣扎。又或许他也无须被人去解读，只是执此草木本心来到人间，也要执此本心还于人间。

大师选择的归宿是水。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精神之躯——屈原最后也是投水自尽于汨罗江，唐代诗人卢照邻选择自沉于颍水，现代诗人朱湘最后也是投身于长江的清波之中。

水，自古以来便凝结着中国的文化智慧。上善若水，标志着生命的纯净、最高境界上的人格象征。在此意义上，水也许是大师最好最贴切的归宿，也是这个人世所能给他的最好的归属。这位耿介孤直、满腹经纶的奇才用“水”在自我捍卫，捍卫自己一生所追求的纯粹、无功利的学者生涯。于此，陈寅恪先生在其墓志铭上的题词“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可以说是最能总结大师的一生了。

水，也昭示了一种生命向前流淌的意义，它也代表了时间的流逝，代表年华的逝去。自此，我们无法得知王国维大师在颐和园孑然徘徊时的所思所想，无法明晓大师是用怎样一种心境去誓死坚守自己的文化情怀与人间理想。面对那一池碧水，波光涟漪，明显不能再用生去保护自我的人生姿态，于是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去捍卫，却也得以最后的长存。

人间留不住的，有太多。就这样，大师仍然将自己漂泊的灵魂坦然安放在文学艺术的一隅，以求心境的平衡、生命的拷问。花落人衰，时间最终都会向一把无形的利刃，冷不防刺进心骨，大师如是，每个生命个体亦然。

（三）

面对生命的流逝，朱自清先生写下《匆匆》一文，品读之时，总有种热泪涌入心口的冲动。因为在时间面前，我们感同身受。

纳兰性德一句诗说得好：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红楼梦》中，人生若永远只停留在红楼初会之时该多好，众女儿钗裙光鲜，笑语盈盈，哪管之后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那一个个如水纯澈的女儿或强陷泥沼，或洒恨离天，或常伴青灯古佛旁，却也最终成为那许多初见的美好在这岁月的侵蚀下被斑驳、破碎的写照。

人间留不住，这是令所以人感到困惑的命题。一种人生不可避免的困顿。任凭心有多大的期望和多美的构图，渐行渐远之中，你会发现自己常常被限制着。

我们无法把握太多，也道不明其中复杂的缘由。我们无法掌控生死，只能看生命这般脆弱和粗糙；我们无法掌控命定，只能在这

无形的力量掌控中做些有益的抵抗或是妥协；我们亦无法改变生命的轨迹，只能去释然地体悟这世间的哲学。

然而，所有喜怒哀乐的感触于我们肌体又是那样分明，虽然无奈和悲凉，却也是现实存在的事实，我们只能去适应并从中成长。

正如大师这句诗词的背后所要表明的，没有消极遁世，而是他的内心还是深沉地热爱着这个尘世的，他怀有无限希望，于是站在苍茫宇宙的高度上，给予后人这种悲凉之感的启示。这不应当是让我们对这看的太过透彻的人生产生绝望之感，而是对一种处于“入世和出世”、“现实与梦幻”之间所引发的困顿境况的不尽思考。

不论是王国维大师，还是在悲凉的审美体验中越走越远的我们，都是一样的怅惘，一样的痴迷，一样的别致，一样地在这人世踽踽独行。时间流走，只愿一切安好，只愿人世静美，只愿初衷不违，真心长存。

第六节 若将花比人间事，花与人间事一同

禅诗

唐·龙牙

朝见花开满树红，暮观落叶又还空，

若将花比人间事，花与人间事不同。

（一）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这是汤显祖笔下觉醒而悟人事的少

女杜丽娘的感叹，亦是千古之中，永恒不变的美学感受。

朝看花开满树红，暮看花落树还空。短暂的春光，娇颜初绽，一切如初见时的美好明朗，而内心却总有些隐隐的担忧。这份美好却也太容易破碎。时光溜走，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短短的花季，如青春，如那些白衣飘飘的年代，如那些甜若甘饴的爱情，又如那些微风在前、朋友在左、阳光在后的时光，美好易逝。

花事，人间事，都是这样的相似。花开花落，万物枯荣，生老病死，花有花期，人寿亦有期，诚然，这是亘古不变的宇宙运行规律。明媚鲜妍能几时，花开易见落难寻，也许这亦是人生的历程。若问相似处，花开花落时。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或许红楼一梦对此已经向世人昭示的明明白白了。

黛玉如芙蓉，脱俗清丽，不拘于世俗；宝钗如牡丹，大气贵气，艳冠群芳；史湘云如海棠，潇洒倜傥，颇有英气，娇憨忘俗；探春如杏花，瑶池仙品，日边红杏倚云栽；李纨如梅花，霜晓寒姿，竹篱茅舍自甘心；香菱如并蒂花，联春绕瑞，连理枝头花正开；袭人如桃花，武陵别景，桃红又是一年春；妙玉如兰花，元春如石榴花，等等，大观园中有百种花，暗喻的就是这些如花般纯净美丽却易被外在的风雨摧残的众女儿们。花季已过，终也难逃命运的掌控，人世的消磨。

于此，黛玉作为最具慧眼慧心的女儿，确是看得分外透彻，在其他女儿裙钗光鲜，笑语盈盈地在大观园中祭花神时，她却独自携着花锄，深切悲悼这些散落污尘的落花：

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她的确是红楼一梦中自始至终的觉醒者。

曹雪芹有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看似很虚无的感时伤怀却不知其中的血泪。他用谶语揭示了这些女儿如花事一般的红消香断，于此，却也直指人生的本相。

（二）

也许天地间确实存在这样的机缘，唐代龙牙禅师与百年后的曹雪芹有着相似的人生体悟。

不同的是，曹雪芹为历经生平巨变坎坷、身世跌宕起伏，晚年凄凉孤苦之后的了悟，或多或少有一种消极悲观的色彩。而龙牙禅师自幼接触禅宗，身心俱染，聆听佛音，心无一丝尘世的牵扯，未经大悲大喜，未有透骨的切肤之痛，因而他的了悟更多的是自然天成，了无人世痕迹，仿佛站在宇宙高度，俯瞰人间，笑向天下事。

朝看，暮看，花事，人事。

青丝变白头，儿女忽成行，高堂竟已逝，盛年不再来。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随风消散的，是在渐行渐远中逝去的年华，怀念的过往。

禅师这句偈语，有透露天机之嫌。参禅来自于自然万物，佛祖释迦牟尼于菩提树下苦坐三年而得道。佛曰：“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

偌大的自然界，渺小的生物来来往往，春去冬来，朝朝暮暮，

风风雨雨，一沙一粒，无不诉说着生存的哲理，生命的神秘而平凡。

人如花，如一枝会思考的芦苇，脆弱却又坚不可屈。不知禅师跋涉在山河荒漠之中，在布道施禅之时，又会有几人懂得这日月之灵气，天地之真实，人生之本相？

（三）

花事正浓，一季又一季。人世更迭，一样的辗转与轮回。我们都在此间体验个中滋味。恰如三毛曾说过，沙漠中有一种茶，品尝时第一遍甜若爱情；第二遍苦若生命；第三遍淡若微风。而人生不就恰若这种百转千回、清婉而出的味道吗？

如同抽屉里不知放入放着的蒹葭，早已经干枯，而那年捡拾这枝蒹葭的那条潺潺流淌的小河，也已在岁月的风蚀下干涸，那些一起疯玩的小伙伴也早已天涯海角，不复相见。花已衰，人已不再，流年也暗中偷换。

从懵懂无知到略懂人事，这支有着黄褐色的杆、柔白的花的蒹葭，蓦地鲜活了、它穿越千年的风霜，从《诗经》里走来，散发着南国的柔美忧伤，亦卷携着北国的坚韧悲怆。就这么带着这种清冽而痛苦的诗意，给予这人世真相的启示。

面对人生这种真相，似乎有些残酷。正在进行的必将逝去，没有什么能够天长地久。但是，这却也是一种释然。恰如那初见芦苇的黄昏，到头来只剩下一片红色的苍茫大地以及一个转身而去的背影，能做的就是释然，而后拥有这么一份温暖的回忆，提醒自己曾经年少时，那么简单脆弱。

在这人世间，不知还要品味多少酸甜苦辣。一切的一切，都是

生命短暂脆弱而苍老偶然的细碎印影，就像每个人的生命体验，时光越深，越有难言的苍凉。

正像曹公所言“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或许生命到此，更显其简约孤寂却坚韧而不可捉摸的品质。每个时光的褶皱处都隐藏着我们或他们不曾知也不得知的人事和情愫，有人遗忘，有人刻骨铭心。

而我们常常在怀念中怅然若失，是失望于这个瞬息万变，充满离弃、怀疑及虚伪的世界，再也找不回那样毫无保留的付出与单纯的默然的情愫吗？

或许是，或许什么也不是。无论如何，生命是个深刻而沉重的话题，其中有着道不尽的情味。

每个生命，本来就没有任何声响和目的的存在，不归于功利和工具。也许会有盲目与创伤，但仍旧执着地追寻，为了信仰而追寻着。生与死的对照，记忆与消逝的回响，情感与时间的追问，在这些面前，一切都显得多么平淡而珍贵。

只愿每个人可以在心底涌出这淡淡的生之喜悦，在这喧嚣浮躁的尘世里绽放。因为它与道德无关，与一切盛大的喧嚣无关，与生死无关，与永恒也无关，它只是淡然地流淌在时光里，诉说与问候。偶尔吹来微风，想起短暂如花的人生，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

第四章寻·本真·步步生莲

第一节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鹿柴

唐代·王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一）

岂是日月风尘，在苍茫的天地间掩盖了山风盈袖？岂是渭城朝雨，在缱卷天涯里打湿了谁的衣裳？漫漫的古道上响起了历史的回响，融入单行鹤影的逍遥，王摩诘在苍老厚重的宣张上，墨洒人生的感悟。落入十指下颤动的琴弦，于古朴细致的气韵间，荡漾开来。

曾经的繁华带着远古的遗香化作记忆中的惆怅，大唐的恢宏在波澜壮阔中汹涌了整个时代，无数的英雄豪杰成了王朝洪流中淘不尽的黄沙，伴随着磅礴的气势滚滚东去，来到了红尘的岸边。

王摩诘携着一颗探寻又漂泊的灵魂，在变幻莫测的仕途间辗转，人生的起落沉浮仿佛在呼唤山林田园的自在安然。

当转婉的暮色以昏黄的姿态呈现人间的沧桑，当静默的山林以破空的声响回应缕缕的青烟。夕照当空，层岩叠嶂，沁入深林疏朗的绮锦是流霞的余光，洒落在茸黄带翠的青苔上，折射出深山幽谷的淡远澄明，俨如尘世之外穿越千年时空的太古之境，在万籁俱寂的苍茫中展现空阔虚无的空灵与超脱。

那个辉煌宏伟的盛世，宛若东方亘古不变的朝阳，总在人生的起点便染透雄壮昂扬的气势，给人气吞山河的力量。少年时，摩诘就已经有着济世邦国的梦想，十五岁之时便已满腹经纶，诗书文章名誉天下，然而这离乡求仕的路途却坎坷曲折，虽有进士擢第的际遇，却也随着宦海的波澜中潮起潮落，安史之乱的无奈更是令他惆怅。

淇上的隐居，一如人生的邂逅，总是在愁绪满怀的时刻清拂心灵的尘埃。十年的净业修行，是道光禅师点化的慧报，辋川别业才是任遇随缘的遗世的归宿。山色谷音，风云流水，在自然的淡远中观照生命的本真。

在仕进的岁月中，池水浮萍般漂泊的日子映衬出人生的悲凉，却也在忧伤的酝酿中见证了纤尘不染的超度，灵魂的追逐是在失意的轮印里寻找自我的真实，在纵横的百态中筑成一个旷达超脱的空灵。

（二）

年轻的心在宦海的迷茫中流浪，贬谪的低落在人生的束缚中探寻心灵的恣意。淇上的退隐换来三个春秋的自在，却是诗人最开始的通透，而后荐福寺的礼拜，便成了皈依的凝伫，意念的行走也在下个路口等待回眸的机遇。

所有的记忆都希望能在下一个轮回里留下些许痕迹，太乐丞的开始铺垫着尚书右丞的终端，官场的褒贬与万千是在练就一个沉重的期望，然而也在一叶知秋的惘然中释放自由的翅膀，这或许是一种向往。

面对四季壮烈的脚步，面对自然无穷的诉说，诗人半生的浮沉

中感触了太多的情愁苦意，辋川的静谧恰似雨后的青山，留给世间清凉无限，这一份空灵的平淡正是《鹿柴》的超然。

超以象外的寥寥长风，吹弯了慢慢氤氲一起的青烟，在看不尽的茫茫中，散落每一寸沁人心脾的宁静。那杳无人迹的山林在黄昏的边缘，显得那么寂静，本是生灵争先归去的时刻，山中的岑寂却放大了格局。

空旷的气息从诗人所在的原点向无意承载的曾经扩展，此时的山林没有啾啾的鸟语，没有唧唧的虫鸣，那骤然而起的“人语”却凝结着瑟瑟风声、潺潺水响。空谷幽幽，更显空谷之空，斑点似的点缀有着烘云托月的力量，在沉思的瞬间好似空寂成了永远，那空山人语，在不知不觉间撑大了空山之寂。

在言说不尽的空灵里，静和动的搭配是诗人退隐山林与入世邦国的映射，在难以割舍的彷徨里，描绘出生命的本真。

世间缠绕的流云是永远无法梳清的细风，心灵里每一次的感动都在不经意间，走近了本该向往的驿站。这不是命运的安排，也并非造化的搬弄，而是内心真诚的属性，那无法言说的空明澄澈，也许才是最伟大的释然。

（三）

能在那勾勒人间家国天下的庙堂施展自己的抱负，是诗人曾经的梦想。也正是在那个是非纵横的地方，他看尽了钩心斗角和尔虞我诈。时光荏苒，在回首的那一瞬间也许会发现最初的梦想在尘世里早已斑驳，那最熟悉的容颜和最初的坚持，却成了最陌生的光景。诗人显然是想在朦胧迷茫的庙堂里避开尘世的气息，却由此而交织了失落与忧伤。

或许，人生很多时候都有无可奈何，不能改变已经注定的方向。但我们可以追寻自己的印象，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做回存在的自我。当回忆起那些不堪回首的故事，不论恐惧还是悲痛，所有的故事都成为过往的云烟，不必因为那融入历史烟尘的痕迹过于执着，那样反而会迷失了自我。

曾经的峥嵘岁月，曾经欢歌笑语，还有那惺惺相惜的知己，也许可以在独自伤感的时刻可以带来些许的温暖。人生有太多的过往，每一样都有自己的重量，如果叠加美好的记忆，就可以让所有的来路回到历史的前方，进入自己内心的世界。

脆弱的忧伤的不曾坚守潇洒的眼际，看不完的几度飞红，又在以怎样的心情领悟暮鼓晨钟的飘荡响亮，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萧疏篱畔，却在辋川的山水间徜徉遗世芬芳。

抹不去的明轮的痕迹，在无法消解的惆怅中翻转。缕缕情丝激动与心血的澎湃在内心悸动着，跳跃着。当所有的流连忘返不再记得现在的模样，生活却豁然开朗。春季的红香散乱，秋季的凋零金黄，都给心灵的净土撒上菩提的种子。

心灵的宁静期盼在超脱的现在与未来寻找自然的空灵，这一刻，悲欢离合，漂泊零落，苦寒不安，都演绎为书页中的梦幻传奇，在希望的岁月中，一个美丽的洗练，是人生空旷的本真。

第二节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

唐代·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一）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回首历史长河，心的莽原或撒了一地鸡毛，或长了厚厚的苍苔。往事滑溜溜似水般流淌，不敢遗忘。古老的风铃打破了旷世的清梦，雄厚的音符直贯遥远的苍穹，风从头顶呼呼地卷过，吹开了漫天飞舞的黄沙。

桃花谢了，王朝灭了，繁华似水的长安城不见了，尽是满目的哀伤与心痛。

历史的洪流，将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推到了边缘，他走出了车水马龙的长安城，一路南下，来到了孤独幽僻清冷的永州。空间的转换，造就了诗人命运的转折。于是，一场江雪，纷飞而落，算是安慰逝去的年轮和忧愁的灵魂。

在苍茫的天地之间，江雪漫散，年迈的渔翁在肃寒的天地之间安静地垂钓，与寒冷孤独为伴，在天地间浑然一体，以静默的方式，烙刻在文学的画卷上。而这宁静的画面后，是一段流动的人生故事，充满了欢喜与飞扬，充斥着失望与忧愁。

故事开始于公元唐大历八年（773），在都城长安，一位未来的诗人，诞生于此。他叫柳宗元，人称柳永州。天资聪慧的他，自幼文采斐然，所以少年得志，渐入仕途。然而，三十三岁那一年，他参加了“永贞革新”，进入了权力的核心，被推到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

历时一年的革新变法，是一场权谋的厮杀。终究，他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被罢黜，从此再无返京之日。帝都里再多繁华事故，从此与他无关。这个曾经掌握时代命运的人，如今成为了一位历史

的看客。

他失去的，不仅是一种繁华，一个官位，而是一个文人最崇高的理想。他倾尽生命去守护的大唐，最终却辜负了他。起初，他的心中定然是盛满了委屈和愤怒，心有不甘，但现实却是无情的。而生命是一个出色的奏乐者，从来也不只会奏出一种调子。激扬澎湃过后，又会有一种新的味道。是告别，是涅槃，也是新生。

（二）

柳州，是诗人被罢黜的第一站，也为他人生的辉煌画下了句点。曾经风光无限，如今功败垂成。被贬黜后，诗人同僧人相交，在佛理中寻找人生出口。

命运给了他挫折，也给了他平静。柳州的山水如画，柳州的美景悠然如诗，这个美丽偏僻的地方，裹挟着一种自然的力量。自然灵性慈悲的佛性渐渐地治愈了诗人失意的苦闷。洗去繁华欲望后，他开始冷静地思考人生。所以，当大雪铺天盖地飞落，孤独的诗人独坐江边。一种肃冷的诗意，随着江雪四散开来。他的人生，进入了寂静的思考，一首《江雪》应运而生。

天上本来有鸟，路上本应有人。然而，诗人的笔下，鸟已飞绝，人踪已灭。这是一种极端的寂静，绝然的沉默。就如同茫茫的人海中，没有知己，无人同行。只有这铺天盖地的大雪，以凛冽浇灌这荒寒寂寞的境界。而对诗人来说，那黑暗的政治，有着比江雪更刺骨的寒。而这一条孤独的船只上，身披蓑衣的渔翁，在江面垂钓。苍茫的天地之间，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孤绝。这一刻，无论诗人是否真的是在江边垂钓的渔翁，诗人的精神与渔翁是契合的。

大唐辜负了他的功名，他却收获了一种坚定的信仰。就算山水异色，就算命运波折，他的信仰使他永远傲然地活着，直达人生空

明澄澈之境。

（三）

被贬官罢黜，是诗人的痛，那个时代已经远去，而新的伤愁却在这个新的时代里上演。我们不可能复制他的人生，却逃不掉相似的失落。

人生总有一段路，会让你体会失去后的痛苦，失望后的孤独。就算置身繁华的世界，心中却空旷如野，就算人潮如海，却无人可所说。正如同诗中所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诗人寥寥几笔，却铸造了一把孤独的利剑，刺破你的脆弱，让你不得不面对精神的隐痛。

世界那么大，却让你不知所往；世界又那么小，让你无可逃脱。就如同孤舟上的老翁，独自面对荒寒寂寞。生命中，总是有一段路，需要你孤独地走过。

没有一种得失的痛苦不可翻越、无可救赎。失去之后，必是成长，收割成熟，又怎能不经历痛苦。坚强的灵魂，会在孤独中得到洗练。生命的思考，亦开始于孤独。经历过后，一种坚韧的生命力，会扎根灵魂。渐渐地，人生将归复平静。那些苦寒的记忆，会落在生命的泥土里，在未来的路上，绽放美丽的花蕾，一切苦难，终将得到报偿。当你再度投身于生活的洪流，坚强会让你绽放笑靥，收获温暖和幸福。

第三节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过香积寺

唐代·王维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一）

在荒芜的幽径上踽踽独行，在坎坷的仕途中寻佛问道，于幽冥寂静的深山传来的阵阵钟声，悠长绵延却杳然无踪，回荡在参天的古木之间，也回荡在王维宽厚的胸膛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再多的忧思愁绪，在诗人虚静的心境，空灵的体验之中，都于顷刻间烟消云散了。

怀才而被贬的痛苦，似乎是每一个仕人必经的磨难。王维年纪轻轻，却精通音律，文采过人。十五岁的那年，他独身一人游移在诸贵之间，过早地体会着世间的人情冷暖，终于在六年后，进士及第，做了大乐丞。

本该一路顺畅的仕途，却仅因旁人的过失而不幸遭贬。多年的辗转和磨砺，终于使他洗清杂念，安闲自在地过上了半官半隐的生活，隐居于田园之间，偶尔吟诗作对，偶尔探山访水，天地万物都成了他吟咏的对象，嬉戏的背景。

雍容儒雅的长安城内，香积寺不知远在何方，王维独自一人踏上寻寺之路，一路走走停停，却突然进入到高山之中，其间云雾缭绕，宛若仙境。面对辽阔的山峦，诗兴也飞入了云端，无人的幽径算什么，无源的钟声又有何奇，此情此景，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从来也不曾听闻，如今到了这清高幽僻的深林中，无人相伴，高山流云却是最好的陪伴。

路越走越远，时光也到夕阳西下时。清冷的泉水叮叮咚咚，怎么竟突然受了委屈一般，悲戚地呜咽了起来？昏黄的落日洋洋洒

洒，怎么也遭受了阻隔，一下子成了惨淡的光芒？这香积寺太远，连高耸的石崖，苍翠的青松，都几乎成了路途的阻碍！如此缥缈莫测的境地，究竟要打碎多少人对修行的幻想。

再看看探寻的诗人，始终不慌不忙，哪怕到了暮色迫近之时，依旧沉醉在清潭的幽寂之中，在他的心里，在悠然自乐的安禅境界中，世间的一切杂念、妄想，早已随空山中的浮云消散了吧。洗心悟道，超脱尘俗，鄙弃的不只是毒龙，更是搅扰人生的一众忧愁。

（二）

没有安闲的心境，成就不了一代“诗佛”的虔诚；没有细腻的思路，也成就不了优美如画的诗句。香积寺是深奥幽远的所在，即使不知它身在何处，仍要心无杂念地探寻，于是有了这首佛学与诗学同胞般默契的绝妙之作——《过香积寺》。

颇具慧根的王维，自幼在一个佛教气氛浓厚的官僚地主家庭长大，受母亲崔氏的影响，从小他便对禅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对王维来说，虚静、空灵、宁谧，不仅是佛家修身养性的宗旨，还是他写作抒怀的情感来源。

禅宗大盛的时代之风，仿佛帮助他在浮躁的官场之中觅得了一片净土，自此，他不再钟情于“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的壮阔胸怀，亦不在纠缠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恢宏气魄，开始了“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散淡生活。择一个无事无人的下午，去探访一个幽秘的古寺，便是他对禅宗最虔诚的探索。

论及佛学，这古寺必然是最直接的体现，“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这是诗人在寂然的心境中通过修行来获得告解，摆脱宦海沉浮中纷纷扰扰的最佳方式。

谈及诗学，这首短短四十字的小诗不仅通过古木、山径、钟声等等的常见自然景象中升华出了抛却杂念，归于自然的高远虚无境界，更是从泉水、危石、日色、青松等营造出的唯美画卷中展示了清丽典雅的乡间图景。

王维禅诗众多，却唯有这一首，叫人读来恍惚置身境中，蓦地醒来，竟有应接不暇，诗画一体的微妙观感。

这其中的禅意，抛却了凡人拼命追逐的牵强附会，是一代“诗佛”从自身生发出的澄明心态，是对禅心佛机的绝妙领悟，从简简单单的意象景物和平淡词句中透露着超凡脱俗的心灵体验。

仕途上的不如意，并不能阻挡诗人追寻心灵诚善的脚步，道路再曲折，只要体味着“空”和“玄”的禅机，就能为难以安定的心灵和奔忙浮躁的人生提供一种全新的向往和超度。

在禅宗的境界里，王维找到了心灵的归宿，找到了行事做人的那杆旗帜。对于王维而言，舍得之间，透视的人生的厚度，显露的智者的风采。

（三）

佛学的禅机，对于王维不过一个“空”字。所谓的虚空通透，当然不是给我们一个躲避现实，寻求精神虚无的借口，而是“非有非非有”的禅宗境界，是看透红尘的，超脱于世态人情之外的一种洒脱的心态。

作为纷繁宇宙间的个体，每个人都是细小不及齿缝般的尘埃，然而作为主宰自己命运的王者，每个人又是宛若巨石的神明。每天面对着悠悠千古的过去和洋洋未知的将来，我们虽是沧海间的蜉蝣，却怎能不对自己的人生和理想负责？总有那么一些时刻，眼见

得人情冷暖，反复无常，还是要强颜欢笑，展现出对世间一切的欣赏。

生命数十载，浩瀚的征途上飞虫杂陈，无论识心见性，还是多愁善感，始终要独自面对，一路走完。王维在对禅宗的摸索和表达中总结出安禅修行的方式，于现代人来说，是对修身养性、杂念尽无的思想境界的探寻，与其让自己随跌宕的世故颠簸辗转，何不潜心于禅理之中，在万念俱寂的境地中参悟“自成佛道、无念为宗”的幽深佛法。

智者曾经有言，当你握紧拳头，得到的只能是虚空；当你伸开双臂，拥抱的才是全世界。当灵魂的高度抵达了至境，生命才能在天地间自由自在地驰骋翱翔。学会放下的人才真正懂得拥有，懂得舍弃的人才真正能够获得。

风来风往，云卷云舒。总有一日，王维达到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物我两忘之境。总有一日，我们也会把握生命中每一刻的情韵与自由，能将恼人之事全然抛却身后，委顺自然，随心而活，遇到妙事即乐而忘返，遭受不幸也能寡淡清欢，做一个无所奢求，又淡泊明志的人，怎能不算是一种绝妙的生活方式呢？

第四节 万籁此俱寂，但馀钟磬声

题破山寺后禅院

唐代·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馀钟磬音。

（一）

在历史漫长的画卷里，多少有志之士在选择用诗文留下自己人生足迹时都不曾想到，无意间的抒情竟会让他们名扬千古。是的，历史总会用自己的眼光做出选择，选择他们为中华文化精髓的传承者。

古寺幽幽，心境悠悠，时光退回到千年前的那个清晨，一声钟响，敲醒了诗人的梦。

十年寒窗，进士及第，走上仕途，常建也没有例外，曾经满腔热血，一心想要用自己的才华为王朝的盛世贡献出一份力量，于是他选择去争取那份功名。然而，事与愿违，天子的心思难以猜测，屡屡不被重用，他该怎么办？受禅的启发，他选择了于寂静处重拾自己。

一个清晨，他走进古寺，一份在官场难以感受到的静谧等待着他，深潭里清清的水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内心真正的渴望。在这古寺中，清与静是最大的特色，也只有在这份清静中他才可以安心地坐下来。仿佛天地之间只剩一人，万籁俱寂，只听得一声钟响，仿佛在告知他：这里虽不比外面繁华，你却并不孤单。

那是开元十五年（728），他披荆斩棘，终于进士及第，十年寒窗似乎终于到了获得回报的时候。然而，事与愿违，命运就这样跟他开了个玩笑，他的官运并不像预期的那样畅通，他的事业也一直处于低谷，徒有满腹才华而无处施展，是让自己屈服于权势还是洁身自好？

选择前者，也许有被举荐的可能，但也得要去权势之人同流合污；选择后者，尊重自己的内心，但也许再无发达之可能，一辈子的大富大贵将与他无缘。他是那么向往一展豪情，可是又有什么能

比得过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呢？与其让身心都受虐，不如把自己的心放飞，给它自由。宦途失意，他选择了隐居，一把琴，一壶酒，一支笔。

走出官场，并不意味着生命从此没有价值，人生从此暗淡无光，恰恰相反，当笔在指尖肆意地游走，他的思绪却并不杂乱，停笔一看，原来是一首诗作，浑然天成，随后流传千古。

一扇门关闭之后，会是另一扇窗的打开。荣华富贵，得之我幸，失之也可坦然面对，这是一种境界，一种高度，一种觉悟。

（二）

清晨的古寺，是多么幽静，他独自一人来到了破山寺，初升的太阳透过高高的树林落下了自己的点点日光，疏疏斜斜，那是暖暖的味道，那是生命的美好，这是新的一天，意味着全新的开始，他在古寺为自己寻求新生。

小路曲曲折折，妙趣横生，路边景致也颇为怡人，远处禅房掩映在葱郁的树木之中，行走在此，突然忘却了那些曾一直为之奋斗的功名利禄，那些曾使他身心俱疲。如今，在这如此幽静的地方，为何不感受一下鸟语花香，领悟生命的赐予呢？

连鸟儿都在这里自由飞翔，充分享受自己作为一只鸟的乐趣。清潭倒映着他的面容，洗涤了心中的俗念，唯愿在这空灵寂静之处聆听禅音，寻找人生的真谛。

这个坐落在江苏常熟的破山寺，因为常建的一首《题破山寺后禅院》而广为人知，也许有太多的人在政治的浮沉中患得患失，几经曲折，终究发现这里是一个绝好的去处，有同道中人相歌相和，把酒言欢。他与日月为邻，与花鸟相伴，慢慢平静下来的心，回到

最初的澄明，开始感受古寺的一草一木，重新发现自我。于是，他的领悟便汇聚成这样绝妙的句子——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声。

在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没有灯红酒绿，亦没有使人心烦意乱的嘈杂声；在这里，没有争名夺利，没有尔虞我诈，亦没有让他惴惴不安的人际关系。

在这一片安宁中，他的心得到暂时的栖息，就让这份静谧陪伴着他，随他去寻找自己本真的所在。

（三）

所有生命都将归于尘埃，而人之所以愿意活着并且用心活着，是因为知道生命在于过程。没有人一生顺顺利利，不遭遇任何风浪，目睹了这个世界的所有好与不好之后仍然愿意热爱生活，这才是真的禅。

禅并非要人消极避世，将人生看作痛苦的修行；禅告诉人的是你要努力去追求你所想要的，然后只是对于结果，不必过于执着。错过了看花开，你可以品尝美味的果实，错过了日出，你还可以看最美夕阳红；就算没有人赏识，你还可以自己欣赏自己。孤芳自赏未必是一种孤傲，反倒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你必得首先相信自己，而后，别人才有可能信你。

人活一世，重在一份真实。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未必是心中所想，建功立业未必就能被后世铭记，一份淡然的心境却是千百年来文人学子的共同追求，正因为此，他的诗作才会流传下来，并且影响越来越大。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万物都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顺其自然便是最好的答案。并不是所有的执着都能换来别人的认可，就像并

不是所有的坚持最后一定能得到美人的眷顾，过好自己的人生，便是最好的活法。

第五节 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

禅诗

唐代•无尽藏

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

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一）

古往今来，自然妙道，都悟在花开花落之间，在泉流蛙鸣之间，甚至在杯盘碗碟之间。然，最高悟道，原在心之间。

心之间，是在千辛万苦之后，蓦然回首，水到渠成。

王维曾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水之边，赏云之舒卷，这美好就化成诗意。或者在月色中聆听夜色降临，或者在竹林朦胧时听虫鸣无边，萧萧的风声，瑟瑟的琴声，或许诗人只感慨自然的绝响，遗忘世间苦恼。

这位法名无尽藏的唐代僧人，其体悟或源自这岁月变迁里的晨与昼，或许只是一盏青灯，伴佛前行，袅袅烟尘，阅尽人间是非与牵扯，愿去寻得生命中的机缘巧合，寻春而去，踏遍千山，云雾中，在尘世中发现美，寻得美，发现盎然的春意，却无春的足迹，于是空手而归，即使，脚下芒鞋越遍岭头之云。

回返拈来青梅一嗅，眼前这枝头，春意闹。在心间，无意点

染，却缤纷一片。今后，在禅院，在花房，在人来人往之间，也能感知禅机妙里，不在天，不在地，在于心。

不如他人，在有生之年留下宏伟篇章，寻春归来之日，已经企及了人生的本真。晃晃年月，悠悠而过之时，有时也在终生的挣扎之中得到了莫大的排遣，是这排遣，教那些曾在黑夜寻找灵魂，在千山万水寻找春迹的人们慰藉。

千年之后，青山隐隐，明月迢迢之间，眼前众生百态和春意盎然交织，也不必“芒鞋踏遍岭头云”，就闻得梅花香，春意浓，再也不必在高峰之间，凌云之间战辗转，这不是宿命，原在于心。由此，自然为景，绿叶为春，心胸为气，便可一日之间，与枝头梅花，与田中野菊，与林中小鸟，达成生命的默契。

与本真的血脉相连，让万物的嘈杂之声消失在身后。因此，虔诚地追寻，最终会在一草一木之间得到最真淳的回声。

（二）

日落日出之间，为寻得盎然的春意，一蓑烟雨，一片森林，踏春，寻春，却不见春，芒鞋走遍岭头的云彩，这便有了简单却极富哲理的诗句——“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

这是用寻春咏梅来比喻人生本来面目，比喻心的契合的绝佳禅诗，“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多少人，如同这僧人一般，为了明白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本来面目，就如同要明白春为何物一样，不惜转山转水，不惜辗转反侧，苦苦寻找，却一无所获，并非生命走到绝点，并非人生从此布满阴霾。“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原来人生并非一无是处，笑拈梅花，枝头的春意早已盎然。

人生如此，本无自缺。

冥冥中，成就了人们的人生姿态，也有能力去维护这种人生姿态，于纵横交错的世界中，抛开了迷惘，离开了赘述的生活，没有大悲大喜，有的只是那份恬静喜悦后的岁月沉淀，这份于风云变幻中也可以不声不响地得到生命的禅机。

在古墓尘土中，想象有朝一日的青烟袅袅，人们必定会有很多念想，不念想世俗污垢，念想梅花枝头。春意闹，最不幸，这人生必将与此长眠，缺失外面的热闹非凡，也大幸，这人生得到了最真的给予。

这种心境，带有十分的禅意，这种禅意，与街头闹市无关，与雄浑壮阔无关，与繁花似锦无关，只与心有关。这是高明的人生哲学。这仅仅限于一个僧人在用平生的经历给人鞭策之语，少了气壮山河，少了敲锣打鼓，只有一枝梅花这样淡雅，在淡雅中得到绚丽的色彩。

于此，这也将为后人浮躁的心灵和忙碌的生活一些抚慰。或许，生命有另一种色彩，无疑，我们的生命还有更多的定数在危险里流淌，但充满禅意的解读却可以让生命的高度仰视一切。这是心的选择。

（三）

岁月的年轮在时光里轮转，有的人逝去了，有的人赶来了，更多的人，匆匆地走着，谁知这一切是不是终归虚空，太多的人恐惧命数。历史不曾倒转，人们最终要冲破这形形色色的琐碎人间，寻得最想要的自己，哪怕只是跌跌撞撞前行。也不应让灵魂在肉体面前变得不堪。

毫无疑问，每个生命个体都必将在挣扎开始经历一段苦痛的历程。这段历程，充满追寻，充满一次次对生命严厉的拷问和审视，在那些不可复制不可挽回的时光中，或许一无所获，或许满载而归，或许筋疲力尽，偶尔会感叹，这过往太像一杯浓烈封喉的酒，伤得我们体无完肤。

然而，这些作为跋涉艰辛的日子终究远去了，“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于是，守住这淡淡的欢快便是千辛万苦的跋涉换来的甘甜。其实正是人的内心，使得跋涉者始终相信，美在人间，美在心里，美在最开始出发不远的地方等着我们，最后，如愿的得到最初的美丽，也是坚守。

生命对于每个人也如此，最重要或最远大的已经不是远方，而是内心，一个拥有整片森林的人未必胜过一个只拥有一片叶子的人，假如这个人内心木然，不明白春的含义。而玄机所在，禅机所在，必然是经历和体悟，没有一种体悟是空穴来风，只有坚强的心灵才匹配得上霎那灵感的顿悟。也因此，人生，才终究归于平静。这平静，不是苦难时的退却，不是恐惧时的挡板，是心灵的收缩。

这未来，想必不是千山万水后的苦寒，想必不是挑灯夜读后的无望，人心依然，禅机所在，只在刹那之间，是机缘，更是体悟，或在一束春风面前会看到璀璨的盛大。

第六节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琴诗

宋代·苏轼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一）

穿梭千年的历史沧桑，蓦然回首，身影潇洒，一袭古装，在千里快哉风间。临江把酒对青山，英姿万千，笑谈无边风月，纵目古今，马蹄声碎，烽火滚滚，把人间硝烟看遍。半轮秋月映照江涵秋影，白发渔樵，渚上流沙，良辰妙景涌动人生匆匆，思绪缕缕。

多少惆怅，多少惋惜，人生的晓风残月把高楼望断，在每一段幽静的时光轻轻地沉醉，这是生活的沉思，自然的酝酿，纷繁的大千世界一直彰显着没有始末的碰撞。

浅浅的婆娑里，总是流露百样的婉转，清风吹翻的宣张，悄悄地轻拂落寞的琴弦，这是偶然的相遇，却有花木扶疏的悠远。万种风情的古琴倘若能够自己剪破清空，寄愁飘绪，当回归琴匣的时候，何以在杳然岑寂里回忆曾经的绕梁妙音，好似暮秋的冷雨隔绝了尘世。

憔悴的远古洗去了指间的铅华，在遗世独立的傲然中，那灵动的指尖依然无法流淌亘古舒展的烟波浩渺，曼妙的琴声固然无法停留在千回百转的指尖。世间的风吹草低，暮云凝碧在丝丝微拂中渲染着因缘和合，人生的法常万相，都是虚妄，太多的啼笑因缘却在豁达中看见了本真。

墨笔添香的书斋时代，文章天下的济世情怀，是东坡凝视人生的开始。

进士及第在期望满怀的岁月里把踌躇满志淋漓，仕途的坎坷，总是在每一次的功过是非里。曾经“百年第一”名动京师，却在朝野的旧雨飘零中自请出京，那乌台诗案、黄州被贬也是一次又一次

的烦恼菩提，擦肩而过的落寞里，往事如烟的眷恋，在诗人的豁达间无法留下痕迹。外任杭州，流落儋州，这既是人生的遭遇也是因缘的和合，事事有果必有因，在失意面前诗人能以豁达的姿态见证沧桑的变幻，筑建苏堤便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江上泛舟，倾听琴弦泠泠，缥缈萦回含蕴了人间百态。罗绮照眼，笙歌盈耳，在岁月的长河里也会风雨消磨，蚀尽芳华，这些终究会逝去的千姿百态，究竟为何会产生，又从何处来都将成为过往，因因缘的联系，指弦碰撞的妙音也不过青简残碑。

（二）

太多的起伏跌宕，给了诗人太多的飞霜凄冷，孤灯盏盏。贬谪流放或是意气风发，在那些飘摇的风雨中绽放露华思量，哪怕远望关山，山水连天，残照当楼，也在每一次的回望中把酒当歌，因与缘的变幻是抬头仰望时，天空掠过的飞雁。

坎坷的命运带给诗人的花自凝泪、冷月无声是心灵的洗涤，曾经的那轮明月，还照古时西风浩荡，战马嘶鸣。回首羽扇纶巾的风云变幻，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的千古一叹，这是对历史沧桑的感叹。

舳舻千里，酹酒临江，人生可以多么的雄壮，也还是须臾间的沧海之粟，虽然有这样的怅然，却非看穿红尘式悲观，而是人生的感悟，是对生命的升华，对婵娟千里时与共的超脱，生活的乐观与理趣使得东坡更加观照生活，胸怀世间万物，偶尔的触动也可以带给无穷的哲思，《题沈君琴》就是生活的捕捉。

倘若明珠有泪，暖玉生烟，七弦的琴也会清微澹远，琴云雾间，而洗去俗世的尘埃，静化人生的烦躁，平抚心灵的伤痕；倘若一双纤纤的玉手，在那十指间可以音绕潇湘烟波，可以流泻沧海桑

田的节奏，可以辗转暗香徐度的韵律，此时的无法言说的也许也就成了难以牵挂流云，这小小的驻留却是生命感染的永恒。

指与弦的相守每每的惺惺相惜中变奏，人生的际遇也需要每一次豁达的释然，总是携带低头拾起的悲情，又如何盏饮西亭，策马丈剑天涯。大学士的荣誉固然是肯定的胸怀，杭州的外放却是不得兼容的排挤，诗人的豁达才有而今苏堤的传奇。

纵横交错的星盘是人生走过的痕迹，有泥泞的曾经和未来，有闲适的恬淡和思绪，而在每一个停留的小小驿站都能随遇而安，才有闲敲棋子落灯花的沉醉。

（三）

在生活的画卷中，诗人点缀在那黯然时的天空，渲染明月下的逍遥，在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意境醉了人生，忘了时空，天与地的融合，是一个万象空灵的包容。似水的年华里，诗人没有因为人生的短暂而伤感，在舞文弄墨间笑开了天下古今愁绪。

追忆曾经在忘我的那一瞬里的执着，而今想来会有太多的感慨，感慨现在的难得糊涂，感慨那时的付诸流水，世事的因缘相合，在冲动的时候，恍若闷热的夏季出门时的那一场清雨，能给有沁人心脾的清凉；在混沌初辟的时候，便已经乾道成阳，坤道为阴。

世间的诸法常相已经阴阳分位，红尘里的芍药抹红，月影摇荡都是每一丝触动的相互联系，融容交织的红绿相映存在了风光初霁，在细雨无声的宁静中点化滋润，无法预知的明天依然是充满祈盼向往。

寒塘渡鹤影的忧伤有着冷月葬花魂的凄凉，在情感波动的意境

里，有时无需过多的寻觅，如果识的琴中的意趣，又何必停留于弦上的劳心伤神，自是清风下的自在，在流落的季节忘怀所有的悲欢离合，生命呈现的精彩，是无边的莽原上扬鞭飞驰，是人迹罕至的深山古林里的暮鼓晨钟，释然里苍穹也是茫茫的本真，那茫茫的留恋，在浩瀚无垠的蓝天下阅尽人间的潮起潮落。

独自面对人生的漫漫长路，伤痛、怨恨、哀泣、贪痴总是好似天空中落雨不断而毫无怜悯的淋漓，坚强或者说智慧的灵魂，在面临斧钺当前、虎狼压后的时候是遇变不惊，处之泰然的姿态，因缘和合而生，这不仅是世界的本真，也是人生的本真，人生的世事无常，或许在豁达坦然的世界里，才可人淡如菊，尽得风流。

第五章看·无常·随缘聚散

第一节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寄全椒山中道士

唐代·韦应物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一）

“凡是喜欢一个人、一幅画、一本书、一首诗，真正喜欢的却往往不是那人、画、书、诗本身，因为人是一种自恋的动物，总会其他人在画、书、诗中寻找着适合自己的镜子而或情绪。”

这句话似道尽了这喧嚣尘世间一切喜恶的始末。韦应物的诗就是其中一面镜子，读其诗，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一直非常尊崇这位“安史之乱”后渐渐成熟起来的诗人，迷恋他诗中一切的或悲或喜，或甜或涩。时常自己捧一杯清茶，在春日杏花树下，在夏日午后浓荫，在秋日风轻云淡时，在冬日暖阳溢洒时，随着文人骚客间的低语浅谈，品其中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体验万般思绪，尝尽千缕情结……

有一种季节适合思念，无论是在外漂泊的友人、期盼归家的家人亦或是携手一生的情人，在这个季节都会分外想念。这年的暮秋格外冷清，空气中也早早地氤氲着冬天的气息，滁州郡斋之中，十月的风翻飞了树叶的容貌，经霜的时光斑驳了雕窗的朱颜，丝丝缕缕的秋雨缠绵而缱绻，清冷疏淡地飘进木窗。韦应物伫立于窗前，

任风雨浸润他稍显单薄的寒衣，忆起了久居山中的老友。

诗人想起了许许多多关于友人的传说。

传说，苍茫深山之中，清贫道人常在山谷幽涧之处寻砍荆草柴薪，他布褂草履，穿行在葱郁的林木间，那叮当作响的斧斤声，常常和着云雀的鸣唱回荡在林间。

传说，他在人烟寂寥的山腰平坦之处，搭建了几间茅草屋，屋子的左边储存了自酿的米酒，右边堆满了刚刚砍好的柴薪。他总习惯在风雨飘摇的夜里在门前的老树上高高地挂起一盏灯，与某个赶路分享一餐“白石”，一壶薄酒，一炉暖意。然后，清晨时分，简短话别，各自散去。

传说，没有人知道他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也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了无人烟的山林间度过了多少岁岁年年。他熟谙山林中的一草一木，他读懂山林中的莺歌燕语，知道哪一株黄菊先发芽、哪一朵野花先吐蕊，哪一片枫叶先燃情……

诗人想起了自己拜访他的那段日子。

那时，“安史之乱”期间颠沛流离的时光仿佛已经渐渐远去，慢慢地被淡忘，城镇集市恢复了以往熙攘喧闹之态，长安城元宵之夜处处歌舞升平，秦淮河边夜泊客船上流淌出的歌声散落在水墨晕染的夜空。这一切美好的景象人人心向往之，但战乱真的过去了吗？如果真的过去了，为何午夜梦回时，诗人耳边仍回荡着兵戈铁马之声，为何夜空中仍飘荡着妇孺孩童的悲啼，为何寂静的夜晚仍见百鬼夜行、尸骨曝野？

盛世大唐终究还是止于“安史之乱”，永远地被印刻在历史的车辙下，以及尘封在诗人们日后追忆的篇章之中，也成了历经过盛

世更迭之人不敢轻易去触碰的回忆。

于是，纷乱之后的诗人成熟了，诗中散去了稚嫩的豪情，藏起了不羁的年少轻狂，多了一丝看透生死的了悟与坦然。

他逐渐向往隐逸的生活，因此在滁州任职期间，还结识了一生的知己——全椒山中的清贫道人。山林间溪水边，诗人与知己一起探讨世事无常，分享一壶美酒，一炉暖意，聊以慰藉。

清流，茂树，白云悠悠。野渡，无人，舟自漂流。

（二）

有一种情绪适合自品，孤独、失意、想念……雨，渐浓，院子里的秋菊掉了一地残瓣，满地哀伤。

苍白月光下，韦应物半掩木雕花窗，孤单的影子落在地上，尤显惆怅。炉火上温着的酒散发出浓浓的醉人韵味，浅酌一口，细细品味，突然愈加怀念深山中的友人，多么想有一位友人来倾听自己心中仍未散去的抱负，多么需要一个人来分享自己满心的寂寥，多么想有一个人能和自己把酒言欢畅聊人生，甚至是仅仅共饮一壶甘醇的薄酒。

屋里真静，只有残荷雨声，簌簌一片。捧起酒杯思绪飘远，全椒山道士在做什么，是否又高高地挂上一盏油灯，在茅屋里与某个路人对酌而或独自一人煮着清贫的晚餐。持着酒壶，他在屋内慢慢踱步，轻轻叹息。窗外，风声、雨声、落叶声，声声入耳。在这个寂静冷清的傍晚，他不禁想要带着一壶清酒去拜访山中友人，让这壶清酒给友人带去一抹温暖，一丝蕴藉，其实，我想更多的是带给自己安慰。

时光赋予青石板小巷古老的韵味，诗人步履匆匆，片片落叶追随他的衣角，终是无力为继，缓缓落下。

是的，“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满目的落叶，掩埋了进山的路径。雨中的山林变得鲜艳立体起来，伫立在山路入口处的诗人，试着辨别落叶覆盖下的小径到底往哪个方向延伸，却终究无果。这苍茫的群山，满地落叶，倦鸟归巢，仿佛一座空林，从未踏足过一般。

山阔秋空，雨叶纷飞。访友的路，难以寻觅……

（三）

有一种心情仅仅适合阅读时读者与作者之间产生的共鸣。

苏东坡很爱韦应物的这首诗。《许彦周诗话》载：“韦苏州诗：‘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东坡用其韵曰：‘寄语庵中人，飞空本无迹。’”可惜，东坡刻意学之而终不似。也许，得到东坡喜爱的不仅仅是诗句本身的意境与韵味，更是通过诗句表达出来的一种心情和一种情感的认同与共鸣。

后人喜爱这首诗，甚至认为该诗是韦应物的代表作之一，究其根源，更多的是认可和欣赏诗人在历经战乱后心态的转变。这种转变在诗中体现出恬淡高远之意，而这种淡然随心的心境正是现在日趋浮躁的现代人迫切需要的。

记得林清玄如是评价韦应物的《寄全椒山中道士》：“在这风云滔滔的人世，就是秋天如此美丽清明的季节，要在空山的落叶中寻找朋友的足迹是多么困难！但是，即使在红砖道上，淹没在人流车流之中，要找自己的足迹，更是艰辛哪！”

诗人因找不到友人，满腹孤独寂寥的心绪无处可说，只能对着满目空山落叶独品寂寞，留下诗中名句“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而几千年后的我们，当时光沉淀了一段又一段历史沧桑，当风沙掩埋了一座又一座楼兰古城，我们是否还记得那份心境，能够在不断追赶潮流的脚步中停下来，能够在纷繁复杂的车水马龙中停下来，找一找自己的足迹？

第二节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宋代·辛弃疾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一）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当亘古不变的风穿过冬季的旷野，穿过晦暗的时空隧道，穿过一代又一代王朝的兴亡更迭，经霜的时光便也雕琢出了一幕幕厚重的历史沧桑。沿着历史的长河回溯，寻着词人的轻声吟咏，一代盛世覆灭沉寂，一片丹心付诸东流。

故事开始于公元900多年前，那时，靖康之耻，犹未洗雪；臣子之恨，仍未散灭。曾经辉煌的北宋王朝在草原铁骑下覆灭，王朝灭了，家国破了，残存的政客们来到江南一隅建立起南宋小朝廷，继续自己那满身抱负和一腔热血。

辛弃疾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并成长的，北方的一切，遥远到只在前人的笔下可以窥见。他走过大片大片承载着祖先豪情壮志

的土地，路过一个又一个寄托先人返璞归真的村庄。幻想有一天能与无数同胞兵戈戎马，吹角连营，战场杀敌，最终回到那片广袤而敦实的土地。那时，词人的骨子里，骄傲而不甘平凡。

一晃经年，偏居一隅的小朝廷融化在江南的吴侬软语，小桥流水之中。安稳自得的日子里，人们仿佛忘了北方那片苍凉的土地和湛蓝的天空，忘了那些承载着历史风霜的宫殿楼阁，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以雄鹰的姿态飞翔，忘了曾经自己的满腔热血。

复国似乎变成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渐渐地消散于歌舞逍遥的夜晚。苍茫青山，辛弃疾站在郁孤台上，孤寂而凄凉，他以虔诚的姿态祭奠远方的故国。不可扭转的时光，一人之力太过于渺茫，破碎的繁梦终究不可追寻，逆耳忠言最终成了南宋末世的挽歌。

星移斗转，当曾经澎湃的沧海终于变成绿野无垠的桑田，当岁月的层层白霜腐蚀一座又一座山峰的棱角，词人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带着满面风尘，挟着一曲挽歌蹒跚而来，他无人能言的亡国之痛与内心哀歌最终只能化为一声声世事有道的叹息。

万事万物，数不尽的岁月沧桑，道不尽的悲欢离合，演不完的王朝更替，都在这首兴起、发展、鼎盛、没落之歌中不断轮回。词人看透世事之道，掬一捧亡国之泪，放逐一声叹息，于历史长河中随波沉浮，随缘聚散。

（二）

回溯到公元1176年，这一年，南宋在近半个世纪的修养中迷醉，辛弃疾也早已过而立之年。他带着满心的不甘与悲愤出任江西提点刑狱，驻节赣州、途经造口时，留下了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从此，郁孤台便在后人的心里

发了芽生了根，牢牢记在心里。

“隆阜郁然，孤起平地数丈，”故谓之郁孤台。也许是幽然的地名引发了词人亡国恨的悲伤，又或许是词人的悲伤渲染了郁孤台的幽寂，在这样一个恰当的时空里，回忆与现实奇妙邂逅。

当满面风霜的词人登高望远，满目郁郁苍苍，一弯清江从遥远的岁月长河中汨汨流出，历经无数春秋轮回的苦痛，来到词人面前，轻声低语。词人听懂了，这弯清江经过北方的故国，它的轻吟浅唱带着乡音的味道。“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方的长安如今是哪般模样，词人无从所知。江晚山深，繁华落尽，鹧鸪悲鸣，青山遮住了他远望的目光，却终究遮不住历史长河的流去。

长河从何时流，又终将归往何处，词人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在这漫长的时代长河中，大秦灭了，始皇长生梦碎；武帝崛起，终归一抔黄土。百年盛世，大唐毁于“安史之乱”，从此寂然，徒留无数文人墨客凭吊哀婉；北宋昌盛太平，结局却是一留千古的靖康之耻。这些不可更迭的事实，在词人尝尽世事轮回的苦涩与无奈后，终究看透。

（三）

有些路注定一个人走有所获，有些事注定要自己经历才有所得。词人目睹风雨飘摇中苟且偷安的朝廷，走过满目疮痍的土地，体味着世间百态的炎凉变化，他站在郁孤台上，望着流去的清江，感慨万千。一曲《菩萨蛮》不仅祭奠了曾经北宋的荣耀与辉煌，倾诉着内心壮志难酬的悲愤，还告慰着逝去的英烈与同胞，更警醒着更多“南宋”温柔乡中偷安之人。

在词人笔下，青山遮不住满目忧伤，掩不住对故土的魂牵梦

绕。过去已成定局，注定任人评说。现在，一己之力无力改变，力图恢复国家统一却只剩满腔报国遗恨；未来，不可掌控，却仍有迹可循——南宋偷安，终将覆灭。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时空的节点在词人的笔下连成一体。

现在的今生就是未来的过去；现在的未来就是未来的现在；现在的过去就是过去的现在；所谓“与之前世因，今生受着是；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三世因果皆如此。“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六朝的繁华哪里去了？当时的权贵而今安在？险要的山川形势并没有为六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纵使他有一腔热血和出色的才干，奈何朝廷消极冷漠，国家兴亡，原当取决于人事因果！望眼整个宋朝历史，北宋覆灭，南宋偏居一隅，究其原因，也不过是因果循环而已。

而词人，像传唱的老者，以笔为口，以字为调，看透繁华后的落寞，悟今人世的沧桑，向后人书写一幕幕兴亡交替的悲喜曲谱。也许，在以后的某个时刻，当某件事触及曾经的伤痛与记忆，词人仍会心湖微澜，但微澜过后，更多的是一份平平常常的心绪。正所谓悲伤后，淡看风云，随缘聚散。

第三节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春江花月夜

唐代·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一）

冬去春来，潮落潮涨，花谢花开，望年年相似。

人来人往，南北东西，聚散离合，只代代无穷。

多少相聚时的欢声与笑语，多少离别时的不舍和泪水，多少重逢时的惊喜与爱怜，多少诀别时的痛苦与呼喊，在汨汨东去的流水中湮没，最后只留下世事无常的悲惋感慨和随缘聚散的无奈叹息。

明月升，潮水涨，在春江秋月的图景中，诗人不禁陷入沉思，感慨万千。月圆月缺，上弦下弦，或隐或现，月亮不在乎朝代更迭，生死兴废，只自顾自地阴晴变化着，不被世俗打扰。

在历史长河中，每一个人就像蜉蝣存在于天地间，短暂得不过须臾。但是，“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虽不知生命的源头是何处，但我们懂得它的可贵。月虽然得以永恒，却是孤寂冷清的；人即使转瞬即逝，却是温馨多彩的。人生的变幻与无奈和那没有穷尽的历史长河相比似乎显得渺小，但是现在萦绕诗人心间的只有对远方佳人的浓浓思念与牵挂，心中愿逐月华流照君。

有美人兮，在天一方。生命苦短，愿得一人成永恒。于是即便在这如画的江山面前，诗人本已平静的心湖在景色的呼应下又荡起了层层涟漪，久久不能平复。得以永恒，虽然美好，但是年年相似的孤寂和单调让诗人明白其实看尽世事无常、顺应随缘聚散也是生命的一种美好。

承受嫉妒的酸、品味温馨的甜、忍受眼泪的咸、饱受离愁的苦，丰富的阅历让短暂的人生得以多姿绽放，增加人生经历的厚度。于是，诗人在惊叹于自然的永恒之后，虽思及生命的短暂而感伤，却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应当怜取眼前人。

就是带着愿逐月华流照君的愿望，诗人希望将自己满腔炽热的思念随那如脂月光、如练江水送至自己牵挂的人儿。让那月光代替自己陪伴左右，让那流水送去自己担心的叮咛，让那鸿雁传递自己

浓情的蜜语，一切虽然皆因离别破灭，但是那思念的美好与从容永驻心间。

（二）

张若虚，人如其名，给人一种缥缈想象的美好。古代书籍记载甚少，只知是吴中四士之一，曾驰名京师。虽然诗人留下的作品仅两首诗，但是“孤篇横绝，竟为大家”，仅凭这首《春江花月夜》抒写真挚动人的离别情绪，感悟人生，便将自己的名字流芳千古。

诗人伫立江边，凝眸远处，月夜下的春江美得似真似幻。一轮皓月伴着潮水升起，皓白的月光轻柔地洒向一江春水，水光潋滟绵延万里，万物都笼上了月华。江流蜿蜒行进，环绕着花丛捎去月的慰问。皎洁的月光穿过长着春芽的枝丫在水雾的拆散下，像雪一样在空中晃动着曼妙的身姿。空气中的流霜似乎静止了，不远处的白沙汀也浑然湮没在这样的水天一色当中。朦胧月色下的春江花景摄人心魄，即使天气初暖微寒，诗人久立江边而不觉。

如斯美景，他却孑然一身，没有如斯美眷相伴，不禁让人情牵千里之外。那时书房里与佳人吟唱畅谈、红袖添香，好不浪漫；那时画舫上与佳人牵手蓝天、指点江山，好不惬意；那时繁华里与佳人嬉戏怒笑、品评字画，好不抒怀。那一低头的娇羞、那一抬眸的狡黠、那一启齿的动人，一颦一笑都让人念念不忘。

诗人的经历如何我们知之甚少，是否宦海沉浮、得志失意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从诗中我们可以想见，那位曾伫立春江月夜下的诗人，那位感叹着“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诗人，即使天各一方的离散让诗人愁绪万千，但是聚散随缘，看淡悲欢离合的禅意让诗人渐渐享受着这种相思之苦带来的别样韵味，这也是无常中的一种，是人生百味中增加甜的一味。

《春江花月夜》确实写得很美，它超越了以前那些单纯模山范水的景物诗，“羡宇宙之无穷，哀吾生之须臾”的哲理诗，抒儿女别情离绪的爱情诗。但是真正让诗人能够因此“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更多的是因为《春江花月夜》中感悟出的禅意。这种禅意便是诗人对离愁感受得真切、对世事看得通透而带来的淡然。本应满是愁绪的事情，因为随缘处之的淡然，让愁思染上了些许禅意，也让相思笼上一层甜蜜的期待，仿佛笼罩在一片空灵而迷茫的月色里，吸引着我们去探寻其中美的真谛。

（三）

愿逐月华流照君，不只是儿女情长的温馨甜蜜，不只是有情儿郎的真切心声，更多的是对生命美好的追求和对生活失意的淡然。于此，我们似乎看见了一位长衫纷飞的才子仰头冥思。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人生虽然短暂，但人类的存在却是绵延久长的，因之“代代无穷已”的人生就和“年年望相似”的明月得意共存，但是比起年年相似的江月，无穷已的人生似乎更加地撩人。人生有甜有苦，有聚有散，有笑有泪，而生命真正的美好便是在那甜苦之间、聚散之间、笑泪之间。

虽然此刻佳人远在天涯，有情人天各一方，虽然曾经的甜蜜让现在孤身一人外出远游的诗人更加苦涩难耐，但想到不久将见到佳人，可以真切听到那娇嗔软语，可以亲眼看见那一颦一笑，不再是自己脑海的想象和回忆的时候，诗人便释然了，更多了几分期待。

世事的辗转沉浮、人的嬉笑怒骂都在不断变化中。也许这一刻你的事顺了，下一刻却失了另一件；也许这一刻见着佳人了，下一刻却失了友人；也许这一刻得着功名成就了，下一刻却发现竟是黄粱一梦、竹篮打水。因此，世事无常，万事看淡一些、少些执念追

求，随着事情和人情的缘分且行且珍惜，如此随遇而安尚好。

对万事淡然处之不是无欲无求的遁入空门、看破红尘，而是虽然也有喜怒哀乐，却会更加从容地接受生活中的五味掺杂。淡然接受人事的因缘变化，是因为更加珍惜那些美好的事物，想让那些苦涩更加衬托出甜蜜的美好，而不让使苦涩时的执念和失意毁损即将到来的乐事。

生命的苦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如人着衣冷暖自加。同样的经历却让人活出不同的人生，追究到底在于人的心态。看淡万事的辗转沉浮，随缘珍惜那聚散离合，品味那些离愁苦涩，珍惜那些相聚甜蜜，带着禅意去过生活，少一些世俗的执念，多几分洒脱的旷达，对生命的美好能够愿逐月华流照君，随遇而安便是人生的高境界。

第四节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

送灵澈上人

唐代·刘长卿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

（一）

杳杳晚钟伴着夕阳发出沉闷的响声，一天的光阴又将随着晚霞消逝。这声音像是来自竹林寺召唤僧人归家的号角，又像是来自遥远的天际，虚无缥缈。刘长卿目送着友人灵澈上人回寺的背影，在明晦交接的黄昏中愈来愈远，一种莫名的凄凉之感油然地袭上心头。

如梦人生，人生如梦。当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将人无情地抛向世间纷繁，春去冬来，花开花落，新旧交替，所有的永恒都将在无尽的光阴下淘尽浮华，而更多的生命只能是漫长历史中的匆匆过客，脆弱而卑下，平平淡淡。

当视野打开，放眼远望，苍苍竹林中的那所寺庙便是灵澈上人的心灵归属地，寺院中缥缈摇曳的钟声呼唤着迷途中的红尘世子。在这般清幽空灵的境界中，刘长卿不禁深深地陷入了回忆……

年轻时候嵩山习书，天宝年间登进士第，本以为一身才华终于可以大展身手，却不料，突如其来的“安史之乱”将他的人生仕途梦无情地粉碎。政局稍稍安稳之后，他被封为苏州下属的长洲县尉，不久受小人诬陷不幸入狱，及至天下大赦，才得以获救。公元758年正月，代理海盐令一职，仕位未稳又遭贬黜。几升几贬，宦海沉浮数十载，终究郁郁不得志，唯有借酒销愁，以诗歌为心灵的寄托，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惆怅。

国家正处于风雨动荡之际，而自己也屡遭贬黜抑郁难当，家国之不幸和个人的悲惨命运交织，刘长卿对于现实的世态炎凉有着越发深刻的体悟。然而在这种无法避免的现实面前，他并没有从此自暴自弃，消极弃世，一句“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反而显现出刘长卿对生命无比的热爱和纯真淡泊的心境。

远山林深处，苍苍竹林间，古刹灵澈上人身披斗笠，携一身夕阳余晖，在山间小路上踽踽独行。青山长青人易老，看懂人世沧桑的长卿与灵澈上人的分别少了几分依依难舍的凄苦，多了几分清傲的风度和淡泊的豁达。其中对于人生哲理的思考，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赠别诗歌的境界，竹林掩映的寺院和远处传来的杳杳钟声，似非目之所接，耳之所闻，诗人以想象之笔就创造了一个清远幽渺的

境界，达到了感情真挚又理性真实的高度。

（二）

相遇又别离，聚散又无期，而生命亦在这种轮回中积淀升华。刚刚贬黜归来的刘长卿又要遭受友人别离之苦，他慨然长叹，轻轻地吟咏了这首《送灵澈上人》，聊以自慰。

此时的刘长卿正从贬谪的南巴（今广东茂名南）归来，正四处闲游，失意待官。而灵澈上人当时正值诗名未著，凌遭同人排挤，自然心情低落郁闷。两个失意之人的脚步在润州找到了交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随即又将分离，一个是官场失意人，一个是方外归山僧，在入世与出世的峙扯中，两人殊途同归，在不同的人生经验中，找到共同的心灵呓语。这样一种虽失意却淡泊，虽受挫却乐观的豁达情怀是这首小诗展现的至高之境。

耳闻目送，心思神往。灵澈上人的形象始终隐含在诗人的视野中，若隐若现，这亦是诗人官场沉浮多年，内心抑郁寡欢的自我内心世界外化。

刘长卿一生中经历两次重大变故，“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两次均是因为他人诬陷被贬，后来就算走出囹圄，却依然饱受质疑，不得高升。怀着这个缱绻的困顿世事的质疑，他一度迷失在心灵的征途。在他的诗歌中，也常常体现出浓重的悲苦之色。

然而不得不承认，在与灵澈上人等众僧交往的过程之中，他们的佛家禅意深深地感化着影响着刘长卿的内心世界。佛曰：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相，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恍然回首，才发觉，一直以来苦苦追寻的一时之名利，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在追求名利的时候也失去了更为重要的

自由与随遇之乐。与其纠结于虚象，不如放下心来，泰然处之，以旷达乐观的心境去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清晨里的朝阳。

（三）

一种深婉不破的气质，一股洒脱自然的气息氤氲在诗歌中的字里行间，这也与刘长卿本身对于生活的态度休戚相关。

因果轮回，轮回因果。执着于繁华深渊，那是渐入地狱的沿线；执着于世俗凡尘，只能得到梦醒后的空凉悲哀；刘长卿的禅意体悟已在他的脚下，他的举手投足间，在他的心中深深扎根。

当他跳脱了生命中的那些极虚妄之境，只听风声呢喃，莲之私语，寄身于山水田园之美时，赏一曲缘聚缘散的轻歌时，才感到从未有过的真实自由，感受到个体的存在，因此澄心静虑，觉悟真谛。

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生活在缤纷尘世中的你我，一如身负重物的蜉蝣，寄身茫茫天地间，追求浮华光影，迷失自己，更无从把握真正的自由与永恒。所有的一切并非外力强加，只是心有不甘而自我负荷。心若有物，鸿毛可如泰山；心若无物，甚至可以在一朵花中发现整个世界的精彩，甚至可以在一粒砂砾间瞥见天堂的芳影。

无论面临风雨或是雷电，不如学一学刘长卿那份“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的豁达坦荡。挥一挥衣袖，目送，远去。笑着面对生活中一点一滴的赐予，不去埋怨，不去纠结，顺其自然，怀揣着彩虹总在风雨后的信念，随心，随缘，随性。

学会放下，才能更好地拥有，所谓的得与失终究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处于荆棘之中的人们，如果选择心安神静，默然不动，则可

能就不会被荆棘所伤；而如果妄加心动，则会损其身伤其骨，落得截然相反的结果。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浮浮沉沉方为太平。擦亮一双善于发现美体会美的眼睛，在苦难中寻找甘甜，于刹那中品味永恒。

第五节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和子由澠池怀旧

宋代·苏轼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一）

历史的长风好似远古的回音，在亘古不变的土地上，如黄钟大吕浑厚的音符，诉说着一段段生命的传奇，演绎着一个个王朝的沧桑。千百年来，无数的文人们，墨绕册章，黄卷低吟，秉烛寒窗，为了那安邦济世的梦想。

回望岁月镌刻的记忆，多少如汨罗江洗涤的千古流芳，浮游于尘埃之外；多少比枫桥更波澜的心情，摇荡着清秋月亮；又有多少“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富贵闲愁，留给世间瑶台独步的风采。蹁跹沉浮的变奏，而今都化作锈色斑驳的香炉上徐徐的青烟。

父亲苏洵诗词歌赋、笔墨千秋的谆谆教导与熏陶；兄弟苏辙朝

夕相伴，论学励志，此时的东坡正是书香眷恋的青年才俊，一颗丹心，满腔热血，期盼能够兼济天下，建功当世，名垂千古。

父子三人终于踏上了人生的征程，那赴京赶考的旅途是欢喜也是清静的；那些潜心青案砚台的日子，是那么容易流逝让人追忆的。叹息过往年华的逝去，也期盼着这廿载的光阴和满怀的抱负能够得以实现。回想曾经的种种，俨然不复当年，旧宿僧房壁共题，成了历史的长河中流过的一抹痕迹；昔日的老僧已是那要在风雨中凋零的新塔。而今诗酒话别，万千情愁涌上心头，只得不禁感叹：人生无常。

苍茫的雪原，在一望无际的乾坤灵动的地平线间浮沉，宛若人生往来无常的怅惘。红尘中，无数的人们川流不息，他们在追寻，追寻那笙歌盈耳的欢娱，追寻那罗绮照眼的锦绣，追寻那姹紫嫣红的繁华世界，哪里还听得见，不远的山寺中幽渺飘来的晨钟暮鼓空灵的清音。也许当听到空灵轻音那一刻，便看见远飞的鸿雁留下的印迹，那是一种超脱与释然，是人生看得见的梦幻，如露入心，似醍醐灌顶，带给世人一世的清凉自在。

人生恰似鸿雁西去东飞，有过一份洒脱是无垠旷野的飘荡，有过只剩下残雪枯枝的零落，回首曾经走过的岁月，慈母银针，临行密缝，执手泪眼蒙眬，母已不在，兄弟又要离别，彼此相携话别郑原，人生聚散无常，离情别绪吹在西北风中。

（二）

展望未来仕途，诗人心中血气澎湃，拥有此时的辉煌是曾经多少风霜雪雨里的厉兵秣马。那年赶考的路途是那么的崎岖那么的遥远，路长人困听得蹇驴嘶鸣，再次重游留宿的寺庙，却只见破壁新塔，物是人非，今要仕任陕西凤翔，不负父母殷切的期望，必当壮

志凌云，建功立业。

回忆那些峥嵘的岁月，宛如昨梦前尘，感慨数年来的辗转，叹息人生犹若三春之水的漂泊，即使留有痕迹，那也是曾经的偶然，人生无常之感油然而生，一首《和自由渑池怀旧》，道出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诗人一门豪杰，幼年时候就随母亲学习过《后汉书》，明白了作为仁人志士的砥砺名节，父亲苏洵更是倾心指导，这样的家学，让他出蜀入京那年就已经通古今之学。北宋宽松的文化环境里，他将儒、释、道三家之学，纳入他那“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胸怀之中，怡然自得。在朝野已有几分汹涌的氛围里，在面对人生难以解答的困惑里，在面对花花世界的多姿的诱惑，他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回旋在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哲学间。这是一种智慧，一种在历史的黄沙中淘换出来的豁达的智慧。

虽然此时的他宛如那刚飞向北方的大雁，但已经掠过亮丽的弧线，好似气贯长虹的精彩，将一地的霜华，撒向天空。在领悟人生无常的时刻，将人生思量得透彻玲珑。不可束缚的豁达，在纷繁纵横的红尘中是白衣胜雪不染纤尘的坚守，承载着将那一草、一木、一沙、一砾进生命乐章的宣告。也许，诗人羡慕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在，悲叹了生命的无常，不免有些伤感，而那所有的执着，都是放不下的悲惋叹息。

共道长途怕雪泥，独自的远游，不是去寻找孤独的陪伴，人生漫漫，在艰难的旋律中也回响着无奈。走过的，俨然成了时光遗留的记忆，而未来的崎岖或平坦都将是命运的写照，而今所凝视的是人生变换的原点，也是最美丽的呈现。

（三）

在生命无常的变幻中，很多时候潇潇的风雨走过四季的温柔，没有谁能够预知未来的风雨中，有没有南归或者北去的大雁的身影。未来的不可知，并不是人生的盲目，那些苦思冥想，天马行空，也并不是不能确定的那些朦胧面孔。

人生总得不断寻找下一个落脚的地方，不管那个地方离出发的地点是近是远，他依然是我们人生的旅店，在那里，存放着悲欢离愁、酸甜苦辣，这些都是人生价值的积淀，岁月的沉积。

回眸间仿佛看见了东坡出蜀、入京、归乡又西去的烙印，他们编织成一幅描绘着人生的画轴，在广袤而又庄严的雪原上舒展开来，去吸收承载滋润人间的甘霖。

纵使那些雨露会沁入泥土而杳无踪迹，但他却让树绿花红山不老，让吹拂檐角古老风铃的风，依然留有历史的遗香。这就见证了那些看不见的过往是曾经真实的存在，对于今天来说的消逝，不是命运的给予，是无数次黄灯残照的光芒。天纵英才的苏东坡，也是在荏苒的光阴间捕捉着每一个从身边走过的时刻，这些岁月的青涩的成长，迟早也终究是真实存在的星辰。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而已，三分的春色，也是两分的尘土，一分的流水，漫漫人生路，沧海无穷的映射，便瞬间成了那一粟的须臾，历史烟尘中的乌有。这似梦幻泡影的无常，也并非梦幻泡影，他如露亦如电，我们的人生是并不只是作为一个生物体存在的，而是一个价值的考量与审视，那济世邦国的志向，依然是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必然性的追求。

记载历史的纸张在不停的叠加，而东坡早已是其中的传奇，那份对沉浮溶入冷静、旷达的态度是人间永恒的智慧，林林总总的人

间褒贬，世态炎凉，总是忙忙碌碌追名逐利的读白，放得下，拿得起，坦然而豁达的潇洒，是人们积极、乐观的无常人生的智慧。

第六节 为当梦是浮生事，为复浮生是梦中

禅诗

唐代·鸟窠

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事一同。

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在梦中。

（一）

什么是梦？梦是人们心中开出的一树灼灼桃花，它曾被细雨轻抚过面颊，被轻风悄声唤醒，被年少懵懂的悸动拦腰，甚至被只有神灵能听懂的轻盈歌声赞颂。

什么是浮生？浮生是像水中绿萍一样漂泊无依，随波沉浮历经沧桑，沉浮一生后淡看风云，任天上云卷云舒，任世事缘来缘去，心境始终恬淡如深秋静夜之水。

浮生是梦，抑或梦是浮生？

几千年来，似乎当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对梦进行解析的时候，关于梦与人生关系的讨论便一直没有停歇。于是，庄周梦蝶、南柯一梦、枕中记等纷纷而来，而其中最让人迷醉的当属白居易诗偈中的“为当梦是浮生事？为复浮生是梦中”的合一吧。

相传，白居易的这首诗偈，是在他研读佛法书籍后感悟而来。诗人一生如浮萍，幼时家境小康，少时颠沛流离，后中科举，入朝

为官几十载，升迁、贬谪宦海沉浮，历经世间纷纷扰扰的苦难，要如何寻到一处居所安放饱经风雨的心灵？

他“特入空门问苦空”，浮生若梦苦难成风，世间万种苦，有身体的苦、精神的苦，和人相处不好者苦，物质匮乏也苦，欲求得不到满足也苦，生老病死无时不苦，内心被贪嗔痴驱使，则是苦中之苦，这么多的苦该如何化解？这些苦甚至是现实存在的生活是否都是一场梦，梦醒了，困苦不再；还是，梦中的一切让人们误以为是现实存在，梦中见生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功名利禄、美人江山，所有人是否都活在一场不会醒来的梦中？

诗人回忆前尘往事，他看见十几年前，在江州清冷之夜与歌女诉说人事无常，感叹世事变幻，沦落天涯，落寞憔悴的自己，听见那夜冰凉的河水流淌出一段千古绝唱；他看见二十几年前，站在马嵬坡上，他用水墨挥洒出的那首差点用一个国家来成全的盛末之恋。

庆幸的是，白居易最终了悟，他在空门中寻到“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的豁达和自由。众生百相，欲望无穷，疲于欲中的人们忙忙碌碌，劳精费神，还不如将沉浮的一生看作梦一场，然后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态，笑看天上云卷云舒，闲观庭前花开花落，随缘聚散。

（二）

世间这幕剧，总在演绎着太多的悲欢乐，白居易生活的大唐王朝在其中更是独领风骚。

玄武门之变，手足相残，争得是万里锦绣河山以及匍匐于脚下的无数子民，对权利的欲望掩盖了人性本善，给后人留下了一幕争

夺杀戮；贞观之治，开创一片盛世景象，开元盛世，续写传奇，无数文人墨客挥洒豪情，赞颂壮哉大唐，磅礴而来的气势诉说着这一幕戏的高潮与欢乐，欢乐后伤痛紧随而至；“安史之乱”打破盛世之象，引无数墨客惋惜叹息。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统治者的欲望争夺带来的是无数村庄被毁，黎民百姓家破人亡以及华夏民族最引以为傲的盛世的终结。白居易没有看见气势开阔磅礴的大唐，他关于少年时光的所有回忆都离不开逃亡，看不到尽头的逃亡，找不到出路的凄凉，曾经富裕而温馨的家在战火中化为一抹昏黄的剪影，渐渐融入黑夜的羽翼。过早经历的战乱、权欲、争夺，在诗人成长以及后来的创作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苦难生活的领悟造就了这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一路跌跌撞撞，在人世红尘中起起伏伏。《琵琶行》诉说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无言落寞和感伤。歌女红颜易老，恩宠易断，可惜年老色衰的歌女还能通过琵琶传递苦痛悔恨和凄婉，诗人却只能如浮沉继续流荡于尘世中，饱经悲欢喜乐俗世尘缘的折磨。这无常的世事让他常常产生错觉，浮生如梦，亦梦亦真……亦或者充满悲欢乐苦的生活在顿悟的人眼里，竟也如同大梦一场。

时光漫步，岁月无痕。一晃经年，诗人流离的欢笑与落寞最终统统皈依佛门，在这檀香缭绕、岁月静好之处，他寻到梦与浮生的合一。浮生，梦一场，梦中何必争输赢，何必在乎那些虚无缥缈的名利繁华，人间的是是非非又何必斤斤计较，而真真假假又何妨？诗人自当对酒当歌，桥园溪畔漫步，管他外界云涌风啸，抑或寂雷当空，只愿守得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许许多多的起起伏伏，这些曲折坎坷的人生就像是大海中起起伏伏的浪潮。潮来，我们站在成功的高峰，享受胜者为王的惬意；潮去，我们处于失败的渊谷，舔舐流血的伤口。

浮生流转，我们如渺小的扁舟，在大海中航行，没有航标，没有指路的灯塔，东游西荡，随波沉浮。总是以为港湾就在前方，于是拼尽全力划到了一个又一个港湾，最后才发现自以为的港湾不过是一场云雾缭绕的海市蜃楼，终究不是自己可以永久停留之处。日升月落，年复一年，欢喜与悲伤不断轮回交替上演，最终心累了，也倦了，败给了这变幻无常的尘世。

人生苦短，花开花落间，雪早已染白三千头发。在如此短暂的一生中，是继续沉浮，汲汲营营一生，还是放下心的枷锁，去寻找那片自由，享受难得的宁静。

诗云：“流水下山非有意，片云归洞本无心。人生应得如云水，铁树开花遍界春。”在这场如梦的浮生中，如若不遵循自己的本性，如山涧流水、天上浮云一般顺应自然，抛却非分杂念，忘却世俗纷扰，看淡世事无常，听从自己本心的召唤，那么人生的伤痛、悔恨、烦扰便再也不能左右你的心绪，更多的是一份淡然自处，一份潇洒自得。

岁月如歌，往事若梦，叹浮生几何，欢乐几度。唯有放下心的枷锁，方能善待自我。心之所归处，莫不是历尽繁华落寞之后的淡然，莫不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顿悟和坦然。而白居易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清醒地看明白万事万物繁荣沧桑不过是一场或美妙或糟糕的梦境。一切自有定数，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第六章修·淡泊·宁静致远

第一节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终南别业

唐代·王维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一）

山穷水尽之时，人们往往渴盼着柳暗花明。殊不知，索性停在水尽头，坐靠云端处才更是一种莫大的福分。那是一份随遇而安的心态，坐看天边风云变幻，脚下江水悠悠，欣赏极地之大美，前方就再也不是尽头，而是独一无二的绝美空境。

你可能因为一张照片，而爱上一座城市；因为一首歌，而爱上一种生活状态；自然，因为某句诗而爱上一个人也毫不惊奇。有一位诗人，他寂寞却情深，忧郁却坦然，这份坦然展现于他的诗歌中，这份深情来自于大爱。他从云端一步步走向人间之时，便注定了他的坦然一生，他的情便也更深了一层。

世人往往将庙堂与山林对立而观，在山水做伴快活一生还是一朝君臣繁华一世两者之间很难抉择。而这世上唯独有他这样一人，能在两者之间逍遥自在，乐得其所。在朝为官之时壮志雄心，却也心怀佛法不忘参禅悟理，最终脱离庙堂而潜心向佛。

王维，绝对是人间奇才。苏轼曾评价他：“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把绘画的精髓带进诗歌的一片

天地，灵动的语言，生花的妙笔为我们描绘一幅幅或浪漫、或自由、或淡远的神来之作，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世有“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维是人才”之说，他不是浪漫奔放的李白，也不是一生辗转颠沛的杜甫，他在人间，却又有凌驾于这之上的才能。人生的跌宕起伏让他更加认清功与名皆是过眼云烟，大唐盛世也渐渐化作一曲淡淡的离歌，不再让人留恋。青草已绿，何不归去？山林之下，流水远逝，落于天云之上，折射出禅境光亮。心无旁骛，远至高天之上，身亦扶摇万里，无形无迹。

（二）

晚年的王维虽位至尚书右丞，但渐渐发现名利不是他内心所愿。半世追求功名台，最终却发现高处不胜寒。在波云诡谲，政局多变，乌烟瘴气的朝野生活里他不由得感到迷茫无路。在这样的局势之下，王维便开始在心灵上另觅新处，寻找一条出路来帮助自己脱离这羁绊他的烦恼。往后吃斋念佛，内心渐趋通达，关注重心也慢慢从朝堂转入山林间，逐步走上一条回避政治斗争、追求闲适的生活道路，他分别在终南山、蓝田等地隐居，正是在这时期便有了这首《终南别业》。

与佛结缘，是从一开始便是注定了的。王维出生在一个虔诚信佛的家庭，潜移默化之中便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小小年纪的他便显出了独有的才华，而后进入朝廷便满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奉献一切，奈何前期官途几起几落，跌宕起伏，又经历了安史之乱，王维不由得深感政局混乱。目睹家国混局，自己又曾身陷囹圄，那一番黑暗失望的心境可想而知。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黑暗伤害过的心。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这是王维在终南山别业里居住时写下的传世名句。在对纷繁俗世感到厌倦不堪的时候，他选择回归山林之间，陶醉在田园中，心境渐清明。独居郊野，与自然为伴，每日乘兴而出，独揽胜景。他不求携伴共游，追求的只是一份心境的随性和淡然，是一份随遇而安的状态。在他眼里，一切美景皆可入画成诗，脚步所至之地，目光所及之处，落笔便是惊才绝艳。要有怎样一番超世脱俗的悠然心境，才能且行且乐，行至无路仍能笑对人生呢？

人生有太多不可预料之事，也有太多不可逆转之时，无境立足的那一刻，我们往往在原地做困兽之斗，却忘记了其实路就在脚下，只待我们即刻出发。黑暗永远是黎明的前奏，光明终究是会到来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在光明来临之前冷静地面对困境，以不变应万变，静候佳音。风雨过后回望往昔，再艰难的困苦都会变成踏破荆棘之后的另一道风景，它比顺境中的一切风景都要来的震撼并且惊心动魄，甚至我们会后悔当初怎么没有停下脚步，好好欣赏这一番不可多得的景色。

心境的淡然，是一种心态，是一种成熟。也许偶然间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挫折，你的心已经强大到无可畏惧。凡事我们不强遇强求，但求随遇而安。

（三）

他也曾写下《相思红豆》的喃喃细语，他也曾写下《少年行》的壮志雄心，然而他终究看破一切，逐渐回归自由的人生。晚年的王维，几乎是过着僧侣一般的斋戒生活，长年吃素，不穿文彩锦绣衣服，潜心焚香，奉事佛道，更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

当他步入山林的那一刻，便是关上红尘大门的那一瞬，斩断情丝万缕，享受自由的天地，王维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宁静和释然。世人都说，他带给我们的诗，是一种禅意，殊不知，这禅意便是王维的本身或者说是他思想的寄托，他已入境，诗画便就是他。

睁眼有星辰，闭眼是黄昏，朝白露，夕晚霞。他怀揣着一颗平静的心灵，去看待山林间的每一株花草，每一棵嫩苗。或许大多数人觉得独居寂寞，但在王维看来，这寂寞便是最大的安慰和释放。这里没有喧嚣繁华，没有渭流涨腻，没有云鬓扰扰，没有椒房暖香，却有独特的自然协奏，流水汤汤，落英满地，鸟语花香，万物常在。

他守在自己的寂寞里，静静聆听每一种生命的声音，同他们对话，感受来自大自然的善意。他已然走出了那些不顺的时光，看懂了花开花落潮涨潮退以及千变万化。在他如今的生命里，再大的风雨都无法撼动他心灵的坚定，所以无论他行至何方，都是坐看云起，笑看人生。

命运最不可预料的便是变化无穷，世事无常。我们只是漂泊在生命河流上的一叶扁舟，沧海一粟，也许无法做到像王维那般的将禅理融入到身心，融入到生命，却可以在读诗的时候，去感受那几分来自强大心灵的劝抚和安慰。滔天巨浪袭来时，如果躲闪不及，我们就无需再躲闪，泰然处之，勇敢地面对回击，才是最好的选择。

一个敢于选择与寂寞为伍的人，必定是强大的人。王维把余生交托给大自然，远离尘世，是对佛义的最高领悟，在佛理和山水中寻求寄托，山水意境已超出一般平淡自然的没学，他自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这是他的求道方式和生存之道。佛家讲求缘分，请相信，每一种相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命里有时终须

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心态永远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境界，无论何时，请心处泰然，怡然自乐。

第二节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禅诗

慧能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一）

古刹深幽，青瓦屋檐下的佛经吟诵，打破时空阻隔传唱千年。远山晨钟，带着沧桑沉重的叹息，敲醒尘世华梦。寂林里幽涧淙淙，鸟鸣风轻，青山沉睡在天地的空幽之中。

他来了，带着某种神秘的使命。一袭白衣，洗尽世间铅华，眉目祥宁，不带一丝烟火。他悄然行走在林间，并未惊醒一草一木，已然与山林一体。心无杂念，虚怀若谷，天地自在其中。撇开身后浮华红尘，抽离脚下滚滚浊尘，他留给世人的只有渐渐远去的背影。短暂的世间游历之后，他便看透众相，读懂尘世，既已了无牵挂，便再无割舍不下，他便是六祖慧能。

时光无尽，空间无际，人是宇宙间再渺小不过的一粒微尘。庸庸碌碌，人们在世间奔跑行走，被外界束缚，被自我捆绑，以为自己追求到的是幸福，却忘记了在流光的腐蚀之下，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被永恒铭记，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被永远珍藏。繁华再盛，不过刹那烟花；热闹再多，也不过短暂喧嚣，到尽头，不过是江水悠悠东向流。顿悟当下，瞬间即成永恒，舍得即是拥有。

《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佛说，万物皆空。心若超然，宇宙间再无风雨。心若无物，内心便无可撼动。

他悟得早，便清醒得早。因此他明白，无执无念无怨无欲无求，方见性。

（二）

佛度众生，选中有缘之人。

六祖慧能，顿悟见性，六根清净，心境空明，是为有了这首《菩提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传说，早在慧能初生之时，便有两个异僧云游至当地，给他取名为“慧能”。相信彼时，他与莲花台就已经结下了不可分的缘分。提起禅宗六祖，世人总会想起他端坐在高处的宁静姿态，感念他闭目时世间噪音的湮灭。人们很愿意选择记起美好，却时常忘记，他能这般宠辱不惊身心偕忘，是饱经磨难之后才达到的最高领悟。

“少失父母，三岁而孤。”慧能在少不知事的年岁里就失去了双亲，一个人在无助恐惧之中坎坷成长。谁都可以想象出那样的生活，但我们却无法感同身受那种凄惨，风雪无处躲，黑暗无光照，饥寒无食进，尚且年幼的他，不能够自食其力。在本该无忧无虑的岁月，他尝尽疾苦。

然而他注定会坚强地活下去，或因为他的坚韧不屈或因为他与莲花台的不解之缘，也许因为未来还有更重大的担子需要他去挑

起。于是他在偶得《金刚经》的洗礼之后来到了黄梅，在古寺之中，他得遇生命中的有缘人——五祖弘忍。那时他只是寺内默默无闻的小僧，每日里打扫杂事，对于佛法传教的高人只能远远瞻仰。小小的少年，隐没在遮天大树的绿荫之下，一双清亮无杂的明眸，仿佛能参透人的一生，看透世间的一切。

直到那一天到来，慧能心底的莲子终于得以盛开成花。

五祖弘忍年事已高，准备付法给后人，便召集弟子命他们各做一首偈。神秀作为众弟子中最有希望继承衣钵的教授师，当下在墙上挥毫写下：“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五祖弘忍认为此偈未见人之本性，浅尝辄止，只到门外。

而目不识丁的慧能已然对人生有了自己的领悟，便托人写下了自己心中所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当晚，弘忍便与慧能在室内密谈，付法于他。

论修行时岁，慧能无论如何都比不上长年跟随弘忍身边的神秀，然而他竟能领悟至此，这便是佛家所言的：顿悟。

真正能够领悟到精髓，便是对人生彻底的通透。六祖慧根灵秀，佛前顿悟，全然在心。木鱼敲击，神佛闭目，吟诵声声，远钟斜阳，暮野深山，这一切都是外化之物。

陶渊明有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修行之道，也是这般，一切都在于心境，不受外化之物影响。真正的高僧，明白修行处所的关键在于心，心之所向，便是莲台。外界再喧嚣，尘世再纷繁，都吵不乱一池静水。澄净的心灵不惹杂念，无欲无求，空空如也，空自不空，无即是有，这“空”便成了最为饱满的存在。

曾有高僧与殿中讲经，风过幡动，或曰风动，或曰幡动。争论无果时，慧能道：“不是风动，亦非幡动，仁者心动。”万物生而有序生而有灵，人在则有心，心静则万物静，心定则外力不可动摇。青山常在，绿水不改，心与天宇共。

（三）

一场苦难的行走，永远是参禅者的人生感悟之旅。

慧能在得到五祖弘忍的付法之后，便远下岭南，避开宗派的内部纷争。他的前生一定是佛祖座前的一盏油灯，或者是一朵青莲，才能甘受最为深沉的黑暗和最为苦寒的寂寞。

达摩祖师的山林禅宗，在他身上体现得最恰当。有的人退往山林是避世隐居，这是一种不敢面对现实苦难的逃避；而对于慧能来说，取得佛法之后去往山林，则是独身面临一场艰苦的修行，那是大彻大悟之后把自己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的修禅。

自他名气传开，便有不少寻求解脱，想要释放自己的人前来拜访。毕竟俗世太多繁杂，人们仿佛带着镣铐住在樊笼之中，终日不得解脱，但总还是有一点希望的，在慧能身上，不论是从他身上看到的还是听到的或是感受到的，都是自然的禅意。

他清风自来的温和，莲开自许的寂然，皓月当庭的踱步，一睁眼一合眸之间，全是慈悲。在这禅意中，在这慈悲里，人们能够慢慢去战胜心魔，挣脱牢笼，得到解脱，从而完成另一种新生。凤凰涅槃后的重生，总是带着无穷无尽的希望与力量，这便是慧能够给予世人的慈悲，也是他修禅的终极意义所在。

慧能的修行，从来不是为个人。从他写下第一首佛偈开始，这便已经决定了普世的未来。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慧能要做

的，只能是帮助人们去打破这自扰。一切，从心开始。

第三节 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

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

唐·刘长卿

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白云依静渚，春草闭闲门。

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

（一）

也许在幽溪深涧中才有恬静，也许在摇曳的野花里才有情趣，久处樊笼，这山野间的空旷和清新才是心灵的向往。石间的潺潺流水荡涤着内心的欲望，林间的清脆鸟叫融化了精神的疲惫。

生活不需要惊涛拍岸，淡然处世也许能化解一切烦恼；事业不一定一帆风顺，人生起伏谁能明了，只是平常心即可。仕途如同登山，山道纤绕，看似悬崖峭壁，却又峰回路转，入山徘徊，看似平坦开阔，却又险象环生，其间林壑深秀，让人迷途忘返，尽头中却柳暗花明。

思想的跌宕起伏来自于人生际遇，有人一生平坦却无所作为，有人一路磕磕绊绊却实现了理想。是非成败只不过为过眼云烟，缥缈淡泊也许是风雨路途的归宿。

多少英雄折腰开创了唐朝一代盛世，文化和艺术相互交融，文人的斗争风起云涌，这里爆发了一场场不见硝烟的文人战争；多少人为名利痴迷成狂，朝政变化莫测，吹捧诋毁，四处可见，防不胜防。

刘长卿的一生起起伏伏，官途曲折不断，几经奸人所害，银铛入狱，可是他带着一颗平然淡泊的心，走过金銮殿，走过囹圄，走进山林，寻找那人世间的一缕暗香，一丝清风，一道金光，一片祥云。

淡泊就是心灵追求到最后的平静，绿林清波，宁静祥和，似乎像是能用手触摸的水天一色。他不是简简单单的平淡，而是看轻一切的淡然潇洒；它也不仅仅是豪放，而是胸比海阔，心比天高的包涵。

“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是刘长卿一生的写照，人事随缘，坦然平静的心境。世人传说他与李白交好，李白一生豪放激情，历经磨难时看不破一切，直到最后还充满情感的呼唤“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只因胸中抱负难以抒发，而无法舍弃世俗，注定他一生苦闷。而刘长卿没有那样的豪情激进，在挫折中专注情景，寄情山水，花鸟鱼虫中追求心灵的宁静之地。

（二）

文人墨客，花前月下，英雄豪杰奋发。却不知，一缕清风，一壶好茶，也是一种人生追求。丝竹乱耳远比不过琼音袅袅，那是因为佛音中带着那种尘世音符中无法触及的淡然，一花一世界的眼界使淡泊带着一种禅意而升华。也许就是因为这个，让许多看尽繁华的人随山探源，缘水经山。

刘长卿就是其中一个，官场失意并没有影响他坚持修身养性，寻求佛法大家思想，即便是没有求得“真经”，他也没有失落，反而在一山一水间看出了禅意，一时如梵音入耳，竟凝神无语相对，一首《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翩然出世。

对待命运的不公，他淡然地挥挥衣袖；面对世俗的偏见，他坦然的轻轻一笑。广阔的胸怀容纳了世间万物，包容了万千心绪，带着珍惜，带着欣赏，所以才有了“溪花与禅意，相对亦无言”的千古名句。他没有杜甫的忧国忧民，也没有白居易的闲情逸致，他只是在纷杂的人生中给自己创造了一片无争的天地，这片天空装得下荣华富贵，也装得下平淡无味。

作为一名诗人，他游山玩水不是为了排解仕途不顺带来的抑郁；作为一名官员，他沉迷寻道拜佛不是为了名利，他只是在波折的人生中走出自己的平凡，这种平凡带着奇异的光彩，将他包裹在一个纯粹恬静的空间里，无论是谁都无法撼动他内心的平静。这并不是无情，而是经受世事浮沉之后的饱含深情，所以才能关注到莓苔上的履痕，才能听到溪水的诉说，才能闻到鲜花的芬芳。正是这山山水水的情谊才让他“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一了道者的超尘雅洁，这才不枉一访常山。

诸葛亮说过：“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拥有淡泊之心的人是要有明远的志向的，不追求名利，不谄媚讨好，追求惬意的生活。“身无转恬泰，烟晨弥淡泊”。岁月如歌，荏苒浅行，在人生的分叉路口，淡看世间人来人往，撩一米阳光，洒与光阴。

刘长卿就在这样的状态下登上青山，走进绿野，独寻那山中的禅境，享受寺庙的钟声与烛香，看着山脚下河流奔腾，渔船在水中摇曳，任凭清风细雨吹打，只忘我地感受着被清新滋润的归宿。

经历过起伏跌宕，悲欢离合，此时淡泊的心境更是深刻，刘长卿在晚年的时候似乎沉浸在这种寂静桃花源中的世界，独自悠然守候，不问尘世纷扰，不言俗事琐碎，来去自由，随缘随性。

（三）

经历了磨难，才看懂了夕阳的安详；饱受了风霜，才理解了大海的浩瀚；失去了辉煌，才明白一无所有的潇洒。人生不过是一场繁华的梦，谁是谁非，到头来不过是空欢喜，徒伤悲，但在一切惊涛骇浪后，换来的是内心的一场平静淡泊，这就是淡然。

淡然就是一种平静的人生，不固执己见，不斤斤计较，不执着名利；淡泊也是一种随和的态度，对名利的超然，曾经沧海的井然；淡泊或许更是一种素质，狂风暴雨中的淡定，电闪雷鸣下的自然。拥有的淡然，无论路途多么坎坷，你都会走得潇洒悠然自得。

生活是容易被风吹皱的一池春水，妄念的涟漪一圈圈地漂浮在日子里，不平静的心映着烦恼的浑浊。也许只有时间能够沉淀出清澈，让心回归止水。尘世喧嚣，人事多变，时光不眷恋地掠过一切风光，当年的恩恩怨怨也已经随风而散。繁华逝去，热闹散尽，人生宜淡泊经营，浮华不得，喧嚣不得，张狂不得。

生活是一帘幽静缠绵的长篇诗歌，不经意间平仄悱恻其中。千回百转中，一场花事已经斑驳。淡泊平和才能让心静下来，不让年华落寞，真切地欣赏身边的风，不再去叹息春梦随云散，不再去纠缠恩怨逐流水，不再去束缚自我的执着，留一颗心去包容，去宽恕，去善待，留几分田地去播种淡泊，收获禅心。

品位淡泊的人是智者，享受淡泊的人有慧心，拥有淡泊心态的人就拥有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淡泊在心中的人才能悟得这种平淡超然的真谛。人生在世，总有些空城旧事，年华未央，也总有些季节，忧伤满地。

给自己一份洒脱，与阳光清风同行。万物随着时间走过，让它们称为风景，淡淡听风，轻轻赏雨。身轻可以亲吻大地，心空可以

拥抱世界，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彩云间。

第四节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山居秋暝

唐·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一）

秋雨初霁，晚风习习，迢迢暮色中诗佛王维巍然傲立，放眼远观，心如澄潭。但见清风明月，浣女渔舟，天人共生。此时，王维的内心有着难以言说的静谧和泰然，看着这一番纯然美景，不禁为造物者所给予的万生万物所折服，坦然处之风雨阴晴，感恩世间所有赐予。

何以为家，此心安处是吾乡。在王维的诗作中我们总能发现安稳而坚韧的生命力量，在经历了恋栈怀禄和放手归隐之间的峙扯之后，恍然发现，纷繁尘世所带给自己的负重，让生命变得凌乱不堪；远离尘俗，自由归隐才是重新找回自己的个性和价值的途径，而这也正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真正目的。

寄身于自然，放达自由人生，王维在禅情意趣中找到了打开心灵的钥匙。在清新的秋雨洗涤之后，郁郁葱葱的树木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绿。正所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隐匿于繁茂绿荫中的人影稀薄，伴着几声鸟啼和潺潺流水，恍如世外仙境。

这初秋的傍晚，霞光璀璨，余晖旖旎。天色渐暗，却有皓月当

空；芳华万谢，却有青松如盖。清冽的山泉从山石上轻轻拂过，泠泠作响；皎洁的月光穿过松柏之间，宛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在地上洒下点点晶莹的珍珠。

深陷在美景之中，生命在不断积淀中升华。忽然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从竹林中传来，打破了沉寂，影未见而先闻声，竹影晃动，一群天真无邪的姑娘正趁着晚霞浣洗归来。亭亭玉立的荷叶宛若害羞的少女，轻轻颤动着双颊，掀翻无数露滴，那顺水之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静谧，带了些许生气。

未闻浣女影踪，但见竹影窸窣，只见莲株轻舞，而不见唱晚渔舟。不尽的余白留给这黄昏以更深更广的遐思，不得不说，这正是诗人王维的高妙之处。在这翠绿的松竹之间，无忧无虑的人们放下尘世的负累，尽情享受生命的自在，寄身于美妙的自然，这诗意的人生更加耐人寻味。

王维所见所感的美丽图景，是诗人淳朴生活理想的写照，是诗人鄙弃污浊官场之后的自我洗礼。竹林喧动，莲叶纷披，全诗笔墨没有一处明写人影，却处处暗含人情；没有一处写“我”，却于“无我之境”中处处展现“有我之情”。

虽然春芳已逝，可是秋华正浓。看到这恬静和谐的美景，心意狂放的王维忍不住反驳起《楚辞·招隐士》中“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定论，偏要高呼一首“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凯歌。

（二）

被誉为诗佛的王维不仅诗艺超群，而且精工绘画、音乐和禅宗，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在摩诘的诗中，常常看见淡淡的几笔白描，勾勒出依稀人影

物象。一首《山居秋暝》生动再现一幅动静结合的诗意人文图景，娓娓道来一首自由生命的赞歌。

少年时凭借一身过人的文学才华，中进士第，被封为大乐丞，满以为自此可以大展宏图，施展抱负，不想突如其来的考验让王维一落千丈，堂堂有志文士被擢为右拾遗。在政治环境日趋黑暗的背景之下，让王维越发感到宦海无常，世事难料，一身才气终将荒废在这茫茫浊气中。

仕途浮沉往复，王维始终郁郁寡欢，迷失了自己真正的人生方向，想曾经的雄心壮志，如今已成过眼云烟，一面是田园归隐的欣然自得，一边是留恋爵禄的浮华光禄，于是只能在半官半隐之中犹疑着，纠结着，在佛教信仰中摸索生命的航向。

随后“安史之乱”的爆发，王维的命运开始随着国家的命运波转起伏，先是为叛军所俘获，署以伪官。“安史之乱”被平息后，正巧朝廷将受伪职者按等定罪，历经种种波折，终累迁至尚书右丞。那一首首描摹山青水秀之作，心境旷达之诗，是对这段岁月最好的回应。

在王维的眼中，他可以真正认识到何为虚无，何为真实，可以从庸常的人生中发现生命的厚度和质感，这正是所谓的“生命的传奇”。对待生活的泰然自得，对待苦难的乐观旷达，对待现实的从容不迫，诗歌的字里行间流淌的正是一静谧空灵的禅意境界。

因这独特的写景状物之才以及再现内心世界的手法，使得王维在盛唐诗坛中占据着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生活如炉，而诗情、画意、禅理都是这炉中之物，在生活的历练之下，诗与画与禅熔铸一炉。对大自然的招手、他于无情处见有情，于苦涩中开出鲜妍的花来。

（三）

曾经一腔政治抱负，希望学有所用，志能成酬，然而现实的风雨让他不得不退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美好都将被悲伤替代，在诗人心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画意诗情足以消解现实的苦闷。

不如把一切看作一种上天的赐予。如果没有这般风雨洗礼，也不会让王维心神领会，体悟颇深；如果没有丰富多彩的人生经验，也不会让他创作出如此诗掺禅理的大家之作，不会在诗艺中荣获后世如此高的评价。

人生本是一场充满了不确定的旅程，正是这种不确定使得生命更加迷人，在无法阻挡的阴晴风雨面前，不如让我们把这些当作生活赐予的惊喜，换另一种眼光看到世事风云，坦然接受，宠辱不惊。

其实细细品味起来，生命的美并非来自于外物，而是自己看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和方式。智者曾说，心有所想，目有所见。一个内心充满着黑暗的人，看世间万物皆是满目的腌臢疮痍；一个内心充满光明的人，会从庸常的生活中看到不同精彩和美丽。

打开心扉，让阳光洒满心灵的几案；拂拭灰尘，用微笑迎接每一天。

第五节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辛夷坞

唐代·王维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一）

在寂静而又幽深的山谷中，一片芙蓉欣然绽开了笑颜。那精致而可爱的花骨朵仿佛满弓的荷花箭，含苞待放。春日习习，辛夷花在蓬勃生命力的催动下，蓓蕾舒展，云蒸霞蔚，如春阳般灿烂。

此时，寄居在辋川别业的王维忽然在辛夷坞看到这悠然独自开放的美蓉花，在生命力的催动下，辛夷花欣然地展开神秘的蓓蕾，是那样灿烂，好像云蒸霞蔚，显示着一派春光。无人赏识的红萼，仿佛已然超越时空之限，点缀着寂寞的涧户，随着时间的推移，化作世间永恒。在细风中浅浅低吟：纵然知音难觅，生命的价值却在于独立与自由地展现生命之美。

春去春又来，芙蓉花自开又自落，伴着时光轮转，挂在枝条末端的花朵烂漫又洒脱，独自绽放又不卑不亢，傲然人间而非自诩自恃，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这样豁达从容的姿态忍不住让仕途失意的摩诘居士感慨万千！

陶潜笔下的秋菊坦荡，诉说着隐者的高风亮节；周敦颐笔下的清莲不妖，诉说着爱莲者的君子风度，出淤泥而不染；而王维笔下的芙蓉却有着一一种超凡脱俗的平凡之美，仿佛沥除了凡世的杂陈，化为晶莹剔透的一抹永恒，含苞待放。

芙蓉之影，是诗人人格的写照，更是诗人心灵的向往。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在王摩诘的眼中，一切世间万物不正像这芙蓉花一般，在刹那的生死相续中还原因果虚实，自由自在

地沿着本该有的生命足迹前行吗？一花一世界，王维心中岿然不动的佛性，此刻在芙蓉花的身上找到了“真如”之境，花在无人山涧自开自落，一个孤芳自赏、一尘不染的芙蓉仙子形象浮现眼前。

（二）

不得不说，王维的诗佛之名的确名副其实，在他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在唐朝这个佛教盛行的时代，受佛家思想影响的作家不在少数，可是唯有在王维的诗歌中，可谓是处处见禅意，句句含禅机。尤其是晚年之作，似乎都闪耀着一种若有若无的禅理佛意。于喧闹处见静谧，于动的隐忍中发掘静的力量。正是这朵在幽谷中孤芳自赏的芙蓉花，让王维忍不住联想起自己一生的坎坷沧桑，追忆往事，期许未来，化成这一首美丽的《辛夷坞》。

这首收录在《辋川集》中的力作，是诗人晚年的亦仕亦隐时写下的身世之作，灵魂之作，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禅修境界，王维一再宣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在孤独与寂寞中，他宁心静性地观察林间万物，走进自己热爱的大自然中的山山水水，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从自然之法中收获那份自由随性。

唐太宗开元二十四年的张九龄见黜之事，已经让王维隐隐感到政坛中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腥风血雨。及至新相李林甫上台把控朝政，盛唐开始从天堂渐渐走向了地狱。乌云聚拢，暴雨将至。此时的王维虽然身在朝廷，然而不愿与黑暗势力勾结，成为他们翻云覆雨的左膀右臂，王维只能空空地任年华老去，郁郁不得志。内心矛盾的王摩诘便转身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在长安城附近的终南山和辋川建立别墅，寄意山水田园，从而诞生了许多禅意渗诗的抒怀之作。

仕途不畅，爱情失意，生活委顿的背景之下，辛夷花似乎成了诗人心灵的支撑给予观者以无穷的生命力；自然之花尚且如此，况且人呢？王国维先生曾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这句话在擅长写意工笔的王维诗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一句“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折射的是王维的内在灵魂，是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美政理想的化身。不与百花争艳，不畏风霜雨雪，芙蓉花的飒爽英姿在诗人心中是一道永远追寻的风景。

芙蓉是美丽的，它的美很大一部分在于它独立自由的品格，张扬天然的个性。牡丹之富贵，玫瑰之妖艳，与它而言都是全然无关的，它只是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矢志不渝地活下去。

（三）

禅宗是中国人特有的哲学，禅宗是指导人们生活得更好的艺术。在禅理之中，一切都是那般自在圆满地存在着，和谐自如，无拘无束。一切有限的空间与时间都被打破，而纵身历史长河，化为无限的一抹身影。

可以说，王维正是通过禅修，从而体悟到自己内心中澄明敞亮、无挂无牵、无缚无累的自我之性。明心见性，就是既事而真。

《辛夷坞》正是这样一种境界，只不过越发空灵，禅意更浓。纷纷而下的芙蓉既不执着于“有”，也不执着于“空”，花开花落不再与是悲是喜因果相连。在“真如”的智慧佛光的照耀下，执念已然放下，心灵已然充盈着“芙蓉”的馨香。

“木末芙蓉花”生长在“涧户寂无人”的环境之中，依然坚持

不懈地“纷纷开且落”，让人忍不住慨叹：究竟生命价值高从何实现？需要靠别人肯定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不畏外物沉浮的内心才是强大的内心，一个懂得自在生活的人，才会知道生命的真正价值。

古往今来，最乐于徜徉山水，放达自然美景之间者，当属王摩诘。他归隐山林，歆享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怡然清幽；也笑语盈盈，品味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闲情逸致；如今，“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芙蓉花又化作他高洁傲岸人格的象征，面对繁华浮沉，守着自在的清明，这才是人生的至境。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纷繁尘世已经俘获了许多曾经坚守的情操和品德，人们亦步亦趋地追逐前人的脚步，却从未考虑自己的所想所欲。庸庸碌碌一生了然，才恍然发现，生命历程中的斑斑污点，不值得推敲品味，只能颓然伤感，无计可施。

相信此时王维笔下的这朵“芙蓉”给了人们太多的思考和启迪，默默地回想反省曾经的生命历程，始终保持一颗独立而正直的自由之心，莫让无关的繁华遮盖了心灵之窗。

是人就是在这种澄明寂静之美之佛性的体验中，实现了解脱与超越，进渐雨涅槃寂静的妙境。

敬慕他那份洁身自好的高志，瞻仰他那种卓群的气质风度，王维，如一颗悬挂夜空的明星，用一首《辛夷坞》为人们指引着人生迷途，光芒闪现，耀眼夺目。

第六节 人生若得如云水，铁树开花遍界春

流水下山非有意，片云归洞本无心。

人生若得如云水，铁树开花遍界春。

（一）

潺潺有声的流水顺势而下，自然流露，留下高山的巍峨，追寻着自己的远方。落叶归根，辞去枝头的荣光，化作春泥，守候着自己的美好。巍峨的高度让人敬畏，枝头的招展让人羡慕，但是那伟岸的高山可能瞬间倾倒，那招展的枝头可能枯萎殆尽。大概只有与世无争的淡泊，遵从着自己的本心才可以做到宁静致远。

归隐山野，徜徉田间，静静地听着鸟叫虫鸣，静静地看着日出月落。踩在堆积的落叶上，侧耳倾听枯叶窸窣声的美妙，拂过早晨挂着露水的枝叶，细细感受着露水沾染青衫带来的清凉，趟过缓缓的流水，脚下感受到鱼儿的亲密抚摸。人生在世，如果能够像翩翩浮云那般自由，像流水潺潺流水那般随性而流，那是多么洒脱自然，拥有一颗平常心，便是禅者的生活。

心间平静如水，无欲无望，不去想宦海沉浮的尔虞我诈，不去想金山银海的斤斤计较，不再去想尘世男女的揣测猜疑。怀揣一颗平常心，体味生活的真谛，品味不同的人生幸福。只是在那山水田野间，伴着清风朗月，沐浴阳光雨露，听河水叮咚，看花开花落。诗人一心只愿与山水相伴，对着落花流水浅唱低吟、冥想人生。遵从自己的本心，放下过多的执念，最终将会到达自己的乐土。

人们渴望自己可以家宅万顷、雕梁画栋，殊不知可以悠然地徜徉在一山一水之间，然后回归到小宅的温馨，便是人间一大乐事。如果我们的生活也能像云水一样逍遥自在，没有名利枷锁的束缚，不自我设限封闭，只求随遇而安、随缘而生、随心所欲，那便是人

世间最美好最洒脱的人生了。但还是有多少人苦心经营着自己的家宅却没有片刻的光阴来感受家的温存。人们渴望自己可以手握高权、昂首于人前，方不知平稳静谧、淡泊名利、遵从本心才是最高的人生姿态。

（二）

此庵守静，一个很明显不是名字的名字，却比任何名字都清晰表明了诗人的本心。关于此庵守静的记载几乎没有，大家都只是猜测他应该是一位禅师，但无论诗人的身份是修行之人还是地道文人，从大师法号我们都可以看出诗人是一个守住内心、不被杂念所惑的人。于是他才写了这首诗偈“流水下山非有意，片云归洞本无心。人生若得如云水，铁树开花遍界春。”

人之生来该背负的每个人必须背负，不该背负的应该淡然处之，不过多奢求。正所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

不知是因为厌倦红尘的喧嚣还是诗人悟性超凡，领悟到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便是本心的舒适。于是诗人归隐山野，与清风朗月为伴，与绿树红花相依。站在山顶，俯瞰群山，月光下的流水闪着朦胧的光辉，是那么动人心弦。

流水决然地奔向最低处，不是为了追求什么，而是顺从自己内心的真实。于是流水拒绝了卵石的挽留，婉谢了水藻的怜惜，放下所有阻止它奔赴自己本心的杂念，不惜奔波万里，最终汇入浩瀚的大海，实现自身最大的升华。人生在世，如果我们能如同云流水一般遵循本性，那么所有的道路皆可成佛；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懂得遵循自己的本性，那么这个繁华世间就如同云流水一般和谐自然。

月光下的云朵没有太阳的光辉，却依旧在随着风的推动而飘荡，云朵并不是朝着洞穴的方向飘泊，只是随着自己认为的本心。

于是，云朵婉谢了树梢的招揽，拒绝了屋脊的挽留，只是随着风飘着飘着，进入了洞穴，于是最后得以营造一梦幻仙境。所以遵从自己的本心才会到达自己的乐土。

自己的心虽然一直属于自己，但是看明白的人却不多。如同每个婴孩，自出生之日便有不同：有人住的是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有人住的是陈旧简陋的茅草小屋；有人吃的是价值昂贵的珍馐美味，有人经受的是食不果腹的辛酸；有人穿的是华衣锦服，有人却是衣不蔽体。正是存在这样偌大的差异，人们开始认为自己应该追求富贵荣华，享受锦衣玉食，享受众人的尊敬。但是忙碌一生，最终结果却是茫然于自己当初执着的意义了，因为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本心追求的。

佛说，流水下山非有意，片云归洞本无心。人生若得如云水，铁树开花遍地春。水往低处走，云往天上飘，一切都遵循自己的本心来，这就是平常心。拥有平常心，人生如行云流水，便是禅悟之道。

（三）

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大喜大悲的轮回并非真正的人生轨迹，那不过是人们萌发太多执念的结果。他们执着于富贵荣华，执着于高官厚禄，执着于此生不渝，执着于青春永葆，执着于世间永存。

于是，人们开始放弃内心的平静，被外界的物质和繁华所魅惑，蒙蔽自己最真实的本心，汲汲于富贵高位。于是，攀得高位便昂首挺胸，扬扬得意；被贬蛮荒便长吁短叹，垂头丧气。于是大家便会道出喜怒哀乐乃人生之味，各种滋味之间不断轮回变化。

佛说：人的痛苦是因为太多的欲望。人生既是生死的转换，又何来欲望的蔓延？人们在大乐的时候记住将会有大悲，于是时刻居

安思危；而在大悲的时候则渴求大喜，一直困扰于大喜的迟迟不降临，于是焦虑、激进、失望。就这样，人生的轨迹便在你喜怒哀乐中不断循环变化，心情也随之跌宕起伏，不得平静。

该被尘世的繁华与浮名蒙蔽，劳碌终生最后痛悟此生不值？还是遵从本心寻求适合自己却未必富贵荣华的一方天地，人们一直在这两者之间做着抉择。激情只是刹那，惊艳不过一瞥，愉悦终归清静，财富皆乃外物，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而正是这些虚无缥缈的欲望，有些人往往选择痛苦，沉浮在宦海官场，戴着各种自己都陌生的面具过活，享受虚荣的快乐，最终迷失自我，只剩下颓败的华丽身躯。有些人选择最真实的自我，遵循万物的自然本性，潜心于自己关注的世界，在无为之处追寻幸福，淡然看待繁华尘世的世事变幻，最终成就自己的一方天地。

第七章忘·愁怨·心安是家

第一节 还从静中起，却向静中消

咏声

唐代·韦应物

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

还从静中起，却向静中消。

（一）

今夕何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夜幕低垂，星汉灿烂，山涧幽草与深树黄鹂，全都附身于空茫宇宙，静止了星与夜，凝固了光阴和岁月。

何为永恒，何为静止。世间万物又似乎全都处于动之中，既静而动，似静非动。静，不只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人生境界，生活中不缺少美，而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学会在静中观享生命的精彩，蓦然发现，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世界竟有这样别致的风景。

所谓的“动”与“静”，所谓的“生”与“灭”不过是寄生于生命共生共存的景观。太空寂寥，无声亦有声；寒风狂澜，却吹不动墙上的光影。缘生缘灭无非是万物本身的存在形态，根源于世间静谧的空灵之光。

云聚云散，月晕月圆，流动的时间改变着万物的表态，又固化着某种规律和神髓。变中有动，虚实同生。生命中有太多的虚空和梦幻，在未知力量面前，人类所能把握的东西实在渺小，当他选择以一种从容淡然的超脱态度对待世界的时候，世界回报给他的远比

想象的精彩。

（二）

诗人总是难解国难家难的负重，现实的风雨飘摇使他们在彷徨迷茫的沼泽中艰难跋涉，空寂萧瑟的挽歌情调亦常常氤氲在诗行间。韦应物的一首《咏声》绝句，在伟大的静穆中将空灵之美诠释得淋漓尽致，空与静，生与死，像最符合逻辑的哲学辩证，呈现着灵气往来的生命气象和宇宙大美。

宇宙清空，世事寂寥。沉湎韦应物笔下的静之虚空，才体味到静穆空寂之中，似乎渗透着某种冷漠遁世的心理倾向，置身于茫茫大自然中的个体的存在早已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摆脱了物欲权势的负累，在禅悟自省之中，抵达到一种真正灵魂自由虚空之境。一首《咏声》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生命体验和欣赏美感。

在韦应物的人生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起伏跌宕间世事沧桑，看到了人生如梦里的淡然遁世之音。

他曾是一个浪子，早年豪纵不羁，横行千里，乡人视之如恶瘤，恐避其疾。“安史之乱”，国家危亡，太平盛世的神话顿然化作海市蜃楼，流落失职，曾经出入宫闱，扈从游幸的仕途之路被突如其来的战争打断，这时他才幡然醒悟，真正意识到肩上的责任。浪子回头，少食寡欲，发愤读书，常焚香扫地而坐，入禅从道，参悟人生。

国家的变故带给他的影响是巨大的，直至此时，他才开始渐渐平息躁动的心灵，停下盲目追寻的脚步，真正审视自己的生命面貌，审视官场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审视人情百态，沧桑世事。才发现，山水田园才是他心灵寄托的最好归宿，于是他脱离官

场，幽居山林，寄情山水，心安理得。

他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不妄执高雅之士的名号，自嘲韦苏州也无非是“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一辈而已。当他再以自然的静心去纵观整个世界的时候，豁然参悟“还从静中起，却向静中消”的人生真谛。

人生的张扬不过是画布的陪衬，平稳才是人生底色。千丈尺深中恣肆澎湃的汪洋，却有着波澜不惊的面庞；内心深处翻涌喷薄的火山，却静静地伫立在荒凉之地。正如温克尔曼对古希腊艺术《拉奥孔》的评价那样，“人生亦是如此：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不免为世俗困扰，不免为凡事扰乱心境，当我们大起大落时，总不免要感慨一番，人类特有的静穆将心胸里情感的风浪、意欲的波涛、外部世界的灾难统统摄进宁静和雅的境界。在静的力量之上，我们不仅看到人类的意志，更看到战胜一切的伟大。

佛说：“心随意动，欲从心生，无欲则六根清净。心不动，则万物皆不动，心不变，则万物皆不变。”

当他学会了解真正的“静悟”之后，才真正地意识到时间在生命中的位置，在熙熙攘攘功名利禄的背后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摒弃凡尘杂念，驾一叶之扁舟，纵一苇之所如，纵横天地之间，抵达真正自由的彼岸，对他来说，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乐趣。

静能生悟，禅意正是在“静”中。静水流深，静穆之中潜蕴着伟大的力量。静，一直隐匿于每个人心中，等待禅的烛光点燃它的光亮。孤独的灵魂在万物寂寥的深处越发彰显清辉。

世间的碌碌庸庸之辈，何曾放慢脚步去欣赏路边的风景。无论身处何境，面临何种困难，莫忘初心，不执念于荣华锦衣，世间太

多嘈杂的声响，太多所谓的“标准”，太多别人的眼光，遮蔽了我们的内心，也许我们的声音湮没在世间的繁华之中，最终灵魂也迷失在这片嘈杂之中，但坦然面对生活对于你的赐予，用平和的心态看待纷繁俗尘，不执念于那些本就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世间万物皆有定数，于失意之时亦无所失，于得意之时亦无所不得。当我们沿着笔直的生命之路前行时，不妨放慢脚步，不妨排空外界的杂念，留给自己一些时间，感受一下久违的明媚的春光，听一听花儿在风中的呢喃，去欣赏一下路边的别样风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放大自己的声音，生活，真正为了自己而非别人。

第二节 澄江明月内，应是色成空

江中诵经

唐代·张说

实相归悬解，虚心暗在通。

澄江明月内，应是色成空。

（一）

澄清的江面上涟漪微微，月色轻柔地俯视水中的月影，世间万物似乎都被夜幕宠在怀里，空旷而寂静的原野在暮色之中，仿佛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目之一切的现实似乎都化作了虚无的飘渺。他站在岸边装饰了暮色，江月暮色也装饰了他的梦。江月共生，天人合一，全然都成了一道和谐的风景区。

人生一世，浮生若梦，缘起缘灭，变化莫测。在有限的生命长度中和物质空间内，我们能够把握东西的实在是屈指可数。世界的

真面目往往无可言说，不可目见，世间的一切苦恼，都是秉执妄念、妄想、妄言而产生的。

不如卸下身上的负重，让一切随意而安，看云淡风轻，品云卷云舒，把所有的给予都视为珍贵的生命体验，哪怕是苦难，哪怕是挫折，换一张灿烂的笑脸，张开紧握的手掌，从容、超然、轻松、宁静。你会发现，其实一路上更多的风景都在敞开怀抱，等你归来。经得起世情冷暖，浮浮沉沉，才能品到人生的浓香。

辗转官场的他早已参透人世百味，仕途中的尔虞我诈，人情冷漠；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诋毁陷害同僚。对于个人私利为至上的俗尘中，人的真情早已被利益挟持绑架。可是他宁愿冒着生命之忧，恪守心中的准则，不以得喜，不以失悲，面对逆境泰然处之，面对顺境，淡然对之，不无愧于心，不迷失灵魂。

人们常常执着于所谓的“真相”，而真相其实早已被讹传，被曲解，并非凡夫的逻辑可以抵达。不如缄默，不如放空，悬挂起种种异见曲词，排空心中一切杂念，使之虚而明，空而实。

（二）

在唐朝，有玄奘历经磨难，西天取经之说。虽后来被人们丰富的想象所神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佛教在唐朝的确发展到鼎盛，佛经译籍的广泛传入，引发了文人的关注，为深受儒道思想濡染的唐人注入新鲜的思想源泉，对于唐朝诗人的人格品质、精神状态、诗歌风格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崇信佛教的张说在禅宗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一首《江中诵经》充满了辩证的哲理思考。泛舟江上，遨游禅中，在自然与人的共生共鸣中抵达了真正的顿悟之境。

长安三年，女皇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权倾朝野，企图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谋反，本想胁迫张说作证，谁知刚正不阿的张说不畏强暴坚守正义，在朝堂之上据理力争，不做张易之诬证的耳目，力还元忠的清白。睿宗即位后，景云二年，众多党徒依附太平公主的权势，妄图散布谣言威胁太子李隆基的地位，张说毅然直言进谏，破传言挺太子，博得世人的赞许。在他的心中有一杆无形的天秤，义与利，孰重孰轻，孰真孰虚，全已了然，放下妄念，坚守正义，听从心灵的呐喊。

几仕几隐，三次官拜至宰相之职，又多次被贬黜出京，擅长文学，一生掌文学之任三十多年，有助成文治之功。时代更迭，朋党相争，张说这一生的命运紧紧地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文治武功，智勇双全，他明于政体，改革不合时宜的制度，他却不以此为傲，恃宠而骄，故史家称赞他“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居力多”。

参透了“澄江明月内，应是色成空”的至理之后，宦海沉浮、世间荣辱在他心中不再是一种负累，言之一切为空，目之一切为空，当他放下妄言妄念，才听见自己的心声。

有事时候，往往我们会适得其反，当你紧紧地握住拳头时，你的手中也许将一无所获；当你张开手臂时，你也许就会得到全世界。放下妄言，让你看清世界的真相，放下妄念，让你可以收获更多的生命精彩。生命的精彩就在你眼前，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在你真正体味到的灵魂深处。

（三）

大千世界，森罗万象，形形色色，生生华华。无一不是因缘而起，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互为作用，互为依存的。天地

之心，天人之合，诗歌所推崇的人之本心本性，与禅宗的明心见性也就有极大的相通与契合了。

在张说笔下“虚心”与“实相”的辩驳中，出于对人性本真的认识，禅与诗在这首《江中诵经》中抵达统一——反对为外物所牵累迷幻而失去自我，为名利所束缚而失去自由自主。虚心品实相，悬解暗在通，是为了唤醒被物欲枷锁自缚心灵的人们，是为了唤醒沉睡已久的人性本真，是把真正的自由还给真正的人。

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个人的自我张扬和尊显至于极为重要的地位。禅宗的唯一信仰便是“自心”，迷在自心，悟在自心，苦乐在自心，解脱在自心，自心是自我的本质，是生命中永恒的魅力之源。

大浪淘沙，千古风流人物都化作灰飞烟灭。江与月与天与地，亘古不变，审视世事沧桑，浮生幻漫，人生如沧海一粟，却往往欲壑难填，即便拥有的远胜过所需的，还是难以阻止执念追逐的脚步。世事何时逢坦荡，多少人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之中迷失了自我……

舍得的艺术，是生活的一门大学问。正如东坡先生在《前赤壁赋》中所感慨的那样：“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人生在世平静来去，无从成为万物的所有者，却仅仅不过是使用者罢了，所得的这些是你看不透的虚象空物，而有些终究要从你的手中滑到别人的手中。纠结、苍凉，其实只是人类自我释放的程度不够，达不到自我释放的境界，所以我们被欲望、被纷繁俗世所牵绊，所痛苦。

这其中固然包含着莫大的悲哀，却也有极大的洒脱超然。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

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第三节 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

读禅经

唐代·白居易

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又余。

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

空花哪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

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

（一）

洛阳香山白园，玉荷丛里新竹青翠，禅思幽幽。悬瀑溅出悦耳的水声，荷花池塘飘送着夏日清凉，松风亭中缓步倾耳，徐徐微风轻轻拂拭面庞，如水似沙，若影若幻，如梦似真，这正是白居易笔下的“门前常流水，墙上多高树”之地。

翠鸟环鸣间香馨满溢，一曲挽歌久久萦绕在耳边：“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世缘终浅道根深，放心自得优游间。”

我们常常在未知的命运面前，将那些过于虚无缥缈的东西看得重于泰山，执念地去追求，被动地接受别人给予的任何东西，却未曾关心过自己真正想要的。所以，我们常常需要禅的洗礼，感悟禅意的人生。

禅，并非是一个多么深奥艰涩的字眼，禅意藏于诗中，长在生活里，回归内心，直逼灵魂，才能活得潇洒，活得自在。诗歌带给人们美的感受，心的感化，却很少有人去思考美之源泉，而白居易的这首《读禅经》给了我们温柔的警醒。

言下忘言，梦中说梦。晚年俯身于禅宗之道的白居易一改曾经犀利的讽谏本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回归到自然本身的他越来越以一种辩证的理性的哲学态度去理解世间的情与物。在禅思顿悟之中融入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百态，晚年的白居易以一首《读禅经》别立新题，给人诗意的品鉴中留下意味深长的禅意。

无独有偶，《心经》中亦曾言“诸法空相”，一路到底，最后“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无所得是菩萨境界。如果是用心统观世间万物，就会发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极，胸怀禅意，心无旁骛，以淡泊的胸怀笑看世间百态，人生冷暖，荣辱富贵，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这种感觉常常在生活中闪现，觥筹交错，光影流年，把盏交谈间忽然一切静止，甚至忘却刚刚吐露的语词，只觉得自己突兀地从一种境地跳跃到另一种陌生的境地，灵魂如同遭受洗礼一般，产生从未有过的异感。

究其真理，言语道断而不可言说，心行处灭而不可思议，这种神悟的境界是超然而不寻常的。就如同梦中人梦里说梦，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切全然变成了如梦人生的倒影而已。

倘若人生是一场名利的追逐，将生命凌驾于灵魂之上，得到的终究是水中明月，虚空一场罢了；人们所执着的世上名势利理，无非是空花一般的幻象罢了。空花即无所灭，亦无所得，把生命浪费在这些幻象上也无法获得人生的真正意义。空花只因病目起，并非

实有，只是目愈则空花自无，于此不可执着求个空花灭处。

（二）

洛阳香山，是他精神世界的转折之地。他的生命，进入了一种沉寂空灵的内省境界，一首《读禅经》凝聚着他对苦禅世界的独特体悟。

在战乱中出生成长的白居易自幼聪颖过人，读书刻苦以至年轻白头，及第以仕之后，他积极直言进谏补察时政以尽言官之职，报答帝王知遇之恩。作为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人，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也正是如此，存世的大量讽喻作品不觉间触动了当朝权贵的利益，后来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贬谪江州。

时任江州司马的白居易虽不得志，却为他交僧与游提供了契机，正是那时，他第一次真正地品读禅经，了解禅道，禅宗之意与当时黯然神伤的心境不谋而合。

仕途辗转，生命难期，经历过一次次风浪的洗礼，白居易的人生越发显示出独特的光彩。晚年的他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笃信佛教，修身养道。在洛阳的履道里第，佛香缭绕中但见须髯老者或乡音朗朗，相与禅道；或闭目凝神，静悟修性，掌揽经卷，爱不释手。

在经历了几番风雨洗礼，白居易在禅经中找到精神的归属，于他心中万物皆空，人生如梦，禅宗哲理已经带他脱离凡世尘埃，只做一颗无所依的浮萍，随缘随性，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在他的心中，舍与得已不再成为生活中的困惑，一切妄念已被绵绵禅意消融。

（三）

尘世人不曾有机会像他那般攻研佛道，可是现实的生活中，无处无禅。禅在万物心中，禅在举手投足间，每个人心中都曾藏有一粒禅的种子，等待着被参悟，等待着被浇灌。

人们却往往难懂“盈虚如彼，卒莫消长”的道理，轻而易举地给自己套上枷锁，继而哀苦地呼救，斥责命运的不公，慨叹人生难如意；更有麻木者，画地为牢，终生受禁于亲身建造的囹圄，却混沌无觉。

凡尘俗世，总让人沉溺，人们贪恋人世繁华，把自己禁锢在欲望里，而繁华不过镜中花水中月，空空如也。

人生一如南柯一梦，当生命走向枯萎的时候，我们又能带走什么呢？不如听听白居易的禅道，以更加宏观的超然的态度放达人生，不禅不动即如如。

在懂得了“空花终无果，阳炎难觅鱼”的道理之后，亦会明白：“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第四节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庐山烟雨

宋代·苏轼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一）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烟雾溟濛，庐山高耸，远方的钱塘海潮与之遥遥相望，在潮起潮落中合唱着永垂不变的聚散之歌。万年美景常在，而万人赏景心不同。

物是人非事事休，当时光风化了曾经的美好，当欲望挡住了自由的步履，浮躁的心灵在禅悟中沉淀升华，蓦然回首，曾经的追逐已经化为过眼烟云，无影无踪。也只留下东坡那一声轻叹：“一蓑烟雨任平生。”功名一世事，浮云两重天，唯有代代传咏的千古诗句带着他的嘱托，带着他的思想，跨越一代又一代时空的阻隔，来到我们身边，向人们细细讲读他的人生故事。

苏轼向来是亲近自然的，那苍茫朦胧的庐山烟雨，秀雅中不失壮丽；澎湃壮观的钱塘海潮，粗犷中不失柔美，这些不可方物的美景，是多少人千里迢迢历尽艰苦也都想一睹风采的尤物，若是夙愿未成，积攒心中的遗憾简直终身难以消解。

正是怀着不见庐山烟雨浙江潮誓不罢休的心情，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美景面前，却不知该用怎样的言语来形容这世间不可多得的美景，此时的心境已经不可言说，只留下一句淡淡的“庐山烟雨浙江潮”，无尽的神韵给人无限的深思遐想。

曾经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庐山钱塘，在真正看到之后却只是一声“到得还来别无事”的慨叹，只是梦里的庐山烟雨浙江潮，已经不同于眼前之物，物是人非。现实打破了无数想象中的美好，也赋予了眼前之景新的意味。

从未参禅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经历迷茫之中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再到最终顿悟后的“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一切都是山水未变而人自变，在经历了沧桑辗转浮沉跌宕的

人生之后，那山那水已经与最初时候的山水之景全然不同了，蒙蒙烟雨、澎湃潮水之间早已渗透了人生体悟，这并非是无用功一样自始至终又回到原点的圆，而是在经历渐悟参悟之后的自我圆满。

（二）

大江之上，长袖飘飘，羽扇纶巾，须髯苍苍。诸行无常，五蕴本空，人生如梦，何处见永恒。

从一个踌躇满志一心从政报国的慷慨之士，渐渐在沧桑世事磨砺成一位从容豁达，参透生活禅机的风烛老者，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禅机感悟谱写的《庐山烟雨》之歌，诗中渗禅，渗透着对生命的感悟，对生活的超然洒脱。

东坡一生宦海起伏，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乐其身。弱冠之年的他，初出茅庐便名动京师，本可委曲求全，荣享高官厚禄，锦衣一生，然而面对黑暗阴险的朝野满堂，心无所执的他毅然放弃高名厚禄，自请出京，效力地方，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党权相争，小人暗算，时任湖州知州的他也难免于牵连，在历经那段黑暗的“乌台”岁月之后，被流放黄州的他从此寄意禅道，放达人生。

仕途上节节被贬，挚友聚散无期，爱妻与世长辞，生性浪漫敏感的他发出深切的感慨——“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感叹人生无常，一番凄凉景象跃然而现于眼前。

深刻的人生感悟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淡定、旷达的态度。禅宗哲理在他一次次的失落人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陪伴他走过一次又一次失意挫折，不断禅悟出新的人生体会，正是这份放达乐观的激昂意气，让他在如梦人生中不否定人生，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临近晚年的他再回首一生蹉跎，才真切地感受到物各有主、万事皆空。时隔数载，年华不再，曾经的“庐山烟雨”与如今“庐山烟雨”已然大不相同了。短短数十字，隐含着人生的一声感叹，也曾无奈，也曾彷徨，走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茫，如今，直视灵魂深处，便可于明镜中看见真正的自己。放下妄念，念而不执，再美的如花虚景也无法成为平静心灵的负累。

（三）

漂泊在世间的芸芸众生，疲累地挣扎在名与利的征途中。一生大起大落、坎坷曲折的东坡先生，时处逆境，坦然处之，耕读度日，自比陶令，仿若身处桃花源，悠然自得。他的潇洒一生，正是禅给了他智慧和力量。

人生最难间，在于舍与得，不再纠葛于红尘喧嚣，只是安静地局于一隅，独自花开花落，放达的人生，需要智慧的濡染，更需要定力的支撑。诸法无常，诸法无我，倘若像螾蛄那样成为嗜取者，行遇物，辄持取，不知为己所累，最终只能落得困局不止，坠地而死的下场。

生活的目的并非简简单单地活着，满足口腹之欲是大多数动物的本能，人是一株会思考的芦苇。在纷繁复杂的事世面前，能够直观内心，明心如镜。顺者，莫得意忘形，须知花无百日红；逆者，失意莫失志，彩虹总在风雨后。淡然，是人生最上乘的功夫；放下，才能获得人生最大的幸福。

云水禅水，淡泊名利，将是永生的升华追求。

这种禅意在东坡的居士的笔下已如化作烟雨江潮，于自然的云淡风轻中理得心安，神定气闲。空空如也的明镜原本便净洁无染，

森罗万象之中为滚滚红尘所蒙灰。望滔滔江水淘尽多少豪杰风流千古江山，沧海间一粟人生又怎可长恨无眠。一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里彰显着潇洒无畏的自由境界，一声“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中吟唱着暮年英雄的乐观放达。

禅在于悟，在匆匆疾走的人生路上，总找个时间停下脚步，给自己静悟的机会，才能明晰前进的方向，更好地上路。禅在脚下，在看破放下的顿悟瞬间，在每一次改变和提升的般若之间。禅，是一面镜，照亮人们的心境；禅，是一盏灯，指引人们的心路。

苦乐如常，而人心易改，同样是面对一次次挫折的磨砺，有东坡居士的洒脱坚韧，苦中作乐；也有后主刘禅的一蹶不振，庸庸无为。人生一蹴，不如换一种看待事物的角度，让人生在艰难中升华，在平淡中精彩。如果可以，宁做个禅意之人，安然地活在红尘之中，任外面繁华喧闹，只顾清唱一曲，任心事淡泊，不再纠缠。

第五节 老柘叶黄如嫩树，寒樱枝白是狂花

早冬

唐代·白居易

十月江南天气好，可怜冬景似春华。

霜轻未杀萋萋草，日暖初干漠漠沙。

老柘叶黄如嫩树，寒樱枝白是狂花。

此时却羡闲人醉，五马无由入酒家。

（一）

西湖白堤两旁杨柳依依，香山居士的身影仿佛依然在芳华间留恋。春去冬来，时光辗转，十月江南的寒意还未浓，芳草寒樱似乎还没褪去春天的气息，秋日之繁华遗留在它们身上的痕迹，伴着轻霜暖日，颇有悠然闲适之意。

人生亦是，想他时至暮年，功名不再。青春的激情已然无法复制，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的人生尽是萧瑟悲凉，虽不能金戈铁马，虽不能入仕从君，然而处于庙堂之中的他举杯赏景，打马天涯，以乐观独特的人生态度笑对余生。

活在当下，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就是最大的人格魅力。

十月江南，别有一番玲珑景致。时值早冬，天气依然明媚清爽，满身散发出被烘烤过后的阳光的味道；寒霜轻盈，凄凄芳草避过寒霜，而散发出更加坚韧的生命力。西湖畔上的老拓树虽然呈现出枯萎似的菜黄之色，但是仍然让人联想起春日里新生的嫩芽。目之所及的樱枝虽长在寒冬，却不依时序，在阳光下开出朵朵灿烂的白花。可爱的初冬光景以至让人忘却了时间所在，空间所置，宛若置身一派春色。

此时打马走过的诗人，望着这开在冬日里的“无限春光”，倏地羡慕起饮酒人的那份清闲，不知不觉地缓步走入了矗立在“春光”里的酒家。几杯薄酒下肚，醉眼朦胧里，依稀记起大半生官场中的戎马天涯，宦海浮沉。出生乱世，辗转大半个中原，青春不再，夕阳未老，仍见余晖万丈，淡然流淌。

优美的江南冬景，确实与诗人心心相通。纵游在江南净地，几杯浊酒下肚，不知是被这美景陶醉亦或是沉醉在这如梦的人生之中，似梦非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的致仕思

想深深地影响香山居士的人生选择，在每一个生命阶段，都用最真诚的生活态度去绽放人生的光彩。

（二）

不同于杜甫笔下那般“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娇媚春色，也不似杨万里眼中“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融融夏日，更没有晏殊《踏莎行》里“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的悲秋哀怨，白居易的一首《早冬》不见萧瑟凄凉，不见黯然感伤，纵然没有刘禹锡笔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直抒胸臆式的赞颂，却隐隐地从这叶黄老柘和白枝寒樱之中品味出些春的气息来。这亦是他人生的写照，淡泊名利，回归山野，这份豁达开朗正是他人生的禅悟。

江南人迹，沧桑人家。清正为官的白居易在仕途中屡遭坎坷，多次被贬。母亲意外离世，这与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更有卑鄙小人落井下石，多加诽谤，终于导致香山居士被贬江州司马，离京外任。其后仕途辗转，寄居苏州，晚年大多在洛阳履道里第安然度过。

高官厚禄渐渐远离了香山居士的身边，可是他对生命的热情毫无改变。兼济天下的鸿鹄之志进而转为独善其身的悠然自得。闲适恬淡的游赏生活让他寄身自然之间，自由畅快地伸展人生之乐。在这禅意的诗行中，书写的是他生命的别样精彩和深层感悟。

这位才华卓绝的儒士，带着禅意之中，生活之外的哲理启迪，走向了新的生命旅程。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苍苍白发在风雨中飘然若逸；朗朗笑声在江南烟雨中回荡，他用一首首旷世名作谱写了生命张扬的另一种风采。

无论是年迈苍苍的老者，亦或是年华正好的少年，且品味一

番“老柘叶黄如嫩树，寒樱枝白是狂花”的旷达乐观，且听一听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豪情壮语，这不仅是英雄暮年的凯歌，更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深深思索的人生真谛。

（三）

时光匆匆，如东逝之水一般不留一丝丝痕迹地稳稳前行着，其足迹深深地刻画在时空的隧道里，当人们还沉浸在那秋天的夕阳之中，初冬已然悄然而至。撩开季节更迭的幕布，寒意未深的早冬，已经走过春之遐想，夏之缤纷，秋日私语，却变成了一幅凝固着的风景画卷，以庄严肃穆的静态，缓步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凝聚成一道别致的风景。

人们不能留住时间，无能决定生命的长短，却可以决定自己对生活的状态，在每一个阶段，都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每一天崭新的太阳。凝视着世界的光芒，每一刻都充满诗意盎然的风景，只是我们不缺少那一颗欣赏美丽的心灵。拂拭灵魂几案上的灰尘，让澄澈的本真重新在它的土壤里绽放灿烂的光彩。

盛年不再的江州司马，拂去了青衫上的薄泪，潇洒淡泊，看淡时光之轻，读懂生命之重，不为岁月的瘢痕所负累，只是怀着乐观知命的豁达，一步一步前行。黄叶老柘、寒樱狂化，都可让他在茫茫尘世间找到心灵的归宿，探索人生的不同精彩。

心安即是归处。浮躁世间，保持宁静心境是一种境界，一种充满内涵的悠远；沉淀浮躁，过滤杂质，理智从容。生命本是一场奇异的旅行，每一段旅途都有风光万千。生命的哲学在于发现更多未知的风景，无论是欢声笑语，还是风雨淋漓。当人们都在呼唤青春之时，孰不知青春就在你我身边，就藏在每个人的心里。

每一次微笑的绽放，每一次美的心灵的悸动，每一次新的探索

和发现，都是青春气息的最好流露。青春是一朵永开不败的花朵，在每一路口，每一次转弯，你都可见它的身影。

只是，韶华不再的你以为那朵不属于你的花不可采摘，孰不知，被时间禁锢了生命的你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多少美好。不禁羡慕那些活在禅意里的诗人，几时生在喧嚣里，走在红尘中，依然能够归隐田居，素淡得如一朵莲花，清盈盈，薄透透。

当人们都在追问“时间去哪儿”的世界性问题的時候，有人追忆，有人感伤，不如放下那些过往的岁月，活在当下，享受现在的每一缕春光。豆蔻有豆蔻的天真烂漫，不惑有不惑的成熟精彩，无论是豆蔻少年，还是耄耋翁妪，所有人的每一天都是平等的，所以，热爱生命，珍惜光阴是永恒的主题。

第六节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外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

北宋·苏轼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一）

西湖畔旁墨云翻转，望湖楼上珠雨乱撞，夏日的暴雨行走无踪，来势汹汹。自然难料，世事无期，酒酣微醺的东坡居士借酒助兴，诗神遨游，挥毫泼墨，丰富的想象力在风雨狂澜中飞转腾挪，一首《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便如游鱼般跃然纸上。

风急雨骤，当一切归于平静之后，一如当初。再回首自己曾走

过的泥泞与波折，再品味从荆棘之中散发的幽香，他忽然明白，往事如烟，悲欣难料，谁承想，曾经以为多么大的风雨阻隔，如今全然化作了细细涟漪好风光。

斯人已逝，宠辱亦渐行渐远，曾经在宦海中的沉浮，带给他的喜怒哀乐，仿佛都在时间的进展中消失，此时的他觥筹交错把盏更酌，只感受这明媚夏日里神秘的易装带给自己的惊喜。

一切的变幻莫测仿佛只是眨眼间的事情，万里无云的晴空突然黑云翻滚，如打翻了的浓浓墨汁咆哮着从远处的山巅逼近，染黑了云朵，整座望湖楼陷入了巨大黑幕的包围之中。他知道这突如其来的乌云必将接踵一场风雨飘摇，果然乌云突袭不久，如注的骤雨就倾泻而下。大雨裹挟着白亮硕大的雨点纷繁错杂地砸落在船上，雨点仿佛千万颗珍珠，从天上倾盆而下，直冲入江面，水花四溅，激起波浪涟涟。

当人们正在惊叹着躲闪着这场来势凶猛的暴雨之时，一阵狂风席地卷来，倏忽间乌云和暴雨在狂风中无影无踪。云开日出，当他还留恋在风雨变幻带给他的深沉思考时候，一切已然戛然而止，没有留下半些来过的蛛丝马迹。望湖楼下水面平静如镜，空气清新，远远眺望，水天一色，甚是美丽。

（二）

黑云白雨来势之凶，望湖楼下江水变化之快，实在令人唏嘘不已，这番景象犹如世事无常，宦海沉浮一般捉摸不透，东坡居士笔下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中，这一令人目不暇接的戏剧性场面，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他人生现实和心境的写照。

万古长空空不变，一朝明月永流传。在他看来，人生的狂风暴

雨其实比真实的更加汹涌澎湃，难觅踪影。乌台诗案是他人生中不得不提的转折点，不惑之年的他本以为可以在湖州薄地安度此生，可是命途多舛，风雨突至，仅仅因为一句“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的话被新党抓住了辫子，以此为指斥他不忠于君，包藏祸心的借口。他万万没想到区区文字竟然差点给自己惹来杀头之祸，身陷囹圄百余日后，被贬黄州。

人生无常，谁能料到命运竟跟自己开了如此戏剧性的玩笑。此时的苏轼一度心灰意冷，无法排遣愁绪，多次到黄州城外赤壁山浏览之后，他终于在自然中找到了答案——“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在一篇篇《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诗作中，他重新探寻人生的真正价值；在躬耕农事与田父野老的交往中，他找到了久违的豁达，终于重新抬头迎接明媚的阳光。

人间仕途的坎坷无常，看起来气势凶猛的黑云白雨，瞬间就被卷地而来的风吹散，雨过天晴，晴光潋潋。在他看来，无论是政治上的起伏跌宕，还是个人的坎坷磨难，也都是暂时的，一切终会回到澄清的本原上。

无论曾经怎样的雨疏风骤，风雨已然留给昨日。守得云开见天晴，他知道未来的道路很长，不同的人对待苦难磨砺也不同，与其悲悲戚戚怨天尤人，不如笑脸以对奋而向前。挫折带给他的是不再是无尽的折磨和苦痛，更是一种洒脱豁达的人生态度，是一种乐观坚定的信仰姿态。每一次的苦难都在引领他参悟人生禅意，去往更高境界的追求。

可以说，没有风雨的洗礼就没有今日的东坡居士。正是这些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生命能有不同于常人的精彩。没有那段狂

风骤雨的岁月，就不会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万世绝唱，也不会有“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慷慨悲音；更不会有“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乐观超然。雨过天晴再回首，曾经的罢黜之地已经成了记忆中最美的留恋。

（三）

不经历凛冽寒冬的洗礼，怎会有山寺桃花始盛开；不接受生活的苦痛和磨难，怎会有脱壳振翅的惊艳？每一个破茧成蝶的蚕蛹，都历经成长的疼痛，每一个想要成功的人，也应感恩挫折赠予的磨砺。“望湖楼下水如天”的欣喜，只有经历过乌云珠雨洗礼的人才能领略；人间的酸甜苦辣，只有在尝尽百态之后才能领悟其中禅意。

遍历天下极刑的司马迁于狱中创作了被后世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在他的《报任安书》一文中，真切地吟唱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人生真谛。不经历苦难磨练，怎能轻易就看到风雨后的彩虹。

须臾人生中，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在无可把握的命运面前，深深的叹惋伤感都是徒用无功的，不如听一听“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放达高歌，学一学“善出乎祸福之间”的东坡哲学，以乐观从容的心态对待命运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在积极精神状态的鼓励下抵达更高的人生层次。

人生的道路都是由心来描绘的。所以，无论自己处于多么严酷的境遇之中，心头都不应为悲观的思想所束缚。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轻快流畅时，笑颜常开乃易事；而在一切事都不妙时仍能微笑的

人，才是真正地看透世事无常，才是真正地豁达快乐。

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愿这欢乐希望之花，能够赐予每个人以不断向前的力量，使你可以毫无畏惧地正视人生之苦难并战胜它。

第八章抛·成败·大悟无言

第一节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东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一）

有的世纪，在河边看大浪淘沙；有的朝代，眼前还是兵戈铁马；有的人，梦中还有厉兵秣马。山气氤氲的南山中，自然幽静远邈，尘垢远离，飞鸟返还群山的怀抱，此时情味，深刻隽永。

曾有这样一位诗人，他挣脱所有与世俗官场的束缚，释放被捆绑的身躯，只享受眼前一隅山水带来的闲情雅致，他明白，终将归隐，终将向着内心而去，也终将为短暂的人生寻得最淳朴，最洒脱的归宿，便再也没有欲壑难填。

即使众人聚居，也再无车马喧闹。只待天空美如画卷，南山寂静如幽谷之时，把盏言欢，采菊东篱，暮色升腾中，心中有多种滋味，却欲讲忘言。半生人海沉浮，最终，把隐逸情志交还自然，在

诗歌领域，永留田园诗一席——他便是东晋诗人陶渊明。

五次仕途经历，或祭酒，或参军，或县令，起起浮浮，政治上的残酷黑暗，严谨的门阀制度，最终只能终结一个崇尚自由，决心与黑暗决裂的人的仕途。他无法忍受这样一个社会，一个沾满血腥尘垢却处处打着崇尚道义旗帜的社会。在出世与入世这个矛盾思想中苟活十三年之久，感悟了太多的失望和感慨。仕途中的挣扎和彷徨只能带给他更多人生的黑暗与折磨。加之，东晋文人大多在玄风交织、崇尚自由的环境中学会了自我解脱，他们远离政治杀伐和阴谋篡夺，远离算计和身为他人用的命运。所以，“爱丘山”的夙愿在他心中氤氲而起，最终，他找到了这生最终的道路——归隐。对于那个时代，他无力挽救于大厦之将倾；对于那个环境，他无法照出千年忠肝义胆。

因此，他只能做到对于人生，保持一份与世俗决裂的情操和维持自我的清高。与大地亲近，和自然畅谈，即使从此贫困潦倒，也不会对豪门贵族投去半分艳羡的目光，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他。

（二）

摆脱世俗烦扰，远离权力倾轧，再也不必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他成就了“爱丘山”的夙愿。也成就了《饮酒·结庐在人境》这一传统诗歌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

在魏晋以前，人们把儒家学说当作正统，因此，儒家学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个体的精神领域里都控制着整个社会的运转。人们一直根深蒂固地坚信着自然和社会，一定有一个权威在支配，这个权威就是冥冥中中国人一直都相信的“天”，少数人能够认清这是谬论，然而多数人却深信不疑。这种理论从东汉起遭到前所未有过的质疑，先后有无数勇士冲锋陷阵，这其中包括陶渊明。

于是，东晋末，他无可置疑地开启了一代新的风气，用一种诗意的方式告诉人们，人是自由的，人与自然一体的。仿佛间，我们能看到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看到了“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的欢快雀跃；看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僻静人生……即使他今日已然潦倒，冷寂到门无车马喧，但须知这一脉终究是不寻常的。

归隐田园，简朴躬耕，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目光恰巧和南山相遇，闲适自然，仿佛心的旋律与群山一起生发出人间最美的和音，诗人瞬间明白自己早已返璞归真。

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此时的隐居生活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正如诗人曾在《归去来兮辞》中说，“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此种朴素之风，闲适之味实际已经根植诗人骨髓，贯穿随后的一生。没有过多的藻饰雕琢，实则是一种平淡但可以品味出醇美的至高境界，这种境界与禅有关。

他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人们理所当然记不住那个时代争夺权势和财富的人，只记住了他归隐田园和高尚的节操，盈盈山间，潺潺溪水，海阔山高，鸟飞云往，举杯洞悉了世间万物，阅尽人道沧桑，归来，只见笃厚的心志，清高的品格，以及一代鹤立鸡群之姿。

（三）

尘世中，今日便有今日的富贵繁华，明日便有明日的回光返照。不管是今日的“猛志逸四海”，还是明日的“性本爱丘山”；不管是今日的大志济苍生，还是明日的归隐田园，人生，无非是如陶公般的大彻大悟之后方才醒悟，即使是贫困的生活，那也有固守穷节的乐趣，辞官回乡二十多载，老而益坚。他的隐逸不是消极地

逃避现实，在他漫长的隐居生活中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时，尽管也彷徨过、动摇过。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这份宁静淡然，宁固穷终生也要坚守情节。

他最终的与世长辞，与南山相依为命，终于可以一辈子倚靠这片山水，生前的欢乐，身后的名声，随着南山的日益繁茂而穿越千家万户，流芳百世，穿越亘古时光，留在后人心中，这淡薄，这恬淡，这绝世的品格。

每一个留存于世间的生命形态都必将经历人生最难选择甚至最不舍弃的一段时光，我们必须在生命面前做最忠实于自己的回答，成或败，或许就在这一瞬间内心的天平偏向何方，是追名逐利，是遵循内心，因人而异，却无异带给人相同结局——心灵的最终认同。

如同王维那句极富禅味的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至臻意境的背后，最大的意念或许就在于每个人的修行场，最终的极致就是达到内心和自然的终极和谐。即使白发生额，身残体败，也是浑然天成，生命最终的底色是即便如此也明亮如出，悠悠看太阳升起，看倦鸟飞回，看青山娇媚，看酒洒空中。只有无悔充斥胸中。

时光之于你我，必将也应如同之于陶公，雪消冰融，草长莺飞，感谢大自然赐予。那么今生，请珍重这亲手选择的最好的日子和最美的风景，轮回道中，这一蓑烟雨，这满河长风，来如陶公一般驻守岁月磨练的安宁。

第二节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酬张少府

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一)

远离繁华市井，人声喧哗中的浮躁消散在远处地平线的尽头，仿若一丝青烟，带着忧愁而去。诗人侧身回首，面带微笑，清风拂来，宁静如梦。

时至今日，王维已经远去了太久，那毅然伫立在空旷山野之间谈禅论佛的瘦削身影，似乎早已湮灭成灰，不复留存。所剩下的，无非就是这样的隽永诗句，笔笔刻在油墨之间，尚且散发出寂寥的幽香，将时光倒转回盛唐岁月。

比起同时代的许多诗人而言，王维出身富贵，幼年时代便已是锦衣玉食。十五岁时去往大唐皇都的他，因其家世很自然地获得了进入贵族阶层的通行证，而多才多艺的聪慧天资，更毫无障碍地使其快速在高官显贵云集的长安崭露头角。

无论诗词歌赋抑或音律技艺，甚而笔墨书画，上天的眷顾毫无保留地留给了这个掩不住自身光芒的少年天才，他所显现的能力与魅力，正如他脸上所带着的微笑一般，灿烂明朗。

他曾经有过美好岁月，他过惯了家中听禅理佛的寂静生活，韶华英年，正怀揣着一颗躁动之心，急切地想要展示自己，打破陈旧，找到自我的新路。技惊四座的赞美之声犹在耳侧，他春风得意，与同样资质过人的弟弟王缙一起，在人生的头二十几年内，享遍纸醉金迷。

然而王维这般完满的人生，也终于开始了他自己的困扰和痛苦之处。

二十多岁时，王维高中进士，后担任了太乐丞一职，负责朝廷礼乐事宜，对于精通音律的他来说，初入官场便获得这般重视，是对他的高度肯定。可不久，他却因为舞黄狮子的伶人不当的举动遭到连累，左迁为济州司仓参军。

这或许便是他人生里第一次遭逢宦海浮沉，一时间荣华不再，他怀着一腔苦闷，动身离开长安。

在济州任职时，王维大概第一次体会到受挫折的滋味，心高气傲的他在几年之后，辞官隐居，家世优渥而不用担心温饱，这使得他拥有一条可以轻易逃避俗世的近路。

（二）

他的退隐，是从容而淡然的，但也夹杂着对仕途无常，抱负无法施展的失望，青山绿水中的日子，只不过是暂且在前奔的路途中驻足的一刻停歇或是短暂的逃避，他看得明白，如他这样的人，怎么会真的就这样度过一生呢？

果然，他闲居之中偶然得知，朝廷中德高望重而权势颇大的张九龄，为人高洁且喜好提携后进。依旧怀揣着满腔热血理想的王维便再也按捺不住，动身前往东都洛阳，以自己的诗作拜谒张九龄。

两人的见面十分顺利，很快便成了忘年之交。张九龄欣赏王维的才华，而王维也对张九龄高尚的品格和杰出的政治才能极为敬仰。之后张九龄很快升职为中书令，顺理成章地将王维擢升为右拾遗，使得他再一次回到了长安这个政治的中心。

只可惜，时代风云变幻。两年之后张九龄便被罢相，被迫左迁去了荆州。留在长安的王维眼睁睁地看着提携自己的张九龄失意离去，而坐上张九龄所留下权位的新任中书令，却是奸诈无能的李林甫。这应该是他第一次真正懂得了官场的黑暗和阴险，同时也体会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

他沮丧而不知所措，该退隐山林与清风做伴？还是该留在长安做这朝服顶戴的官员？或许在这一刻，王维的心里闪过了他在之前隐居的那几年所度过的枯燥岁月。对当时的他而言，那样的生活毕竟是枯燥且没有意义的，而几番思量挣扎后，正值壮年的他，终究耐不住想一展抱负的欲望，留了下来。

这一留，不知该是他的幸，抑或是他的灾。朝廷政治的黑暗与他日渐升迁的官路成了鲜明的对比。李林甫为非作歹，只手遮天，朝中风雨飘摇，却好似并未影响到王维的仕途，他一步步，直至官拜吏部郎中，获得了一个人人称羡的美缺。

可王维的雄心壮志，也在这旁人眼中蒸蒸日上的前程之路中，一点点被消磨殆尽。在这时，他有些后悔自己的选择了，也许离开，才是最好的。他试图重新回归到禅佛的世界之中，一边在寺庙里与禅师深交，一边购得宋之问过去的住所，和知心好友度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尽力过上半官半隐的生活。

几年之后母亲的去世，更使得他有了极好的机会从官场暂时抽身而出，回到了山水之乐中。在蓝田辋川这个有山林湖泊，也有林地溪谷的世外桃源，王维交朋结友，礼佛修禅，真正体会到了宁静的快乐。

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占领了长安，王维被胁迫在伪朝任职。一时间，国家与个人皆不堪重负，风雨缥缈起来。于国家，他眼见世

事动荡百姓艰难；于个人，他深感名节有亏。两相压迫之下，王维内心的痛苦唯有用诗作表达，他困居于辋川，在此时，宁静的山水或许在他眼里，便是找到迷失的灵魂的最后一根稻草。

安禄山兵败之后，王维因为曾任伪官被捉拿入狱，几乎定罪。幸而他曾在乱中写过思慕天子之诗，以及已经任职高官颇为得宠的弟弟王缙的求情，终于使他被赦免。及至晚年，他的仕途平坦，再无波澜，最终官至尚书右丞，完成了官场上的完满谢幕。

（三）

一生的起落经历，也让王维最终找到了自己。

早年的王维有过积极的政治抱负，希望能建功立业干出事业，奈何政局变幻无常而逐渐消沉下来，吃斋念佛，参悟禅理。

晚年的王维，亦官亦隐。他最终完成了自己人生的避世长路，安静而淡然地溘然长逝于旁人所称羨的高龄。

不是没有过少年壮志，青年宏图，然而中年恰逢世事风云变幻，宦海沉浮险遭人祸累及，苦涩难言。及至垂垂老矣，纵然一身锦衣，宝冠加爵，却已不再约谈岁月，妄论豪情。

很难揣测，当友人拆开信后，得到王维这样的回答时，会触发怎样的心情。是淡然一笑这痴人的呓语，抑或蹙眉长叹，他的脑海里，也许会浮现着诗人卧于江头舟船上的身影，正朝着自己粲然一笑。耳畔则是诗人低沉的声音：

既然体会过了世间之事，终归弹指一挥间，无甚趣味。那就这么让我在渔歌声中，忘却凡俗吧。

第三节 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

秋怀

唐代·欧阳修

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

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

（一）

滁州欧阳修陵园内，北依岗阜，山势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水匆匆。园内肃穆，古木参天，碑石林立，郁郁葱葱的绿荫丛里，日光微醺，雾气升腾，朦胧如烟，恍惚间，似乎一代文豪欧阳修的身姿影影绰绰，带着他的《秋怀》向人们走来。

秋日，草木黄落，原野萧条；西风飘零，酒旗高扬。迎风而立的六一居士感事生悲，望秋兴叹。座上宾客常满，樽中清酒已空，一生的宦海沉浮，让身临秋日的他更增添几分凄凉孤寂的体验。在他的笔下，人生命运的无常变幻与官场浮沉艰难生灵再现，细雨西风的陪伴下，只看那酒旗招摇于西风、菊花盛开于细雨之间，秋天的魅影引领他进入一个深沉而美好的生活境界。

无论春夏秋冬，动人的风景常有而善于欣赏美丽的眼睛却不常有。虽处于瑟瑟秋风，欧阳修的心灵却未曾被这萧条的景色遮蔽，细雨菊花天里他忽品出人生冷暖，徒生出忧国之情。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曾经在多少文人骚客的笔下，萧瑟秋景往往成为凄凉心境的附庸，亦因为此节衬此景，才会让人误以为因秋季而产生的景色是凄凉之物，由这些冷暗的景物引发的秋思秋感亦是令人沮丧的消极的。

而其实春有春的生机盎然，秋日有秋日的别致风韵，但见矗立在紫紫西风里的酒旗微扬，秋日淅淅沥沥的小雨里菊花正盛，这样的美景常有，却唯有热爱生活的诗人能化作笔下“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的吟诵。秋天令诗人心旷神怡，五谷登、山果熟的季节，寥寥几句白描，不着半字雕琢，出语清淡而寄情深邃。

在这美妙的秋景中，却也隐隐地流淌着诗人不易让人察觉的黯然神伤。从外在的自然之美回想起内在的身世之悲，这内外的辗转之中忽然生出黯然感伤的忧国之思。想他自幼孤贫无依，生性节俭，而今已身居高职，享受厚禄，因而诗人感伤的应是泱泱国家大事，细细想来，于国无力，在位未谋，同辈才俊远非自己能敌，实在是羞于高官厚禄之位。

拳拳忧国之心以景传递，情韵深长，这一“节物”感念，深表醉翁居士空有忧世之心而救时无术；既仰慕皈依隐居却实难如愿；这样一种入世与处世之间的矛盾，困扰着心系国家民族命运又不舍饮酒田园乐居生活的欧阳修。

是去是留，何去何从。对尘世浮沉的苟且生活憎恶之至，又对国家民族命运忧思难解；眼望着驾起鹿车，回到颖东的躬耕生活遥遥无期，现实无力为国家解忧的苦闷又时时冲击心灵，儒家的忧世之慨与道家的超然物外之心在心灵的拉锯战中碰撞，这些复杂的思绪在西风细雨的秋日背景之下，别有一番思考。

（二）

宋代的禅儒呈现出愈来愈微妙的交融境界，在欧阳修的笔下，同样不例外。当时而“食万钱”时而“遭贬谪”的仕途沉浮让生命波动无常，希望驾车归隐的他便寄意于“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的自然之境；禅理佛机描绘了一幅颖东躬耕隐居图，而放达的

人生里也不肯舍弃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思。一首《秋怀》凝聚了他多年来人生的思考历练，禅悟也越来越成为墨客文豪可不缺少的精神哲学和思想修养。

坎坷的科举之路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金榜题名的同时被授予官职，深受当时名士赏识。心怀雄心壮志，以家国为己任，面对北宋王朝日益加重的积贫积弱局面，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他与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

改革之路艰难曲折，在社会矛盾突出的背景下，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改革之举必然冒犯当世权贵的既得利益，在庞大的反改革势力面前，欧阳修仕途受挫，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仕途沉浮，前路漫漫，新政在守旧派的阻挠之下屡遭失败，自然作为新政支持者之一的他再次被贬滁州（今安徽滁州），亦正是在滁州，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流芳笔尖醉时能与民同乐，醒后能用文笔将游玩之乐记录下来，守旧派的压制并没有影响“醉翁”之意，他依旧保持轻松慵懒的态度，但就是如此，滁州反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传统礼教束缚下的他苦苦挣扎着张扬自我的个性，淡漠名利，无欲则刚，在当时人人自保、逐流成性的社会环境中，欧阳修身居高位仍坚守大节，人格尊严的高度不在庸名俗利的困扰下萎缩，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坚守，与当时的利益者们并没有同心同息，甚至触动了部分保守派的世袭利益，他的宦海从此开始了汹涌澎湃的起伏跌宕。

宦海不易，让他重新审视现在的位置，不禁生出“身束官场自由难”的感慨，一腔报国热血在残酷现实的一次次打压下渐消渐弭，转而仰慕起“归去颍东田”的豁达坦然。

得失荣辱一线间，被物欲所累的人生是沉重而受缚的，对他来说，真正的自由便是远离这些尘世里浮沉冗杂，在心灵之中拂拭出一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净土。于是虽暂处于入世之中的欧阳修，一直有一个关于出世的梦，在一生的追寻中，他始终未亡那个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归隐田园之梦。

西风酒旗，细雨菊花。美景的背后渗透着丝丝隐忧，寄情山水中潜藏着难言的苦衷。醉翁以山水为梦，却又在山水中消遣谪居生活的苦闷。“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唯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屡遭贬黜的欧阳修面对朝廷内外黑暗污浊，同流合污，眼见国家改革无望，不禁对短暂的生命格外敏感。无尽的繁世欲望蒙蔽着诗人的双眼，无数琐碎的烦恼绑架着人生前进的车轮，不如放心悠游天地之间，寄身于山水田园。

当现世的浮躁困扰着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或许我们无法像千年前的欧阳修一般，放浪形骸于天地间，寄情抒意于山林美酒中，可是我们可以选择对待生命的崭新方式。不断地索取是一种精神的负累，不如选择放下、选择赠予来拓展精神的境界。生命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物质的追求，更是精神世界的充实升华，在浮躁世事间追逐物欲的路上，别忘记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呐喊，指引我们走向真正有价值的航向。

第四节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

阙题

唐代·刘昚虚

道由白云尽，春与清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

（一）

一朵云所承载的，不只微风，还有心情。阳光和煦，湛蓝的天空中浮着片片柳絮似的白云，飘在渺远的苍穹之上，是那么清新雅致的景观。云的尽头，藏着若隐若现的山路，曲折幽长，仿佛连接到了桃花源中。

路有涯，而春无涯。潺潺的溪水还在蜿蜒不绝地向前奔走流淌，夹岸的青草也繁茂旺盛，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就这样迎着和煦的微风和过耳的溪水，诗人在大唐的时光里寂静前行，偶遇几片落英，飘飘然在空中翻舞几下停到了地面上，再被微风吹起继续旋转升腾，最终落到那潺湲的流水之上，带着芬芳的幽香，从远处奔涌而来，再滚滚流向远方去。

他境遇自然，心神宁静。他便是从盛唐乡间走来的带着飘飘仙气的诗人刘昶虚，他为人淡泊，脱略势力，寄意山水。着一身长袍，提一壶好酒，风中吹起他的长髯，指向的是山路那端隐匿在柳荫深处的“读书堂”，更是躲在红尘里安谧无忧的乌托邦。

他步履不停，踏着崎岖的山路，走过紧掩的门扉，越过了幽谧的丛林，终于见到了远方的目标，这掩映在青山绿竹之中的厅室，在晴空万里之时，清丽的光辉洒落在身上，如此幽静的地方，怎能不让人不由地心向往之。

在禅佛思想广泛流传的盛唐，刘昶虚也经历了专注仕途和归隐田园的选择。是继续做着从九品的小官、食一碗朝中的俸禄、按部就班，浮浮沉沉地生活还是辞去琐碎的事务、寻访山野、自给自

足？二者相权，他选择了出世。与其为保饭碗看人脸色，不如桃源之中看自己的诗书。

带着这样寂然寥落的心情，诗人也像那片片白云一般游荡在青山绿水中，念佛诵经，吟诗作对，天地之间，聊以自娱。

于是，刘昶的诗中没有忧愁，时有落花至，落到流水中，却完全没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悲伤和苍凉，反而是流水载着落花，远远地漂流，远远地散发着沁人的香气。这香是他对生活的感念，是他看淡一切，忘掉那些凡尘杂念所留下的，超越了一切悲欢离合的旷达心胸。

这春没去，反而在“长”。当众多的诗人都在伤春悲秋的时候，他不慌不忙，娓娓讲述，几处风景，完美地诠释了佛家清净不羁的思想。

（二）

没有哪一种残缺不被怜爱，亦没有哪一种完满不被歆慕。刘昶虚却在残缺与完满之间，找到了精确的平衡点，存世诗篇仅十五首，并不妨碍他在山水诗的葩苑之中争奇斗艳。他不是圣贤，亦非凡人，他有自己的交游和人生，闲来无事，青山绿水作伴，他背起行囊，要去探访山中的好友。一路风景优美，令人陶醉，他诗兴大发，赋得几句——正是这首《阙题》。

历史的流转总是会带给我们出人意料的悬念，正如那些称霸一时却最终消失的动物，正如那些美艳动人却瞬间枯萎的花草，正如这首精妙婉转却不幸缺题的律诗。圆月虽美，若没有阴晴圆缺的变换，也会让人失了赏月的兴味；故事再完满，若没了跌宕起伏的情节，也会让人感到枯燥乏味。正像这诗，本就美妙，却因为失却了题目，成了一篇残章，反而更显精美难得，弥足珍贵。

幸运的是，历史长河中，每个人都会留下一点印记，冷漠的书卷不会拒绝求知的眼神，专注的探寻终于帮我们找到了历史的真相，“阙题”不“阙”，这首以景动人的山水诗，原题竟是“归桃源乡”，不是写自己的山居闲适，而是写了诗人隐居桃源走亲访友的一段经历。而全文竟不写经历，只写风景，清新自然，玩转流畅，游山玩水之余，还阐发了怡心养性之情，一切景语皆情语，居然是在这样不动声色的画语之间，就被酣畅淋漓地描绘出来了。

刘昶虚生在文人之家，八岁能文，进士及第，却在盛唐之时辞去官位，与山僧道侣相交，隐居山野，脱略势利，寄情山水。比起一些能工巧匠，他从未做上有权有势的大官，实则他的不幸。可正因如此，他也从未遭受贬谪的困苦，人生一梦，未经起伏的他有了更加安闲悟道的心。

他有着“吴中四友”之一的雅称，也有着淡泊如水的性情。穹顶之下，他似飘然和煦的春风，总是柔婉洒脱；山林之中，他又如穿透叶片的霞光，温暖不失清冷。告别了喧嚣官场上的争名夺利，他带着一身轻快和自由立于浪潮之间的石崖之上，纵观风雨，岿然不动。出世，是一种逃离，却也是一种勇气。与孟浩然、王昌龄等人的交往，正是使他诗心向山水的另一番领悟，在禅心佛法之外，也有了一处心灵的归属。

（三）

在红尘的纷扰和内心的宁静之间，我们却是很难找到平衡。不随世俗，于盛唐的文人，这是浪漫不羁的洒脱；于当下的我们，却是寂寥无为的空谈。人生一场大梦，我们何不放下那些毫无意义的担忧，去寻找天边浮云所寄托的思绪。

清淡空灵，刘昶虚教予我们的是为诗为文的格调，更是为人处

事的态度。独居一隅，青梅煮酒，品茗赏诗，渐渐学会精心，清淡空灵的心境，是对老庄哲学“清静无为”的一种延伸，也是对儒家智慧“清心寡欲”的一种探索。在每一段人生经历之中，我们若能忘记急功近利的最终目的，而珍惜过程中的风景和体会，我们的生活，也能像诗人一般，充满了动人的景，少了些恼人的情。当我们回首仰望之时，又会发现，一切都在不动声色的岁月之中悄然变成了我们想要的模样。

禅就存在于红尘中，所谓最深的红尘俗世，不过是为参禅提供了一个借口，红尘中懂得放下，懂得慈悲，觉悟。

浮生祈愿太多，不能解释，却能追寻，望向桃源的尽头，缤纷落花和幽静清辉好像都慢慢淡了下去，一切的故事戛然而止，只留下一段风景宜人的美梦，和一个意犹未尽的瞌睡。人生的韵味，便在这半梦半醒之间，渗透了我们的灵魂，飞到无边无际的天涯里去了。

第五节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临江仙

宋代·苏轼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一）

在那样一个幽幽的旷野之夜，月色下的虫鸣窸窣清脆，动人心魂。合着醉意的苏轼饮酒夜归，居所之地却显格外宁静安稳。轻叩门头，亦无声无人无应答。忽地一丝夜风袭来，股股冷意翻涌，遥远之尽处传来阵阵轻灵的江声。空巷的这一头，诗人收敛心性，扶倚竹杖屏息静闻，忽而喟然一声长叹。

这长叹的缘由，是寂寥霎时涌动，席卷了身心，亦或是潜藏在心底的愤懑带来痛楚，在寒夜黑暗的最深处触觉格外分明；或者，只不过裹挟的，乃一种失落之后重整旗鼓的淡然，乃一味历经沧桑之后学会自我疏解的大道领悟。

周遭仍旧静得出奇，仿佛世界在一瞬之间凝滞，使得酒意夹带着倦意涌入心头，在呼啸而过的月下清风之声里，一点一滴思来想去，曾经片刻不停追逐理想情怀的历程，那些已能泯然一笑，成为前尘往事。

追究起来，也许无可奈何如同浮萍一样的人生历程，不过让人思之伤情。曾经拥有美好岁月的青涩面容，伴随着年少轻狂的那个人，早已在朝堂激烈的党争之中磨去了棱角。贬谪、离京，诗人的壮志豪情坠入了低谷，戚戚然抑郁难平，几番挣扎后，却终究只换得一副无可奈何的空空皮囊，和踏上黄州土地的沉重脚步。

黄州风景怡然，令人陶醉。此处自古的山水胜地，可谓人杰地灵。诗人历经了宦海巨浪风波捶打撕裂，几乎是九死一生，他带着一颗受创的身心前来，在这处静谧的小城，从此留下了诗人瘦削而清朗的身影。

吟风弄月，快意平生，诗人索性饮酒作诗，一任情性舒展，没有了浮世喧嚣的叨扰，官场的阴霾似乎一扫而空，倒落得个清平世界朗朗乾坤。

毕竟白驹过隙岁月无声，一切世间万物终归都要远去，再无踪迹可循。那匆忙的，不仅是东逝的江水，还有意气风发的青丝被渐染成的那霜雪一般的白发。人生如同一场梦，梦中的凶险，其源头，是自我执念不忘的缥缈。

祭奠罢了过去的自我，诗人独自伫立在这宁静的夜色里，仿佛与清风江水融为了一体，轻音浅叹。

（二）

黄州城中，时间随着诗人，一齐顿悟无言。忽梦忽醒之间感怀一路走过的人生旅途，诗人不禁将万千思绪都化入笔端，畅快写下了这一首《临江仙》。

醒的是诗人，醉的也是诗人。醒与醉之间，所间隔着的是诗人那艰难波折一场空后，留下阵阵嗟叹的人生。自古总说诗人最多情，情意上涌，可成得好文章。诗人这心醉之后的小诗，述说的情却并非苦涩，而是淡然。

度过了这足足已有三年的闲散清幽时光，诗人悄然抚平了饱受浑浊官场那些暗箭与利刃所刺痛伤口。况且天生的随性乐观，洒脱豁达，方是个人本色。一步步抛却来自于外界的种种烦恼，诗人已学会了在山水美景之间寻找自然的本质乐趣，和实实在在的最大自由。

这种自由，是智慧与生活碰撞之后生成的选择。不再受朝堂俗世的束缚和政治抱负的牵引。党争之祸，政事之乱，一个个浮现于眼前的面孔和误会也都随之成为了过去，湮灭如烟。

诗人洗去了曾经锦袍冠带在身时的浮躁高傲，被黄州的秀美土地所浸染，唯有留下随性而自在的禅心。在经过了成败得失的梦境

摔打后，诗人真正懂得了何为超然于物外，也真正明白了发出于内心的宁静和豁达才是难得的美好。在诗人的美梦之中，自我的内心心灵仿若一叶小舟，正去往江海之中，潇洒自在，任意东西。

中国文人生起的禅心最是虔诚，那是与万物融合后对生命本质的追求与信仰。而这种追求，在心灵最深处，追求的是抛却得失心后的快乐。

被命运一次次戏弄后的诗人，失却了珍贵的年华，磨平了岁月的棱角，却换得了对人生哲学的透彻领悟，好像一场大醉后浑身凛冽寒意所带来的极致清醒。毕竟祈求自外物的一切繁华，终究都是一场空，而存留于自我的情思意趣，却无人能夺，也无需推让给命运，因为它们存在于本心。那纯粹的生命之美，来自于自然与本心的结合和互相欣赏，来自于抛却了时光变换后固守的人生姿态，固守的自我之美。

并非诗人的狂傲自大，而是经历了苦海挣扎之后，诗人真正懂得的禅理真谛。世间万物没有大小之分，任由自我心灵的广阔生长，肆意而畅快地前行，或许可以更甚于江海，直达无穷的尽头。

（三）

宇宙奇妙至极，渺小如个人，却又博大如个人。而今看来，诗人的诗与诗人的情，似乎都已经远去。然而历史的车辙不断往前，又总是无休无止不曾真正改变。存活于现今时代的你我众人，也必然常常如同千百年前的伫立于夜色下的诗人这般，感叹人生短暂，须臾仓促难以完美成全。

然而，在一阵又一阵浮世俗杂的猛烈冲击之中，若能始终把握住自我的姿态，学会笑对生活，学会珍惜静好的岁月和身边的美景，那么你会发觉曾经执念的，繁华尘世，荣华名利，终究不过皆

是一阵青烟，湮灭散去毫无踪迹。而你往前的脚步，却能在虚空的名利消逝后，真正支撑着你站立于这个繁华锦簇的世间，去欣赏沿途的风景。

人生路途短暂，毕竟比不过沧海桑田的变幻；而人生路途漫长，恰如奔波而去的江海，一路而去不曾停歇，不可挽留。在人生百态的历程里，所能留驻的，就是自我那最真实而豁达的本心和随遇而安的本性。

第六节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戏为六绝句·其二

唐代·杜甫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一）

繁华盛世的长安城内，来往客商络绎不绝。锦绣佳袍的文人墨客，尔笑嫣然。盛唐气象最是雄浑，论诗品句，一时蔚然成风。月色朦胧的陋巷中，在摇曳的烛灯下，有这样的一位诗人，他端坐于书台前沉思，耳旁是静寂的夜声，胸中奔腾着畅快的流水，随着思绪远去。

岁月像是一部厚重的典籍，随着时间一页页地流逝，秀美的山河犹在，壮丽广阔也并不曾改变，而这一切永恒中，最抵不过的是无可奈何的人走人留。犹记得曾经存在的那些欢颜笑语，在消逝之后便再也不复踪迹，细思人生之途，其实不过浮萍，一生颠沛，终

究难以撼动命运这棵根深蒂固的大树，躯体的脆弱和衰老是必须遵守的自然规律，没有人能够逆天而行，永久地呼吸。

然而愚公移山，其志亦坚，围拢一侧佯作指点嬉笑的人们，又从何得知踏踏实实手握泥土的满足。你看淡了，我看薄了，他看得哂笑了，实则却是庸庸碌碌却又强作智慧的一群人，一个个装腔作势，故作清高的面孔却掩不过三寸丁谷，狭隘心胸，潜藏着的是——一颗颗躁动不安的庸俗心。

诚如初唐四杰，王杨卢骆的英姿早已消逝在了时光的磨砺里，坟茔幽幽，一侧的大树已然拔地而起，一片翠绿。他们走了，却又留下。留下的诗篇，字字句句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被人传诵。比起轻薄其文才的那些蝼蚁，谁才是流传于世千古闻名的真英雄，一目而了然。

思绪回归到现实，诗人凝望眼前跃动的火光，在窗外虫鸣的生命呐喊中，一声轻叹，随心灵的起伏渗透忧伤或孤独。这样的洞察与体悟，对才华横溢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的诗人而言，是一种对泥淖中挣扎求存的自我的坚信与激励。天纵英姿如他自己，纵然一生颠簸远行，生活辛酸异常，可站在命运拨弄的洪流中，却依旧能不忘本心，始终认定自我。

烛灯下，书台前，满怀愤懑的他以自己锐利的笔端抒写着一腔壮志抱负。诗人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态度，他伸出干枯的手，急急挥毫。他知道，自己终将与江河同在，不复消逝。

而跨越千年的这场自我预言，他毕竟猜对了，赌赢了，做到了。万古长流的江河，见证了他的故事，铭记了他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的人生。

（二）

把目光回转数十年前的河南。巩县的土地之上，诗人降生于官宦士族的门第之内。新生时的一声啼哭惊天动地，格外响亮。历代祖辈的出身，则指明了他的仕途前路。他的幼年顺遂如意，锦衣玉食不曾稀缺，而自身天资聪慧且自幼好学，不满七岁即能诗会文。然而他的人生，注定命运多舛，如江中小舟缥缈，远去江心难以全然掌握。

后来面临一次次科举尽皆落第的困境，进士的理想终究成空。而几经艰难最终得以入仕为吏之后，那一路官场荆棘，挫折连连，官场黑暗更令人始料未及，失败中的跌倒疼痛无比，刻骨铭心。雪上加霜的是连他挚爱的幼子，也在饥年撒手而去，徒留下白发送黑发的悲恸心境，难以言喻。

面对命运一次次的捉弄，瘦削如他，孤独无助又异常坚定。失意的苦涩蔓延，如烈酒入口，使人触及便伤情。然而挫折的打击与命运的嘲弄，却战胜不过他对自我才能的清醒把握，对自我内心渴望的追求。他以自己的诗歌记录人生，抒写现实，冷眼看那酒肉朱门，心藏悲悯，怀济苍生。哪怕历史最无常，撕开的盛唐画皮下，艰难的事让诗人在辗转流离长途消磨了容颜，苍老了身心，可留在心底的，却依旧是最开始脚步时的那一份执着。

触动涌来，诗人蹙眉咬牙，攥紧手中的墨笔，写下这般动人心魄的豪言壮语。一首《戏为六绝句》从心中涌来，以诗论诗，以诗及人，叙写的是自我的诚挚本心。任凭俗世浮躁难堪，世事的动荡，就算幽居在简陋的草堂之时，也并曾不妨碍他内心深处的信仰。在诗歌中，在呕心沥血记载的史实下，那一笔笔的诉说都是证明生命意义的呐喊，化作笔端的诗句，注定了流芳千古。

才华的光芒不会消逝，哪怕沧海桑田变化莫测，哪怕江河奔流到海不复回，所抹不掉的，终究是那一份智慧的风采，光照后人。但这样的自信，并不盲目，而是十足炽热灼人的清醒，是对人生这个曲折过程真正的珍惜把握，是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便实实在在能做到心如止水，从而看明、看轻人生的挫折，一点一滴从容珍视未来的命运。

（三）

岁月的典籍翻至如今，喧闹的现实社会，已经不再如诗人所处的年代一般动荡飘忽。繁华忙碌的钢筋铁墙之中，花花世界的丰富多彩，令人目眩神迷。虽然光阴依旧短暂，还是来得匆忙，走得快速，然而无数的机遇组成了如今的生活，频繁复杂的选择机会，足以使人抵挡住碌碌无为的诱惑，在命运的迷宫中求得升华自我的真路。

也许人生的路程并不会一帆风顺，也许困境一个接一个，在跌倒中泥泞满身，甚而会有一瞬间的狼狈挫败，然而前进的道路无法抗拒，天地之间，不论外界如何变迁，人最应该追求的，就是自我珍视的本心。

什么是心灵最终的归宿，或许每个人在一开始并不清楚。也许旁人的嘲讽嬉笑会让我们面对自己的理想时有所顾虑，有所怀疑，踟蹰难行。在这样的时刻，便应该学会看淡风雨，笑对别人，固守你的选择，走自己的路，任由他人去说，又有何畏惧。毕竟生命是我们唯一能确知的东西，所以一定要学会珍惜，并且积极体验生活的乐趣，而勇敢面对生活的洗礼，坚信自我独一无二的价值成为最智慧的生活方式。这种坚定，并非志得意满地无端高傲，而是谦逊了然地细心经营。

人生如同雕塑，精致的花纹需要自己去镌刻打磨。成功属于自信者，因为只有自信，才能从容，而唯有从容方可执着。每一个生命皆为最独特的存在，不是江河，却更胜于江河的波澜壮阔，奔腾万里。而人生百种姿态，最美丽的是前行，最蹉跎的是停驻。选择抬起脚步，哪怕在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之中，也要学会努力往前，一步接着一步。

后记

中国历代写禅诗的高手极多，犹如武林中各方高人，各显神通。但令后人为之侧目的，不仅有扬名千古的诗句，还有诗句下诗人们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写作期间，我领略了禅诗的魅力，也领悟了禅师的人生。生活本就是艺术，而他们无愧于生活的大师。历经五余月，在这夜深人静的晚上，我完成了整部书稿的撰写。

每一次命运的蹉跎，都意味着一次华丽的转身；每一个艰难的抉择，都意味着人生的一次升华。正如这黑夜一片光滑的寂静，一切的一切都被吞噬得一干二净。也许，只有大彻大悟后参透的人生真谛才会如日月星辰永远发光发亮。

当键盘敲击完最后一个符号，纵使心中百感交集，也终于在澎湃后归于宁静，一如这静谧的夜色。内心的感动与悸动并存着，一位位诗人仿佛是引领世人探寻人生真谛的世外高人，虽然隔着千百年，却依然觉得他们是那般真挚而殷切。

在这喧嚣的世界，也许只有静下心来才能被悸动的心跳声所震惊；在这花样的尘世，也许只有静下心来才能被最初的希冀所惊醒。欲速则不达，人生的道路上到处都是十字路口，只有真正停下来，聆听心中所想，才能做出更好的判断和抉择。

人生何处，何处人生。也许你的人生喧嚣地感叹过，寂寞地苍凉过。但不论怎样，今夜，我们因“禅”结缘于此书，那么此刻，不如静下心来，泡一杯清茶，与手中的这卷书一同融化在光阴的经纬里吧。